

愛狄密勒著  
阿雪譯

上海

冒險家的樂園

833.6  
L411  
(3)



# 上海一冒險家的樂園

著者 狄密勒  
譯者 雪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 弁言

這一本書，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講驚人的事實與使這些非常的事實成爲可能的情境。

將事實正確地寫出來，沒有任何宣傳的作用，也不帶些微主觀的色彩。

暴露久藏的祕密，使那些身蒙其害的人得以一豁其眼界。

啓示人所不相信與不肯相信的二重行爲，與包庇這些行爲的組織。揭穿天壤間的大大小小的罔廉無恥的人與罔廉無恥的事。

包括一部份幾經選擇的最富於典型性的實在材料。

爲在上海多年的經驗，觀察與調查的成績。

顯出自欺甚於欺人的個人與個人的集團。這些個人與個人的集團雖造成極嚴

重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問題，然而我們爲了上面的緣因，將不以莊重的態度，來看他們。

在幽默的情境下寫成。

希望讀者也以幽默的態度來讀它。讀者應該記得一個人原是可以嬉笑而保持着莊重的態度的。



## 序

冒險的故事！這是全世界都喜歡聽的。

真正的冒險，驚心動魄的冒險，在無人曉得的陸地中，在未經航行過的海洋上，在奇形怪狀的人民間，在人類企圖的新領域裏，在日新月異的科學發明內，在探索人所未聞的天涯地角中。

偉大的征服者，偉大的發明家，偉大的創業者都是最優等的冒險家。

猶太人在摩西領導之下，摩西從埃及及逃到巴勒斯丁是聖經時代之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北美洲的發見是哥倫布一生中的最偉大的冒險事業。

斯登萊在非洲是一個什麼都不怕的冒險家。

狄福筆下的魯濱遜漂流記，斯蒂文生筆下的金銀島，都是不朽的冒險故事。

馬哥勃羅在中國，麥斯密倫在墨西哥，林白上校飛越大西洋，皮特少將遠征北冰洋，皮卡教授上昇同溫層都是真正的冒險家做的真正冒險事業。

有胆量去應付新的形勢，向不可預知的情境挑釁，冒不可預見的危險，走他人所未會走過的路，成就他人所未會成過的事業：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真正的冒險。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真正的冒險：諸葛亮的恢復漢室，文天祥的志延宋社。人不知其可而獨已知其可而獨力以成之也是真正的冒險：哥白尼的創立地動說，馬丁路德的反對天主教。

在真正的冒險中，一個人經驗到許多平常所經驗不到的快事。他得以測定其一己的勇氣、毅力、意志與智慧。換句話說，他可以知道他自己。所以，事情在他人眼光中爲行險，爲妄動；而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則爲快舉，爲樂事。

冒險的本義向來是如此的：發明引導，開闢新的道路，成就新的事業。其中有的是定見，是大無畏的精神，是忠於所事的心，是建設的努力，是抉發真理的希望，是福利衆生的宏願。

然而，現代却替冒險這一個概念增加了新的意義。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戲劇使冒險家套上了一個新的面具。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不向荒原絕域中去討生活，也不在真理正道間找材料，而專在人海中施展他的絕技。他遙估他人的錢囊的重量，佈置巧妙的機關，讓一顆顆好吃的果子落到他的懷裏。人瘠則我肥是他的信條，他的宗教，他的全部人生哲學。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正站在冒險事業的相反的極端。他不創造而祇事毀壞；不爲社會努力而唯社會的利益是侵；不做人們的良友而做大衆的公敵。

虛偽、欺詐、無賴、狂妄，總而言之，一切的鬼蜮都是他的法寶。他今天恭

維你，祇因為明天他可以乘你的不備在你背上刺一刀。他今天替你籌劃許多似乎極有利的事業，祇因為明天在你的失望中他可以得到極好的利益。

他的最大的目的是在不勞而享他人的勞動的結果。他人放進去，他拿出來；他人往上推，他向下拉。是好處都歸他享受；而一切的損害則由他人去擔當。

在二十世紀的冒險家的眼光中，除了利益以外，什麼都不得值顧惜。愛情、友誼、宗教、信義，一切好聽的東西都是他的踏腳石。他踏着向前走去以裝滿他的肚皮與口袋。祇要能獲得利益，變貓變狗都可以。

但是冤家總不免有對頭。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是法律的冤家；投桃自當報李，法律不客氣的做了他的最兇惡的對頭。法律伸出無情的鐵爪，隨時預備抓住他。所以他的唯一的要務就在設法跳出這一重法網。他厭惡那一條條的規程，憎恨那如狼如虎的警吏，畏懼那鐵面無私的法庭。任何所在如有了這些人與物，他就以遷地為良。

遷地固然爲良，然而這良土又在什麼地方？

這良土必須容納得下吞舟之鯨，同時他更須有多量的好吃的果子可供大嚼。

這一個良土就是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上海，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這政出多頭的城市，這紙醉金迷的冶遊場，這遍地黃金的好處所，不正是一個最好的冒險的地點麼？

在上海更何況，還有那可伸可縮的領事裁判權，五顏六色的種族，爭權奪利的組織，紛歧雜出的誤會；這一切再加上了上面的一切，將這世界的第五個大會，氤氳氳氳，化成一團漆黑。

上海，你成了冒險家的樂園。

大家到上海去啊，那裏的水渾，有魚可摸。

來的有裝着大幌子的商賈，披著黑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劍的官佐。然而儘你們打扮得怎樣莊嚴或闊綽，總遮不過你們這副猴兒相來。在這裏。就將你們的善

言善行照實錄下。

二十世紀的冒險家本不以男人爲限。可是這一本書却完全沒有將那些善女人的懿言懿行收入，因爲作者在這一方面還觀察得未曾到家。這是應請原諒的。

## 獻詞

斯人之儔，玄玄之流；或求浪跡，或事妄求。  
或貨殖者，軒眉席上；得財不正，終露醜狀。  
或傳道子，濫巾五岳；利彼信心，盈我貪壑。  
亦有長吏，箕冠載首；大帑三千，銘諸坐右。  
更有黔產，遣使解嘲；調而不查，薄海騰笑。  
袞袞諸老，拄杖北馳；事未一就，華城淪池。  
更有智士，自擅吹噓；山海之經，橐垂有餘。  
凡此衆生，咸我佳客；敬以相獻，請暫駐駕。

# 目次

弁言	一
序	一
獻詞	一
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	一
第二章 這就是	二七
第三章 萬花筒中	七
第四章 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	二五
第五章 遠足旅行	一五
第六章 不調查的調查團	一〇三



第七章	太倉幾粟·····	二二七
第八章	海盜與鴉片鬼·····	二六一
第九章	上帝與財神·····	二八九
第十章	不操干戈的強盜·····	三四三
第十一章	戴紅纓帽的猴子·····	三六三

## 第一章 好發放這些魔頭

踏進此地的人們啊，請你們且莫把一切的希望拋却。

——但丁 (Dante) 地獄曲

這是幾年以前的事情。

一隻大船一連在海上航行了好幾個月的功夫，他從天涯走到地角，由此洲開到那洲，這樣輾轉往來地差不多靠遍了每一個文明國的主要口岸。照他那副忽遠與不憚跋涉的樣子看來，他似乎負有一種極重要的國際使命。

可是一些也不，在他的乘客之中，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政府代表，沒有銜着密命的私人專使，沒有搖舌弄唇興波作浪的政客，沒有擁兵干政割據自雄的軍

人，也沒有椎心泣血圖復故業的亡國君王；甚至連一個如此如此的商會的這般這般的代表都沒有。

也許他爲一隻替某些國家所出產的工業品作廣告的流動展覽船。

這話有一部份是猜着了；就是他確是流動的，然而工業品呢？那他却未曾載有。

那麼他是一隻海軍學員的練習艦？

也不。船上連一個未來的水手都沒有，不要說是海軍將校了。

那麼他是一隻正規的軍艦，一隻巡洋艦或驅逐艦，負着敦睦邦交的使命去訪問各國的。

絕對不是的。

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情形存在着。當這一隻形如軍艦的船駛入每一個口岸的時候，岸上的官吏總要起一番紛擾。他們都不以平常的船隻待他。

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不明白。好，讓我們看看他出發時的情形；這樣我們對於他的國籍，所載的東西和久航不歸的理由也許能彀多知道一些。

在他作這一次奇異的航行之前，他停泊在布宜諾斯·愛利斯 (Buenos Aires) 的海港中。他的名字叫做『嘉果』；一面阿××的國旗飄揚在船尾的旗竿上，表示出他是屬於這一個國家的。他正等着上貨色，一批沒有顧主願意承購的貨色。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這一批貨色雖然不大吃香，可是採辦他們的成本却不在小數。化了許多的時間、金錢、勞力與計謀，方纔收羅得這一批肉食的兩足動物，現在送到外國去賤賣，這倒霉的生意！

肉食的動物？哦，明白了，動物園中的珍異標本；馬戲班中的奇怪鳥獸。

嚇，先生，你猜錯了，請看上貨吧。可是貨艙的門仍是緊閉着，起重機也垂拱無所事事的靜立着。碼頭上不看見一堆一捆的東西，船面上不聽見那許的呼聲，這一批貨色用他們自有的兩隻腳將他們搬上船來，在武裝的送貨者的監視

下，這一羣的活貨色服服帖帖的爬上繩梯，走到艙裏去。

兩足動物再加上一羣，大小前提都有了，我們的結論爲這一批貨色一定是一羣鳥。這結論到也不錯。他們是一羣鳥，一羣惹人討厭的烏鴉，欺凌弱小的鷹隼，吃死人肉的禿鷲，啄食母眼的鴟梟，妖鬼變的九頭鳥。

『嘉果』號裝上了這一批寶貨之後，就開始他的長期航行。他從南到北，再由東徂西地去分別拜望各國以出脫這些好貨色。他走來走去，終於走到了意大利的脫利斯底 (Trieste)。『嘉果』號的船主經過了幾個月的單調的海上生活後，早已歸心如箭。他恨不得將船上的一些未曾銷去的貨色一下子都拋到海裏去，可以出空身子回去。可是上頭的命令叫他好好的發放他們，這使他感到極大的煩惱與困難：因爲沒有受主又怎樣發放得盡呢？這不就是叫他永遠不得回家麼？所以在焦急不安。

然而焦急不安的實在不止他一個人，在脫利斯底的岸上，同樣的情形也有得

發見，看守港口的兵丁的人數突然加多，以驍勇善戰著稱的短槍兵也戴上了三角盔，穿上了垂後的制服，成排的在岸上往來巡察。海關與移民局的官吏忙着與法西斯黨軍的長官磋商防衛的方法；此外當地的長官又從旁的地方調來了許多正規兵駐紮在碼頭的四周。他們都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這一種非常的情形弄得一般在碼頭上閑看的人們茫茫然如入五里霧中，一些頭路也摸不清。這到底爲了什麼呢？壓制革命麼？全沒有這一會事。鎮攝暴動麼？也不聽見有什麼罷工的事情發生。哦，爲了那新到的一隻船吧？但是每天有多少船出入於脫利斯底的港口，爲什麼獨對這一隻船要警備呢？這又莫明其妙了。這一隻船到底是一隻什麼船？他爲什麼要到此地來？他載着些什麼東西？何以他一來就會引起這種紛擾的情形？啊，想不透，一切都想不透。

最後，負保護全港的安全責任的衛戍司令答應到船上來審察一切。他大排儀仗的來到船上，船上的職員恭而敬之的將他迎接上來。船主把一份職員錄和一份

貨色單交給他，並領他去參觀艙位與檢驗貨色。

貨色剩下得不少，一共還有二百多個。他們坐的坐，睡的睡，一個個都優遊自在得很。他們那裏像什麼沒有受主的貨色，恐怕乘鬧朋友的遊艇以週遊世界的無所顧慮的客人們，還沒有他們那樣的從容閑暇。祇有極少數的人很隨便的望了衛戍司令一眼，其他的人都靜靜的望着海天極處，看有沒有財神菩薩派出的寶船來接他們到一個遍地黃金的沒遮攔的世界去。對於眼前的事情他們完全沒有放在心裏，連回過頭來看一看都懶得。

這一批貨色真可算得是天壤間的壞寶了。其中人才的衆多恐怕不是在任何的監牢或悔過所中所能找得出的。他們的國籍既五花八門，無所不有；他們的過去的生活尤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他們做過一切的妙事，也享過一切的福。可是說也不相信的，他們在其他方面雖花樣百出，但在信仰方面却奉有一種共全的宗教。他們又虔誠得很。說話行動沒有不跟循着這宗教而發作。這一種宗教祇有一個基本信

條，就是：『把法律、秩序和有組織的社會關到地獄裏去；謀生之道是不厭其奸詐的。』

但是阿××政府却不知道尊奉這一種宗教。他不顧上千天怒下達人和的想盡方法把這些由各國選拔而來的善良份子一網打盡，裝上『嘉果』號，免費送他們各歸故鄉。回鄉在別人是一件樂事，然而在這些寶貨却是一件難事。一部份人呢，還容易打發，他們的祖國不十分拒絕他們的歸來，他們一到埠頭，就像鮎出溜般的跑了。但是還有一些已經犯了七出之條的人呢，那就難了。老家已不承認他們，那又向何處去送？

『嘉果』號的漂來流去就是爲了要發放這一批無家可歸的傢伙。他把他們送到東，東方搖手拒絕，送到西，西方一脚踢出；要想找一個傾銷的市場真比登天還難。

『嘉果』號像一部什麼學校的校車。校車在放學的時候把一批一批的學生往家裏送，『嘉果』號也想把這一批人往家裏送。但是他們的家呢？沒有了，完全



沒有的了。

『環境能夠變化氣質』，真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嘉果』號的船主原是一個糾糾的武夫，但現在他已一變而為一個屈躬下氣遷就交易的商人。他想盡方法來出脫他手中的貨色。每到一個口岸，他總得上去大吹大擂一回。他拿了一份貨色單去挨戶推銷。倘使所到的國家承購了這麼一兩個，他就感激不盡的要想饒上幾個。可惜人家往往不受抬舉而加以拒絕，他祇得在背後罵他們不識貨。

不識貨？一些也不錯。你看，這些寶貨不真是寶貨麼？儘他猛如虎，貪如羊，狠如狼，毒如蜂螫，變幻如鬼怪，都及不上他們的神通於萬一。隨便什麼怪獸奇妖，都不難在這裏面找出他們的匹敵來；什麼人要畫地獄的變相，最好的標本也就在這裏。

這一批被社會所不齒的人們都具有作惡的天才。面皮厚，胆子大，眼光尖，手段辣，祇要有好處，什麼事都可以做得。搶劫，詐騙，綁票，販毒藥，殺人，

放火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也可說是拿手好戲。「嘉果」號的船主爲提高他的貨色的身價起見，就把這些尊號加在他們的名字後面：強盜，惡棍，奸細，凶手，造假鈔票者，販毒藥者。總而言之，他們具有一切人家所不敢具和不願具的美名。

可是天公不照應，這樣的好東西竟會沒有銷路。上貨的時候容容易易的去了；現在要卸他們下來，到成爲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了。每一個國家似乎都已充滿著這樣的貨色，他們再沒有胃口來收容外來的珍品了。

脫利斯底的衛戍司令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祇肯接受幾個他的同國人。對於其他的貨色，儘管船主吹得天花亂墜或講得唇焦舌枯，他却是牢打主意，沒有半點通融。

「真正對不起，船主。足下的美意我非常的感激，但是我絕對不能接受。我的國家祇能收留他自己的子孫，我們沒有餘力可以顧到他國的人。足下雖然願意無條件的將他們送給我們；可是我萬萬沒有能力可以領你的情，一切總請你原諒

吧！』

『嘉果』號的船主極想把手上的濕麵洒脫，所以他不管買主的厭煩而仍舊講他的生意經。

『司令，請你再想一想。這些都是最難得的珍品。沒有城市的公民，沒有祖國的人民，沒有護照的旅客。你想那裏還有比他們更好的東西。這裏面還有幾個連姓氏都沒有的，譬如這一位「龍」君就是的。不要說旁人，就是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他的家在什麼地方。喏喏，這裏還有一個人，A國的政府會從他的家中抄得大批的軍火和假鈔票。這樣的好傢伙你難道還不肯領受麼？』

『謝謝！我，或者說我的國家沒有這福分領受。』

『不？這麼樣吧，請你收養了這一個斯拉夫族的小子高談亂吠 (Ippia gold-

arovi) 吧。他五年來屢次向立陶宛，沙脫維亞，愛拉尼亞與蘇聯的政府請求入

籍而始終沒有成功。他的職業是宣傳和人們沒有害處的革命和無政府主義。對於這一個人，你總不見得再會拒絕了吧？」

「對不起，我不能夠領你的情。總而言之，再多一個都不行。」

「司令，你真使我失望極了。」

司令上岸去了；船主的心上又重重的壓着一塊鉛。他滿想把艙中的貨色銷幾個給這個識貨的朋友，可是空費了一番口舌而結果還是等於零。幾時纔可以回去呢？他不禁格外焦燥起來。真是想不得，越想越難過。

咄，向愛斯基摩人 (Eskimos) 去賣電氣冰箱，向煤礦的老闆去賣煤：那不是笑話麼？鼠島上會找得出買貓的主顧來，天下那有這樣的事！每逢到失望到極點的時候，船主總要這樣的自怨自艾。他怪他的政府爲什麼要叫他做這種不能做的工作。但是轉念一想，他又下決心：無論如何總要替他的貨色找到一個收容所。

焦灼的也不僅只是岸上的官吏與船上的船主，就是這一批寶貨也開始感覺到

不安。長期的海上生活已把初上船時的一些新奇的趣味消磨得乾乾淨淨了。每天祇是睡了吃，吃了睡，那多麼的單調和無趣。他們像押在籠裏的野獸，日夜渴望着解脫後的自由，活動和刺戟。然而最使他們焦心的是，這一次航行到底要繼續到什麼時候爲止？他們的未來居處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他們的人數原本不止這些，但是有許多幸運兒已經找得他們的託身所，他們有的已合法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去了，有的則倖逢識貨的主顧而被留下。剩下來的二百多尊活寶各有各的心向與不安的理由。有的爲了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安全起見，巴望『嘉果』號不要開到他們的祖國的口岸去。另一批人則生來不知道恐懼、危險和希望是什麼東西，他們聽天由命，任憑這隻船把他們送到什麼地方都好。走魔的靈魂乘着這隻神祕的船在混沌的大海上漂流，他們不怕滅亡，不願沉淪；隨便什麼都不在他們的心上。

所以在卸下脫利斯底的最後一批貨色之後，其餘剩下來的就完全是些無家可

歸的傢伙了。在『嘉果』號訪問遍了世界的口岸而仍找不到他們的出路的時候，他們祇有被送回比魯愛里去。那時他們也許可以過着一種永遠白吃飯白住房子的生活。但是他們却不願意過這種優遊的生活。他們看見『嘉果』號到一處便失敗一處，他們的心裏總要問下次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呢？看上去世界的口岸似乎已經靠遍的了，有些口岸是望也用不到去望的，因為他們決不會需要這樣的貨色。這個難於處理的世界，他何以變得這樣的荆棘遍地，使這一批想好好的安生度命的人連脚都插不下去！

脫利斯底的衛戍司令纜上岸去，贖下船主一個人浸在失望的悲哀之中。然而「一個也不行」這一句話却已傳遍了艙中的每一個人的口頭與心上。他們三五五的紛紛討論今後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他們議論了一回，終於找不出一個頭緒來。於是他們就決議將這一個重大的問題提交給他們當中的一個最詭計多端的傢伙，而請他給他們滿意的解答。

真是對不起讀者得很，恕我們不將這一個詭計多端的傢伙的真姓名與國籍說出來。我們先來講講他的爲人吧。他是一個富於機智而又工於修飾的人；他的談吐流利，應酬更是一等。他具有安詳而隨和的態度，充份足以使他人對他發生一種聰明、謹慎與誠實的印象。總而言之，一切高等的棍徒所必備的門面板他無不應有盡有。在這一次的航程中，他曾爲他的同伴排解了好多次的糾紛，所以大家都以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而贈他一個「智多星」(El Sabido 或者說是臭皮匠也不妨)的諱號。他會說幾國的語言，曾經週遊過世界，並寓居在好多國的國境內。例如智利就是他在不久以前的活動所在。他與一個製硝公司打成一氣，做了一筆好生意。他還與當地的高級海軍人員結納，仗着他那一張利口與新近賺得的金錢，他煽動海軍起來反抗易本納茲 (Thanes) 的獨裁政府。智利政府犧牲了不少的人命與近八千萬法郎的軍費纔將這一次的暴動平定下來。然而他的囊橐却已飽滿得重垂下來了。於是他就以國事犯的資格喬遷到A國去做寓公。A國格於國

際公法的成例，不得不拒絕智利政府的引渡要求而容他住下來，他在A國做了一時的闊老而終於被當地的地方官不客氣地當作一件奇貨送上了這隻『嘉果』號，去探索他的不可知的命運了。

智多星畢竟是智多星。他不願在人前露出窘態來，所以他接到了衆人提交給他的問題後，就在『容我作相當的考慮』的藉詞下，昂然地退到他自己的房艙中。

他掩上了艙門後就向鋪位上一躺，現在的智多星可也有些智不多了。他的眼光較同船人的爲遠，所以他對於當前的危機也看得比同船人清楚。他在表面上固然裝得極鎮定；但是他的內心實在亂如紊絲，比人家格外來得焦急。所以，他一躺下來之後，就將他的心智集中在這一個何所適從的問題上。智多星是從來不用心思的，他的靈機一動，無論如何總得做出一些妙事來。他知道時機已至，他如再不能想出一個妙法來，那他就祇有歸於滅亡。一個無底的深淵的口已張開在他的面前，他感覺到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正在推他下去。他的天才叫他抵抗，他



不願就此默默地沉下去。智多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他必須架一條安全的橋樑來渡過這一個可怕的深淵。

他以心問心地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好法子來。正在這個搔首問天一籌莫展的當兒，岸上忽然傳來一陣怪動人的聲音。他以為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就趕忙坐起來向外張望。他看見許多人立在一隻大郵船旁邊和將要久別的親友們作臨別的叮嚀。他們哭的哭，叫的叫，擾成一片混雜不清的聲音。

『真倒霉，這一件極平常的事竟會打斷我的探發新世界的思路。』智多星不禁微慍地自笑他的張皇。當他正想繼續他的推敲的時候，他忽然看到一些足以吸引住他的注意的東西。他的第六官也在扯起他的心眼，叫他用力矚視。從他的半閉的眼睛望出去，在遠遠的一片大陸上，許多中國人正在必恭必敬地行着禮。同時他又依稀看見兩個日本人在作會心的微笑。

要是在平常的時候，智多星看見了這種情形，一定又要發表他的中日親善論

了。中國人與日本人是這樣的要好，這樣的相親相愛，以致於日本人永遠捨不得離開他們的親愛的中國弟兄。他們不惜化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將他們的貨物，甚至他們的軍隊搬到中國的領土內，與中國人愛好地廝處下去。

但是在當前這一忽兒，智多星實在沒有空功夫來作這樣的富於情感的思索。一幅畫景展開在他的心靈深處。他似乎認得這一隻行將啓程的大郵船，他好像曾經乘過他一次。他被一種不可見的希望的力量所吸引，就放大了胆，爬上艙面去找人打聽一個明白。他拉住了那個留在船上做監督的短槍兵低聲問道：

『先生，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一件事？——這隻船，我似乎是認得的，然而我却記不起他的名字來了。』

『他叫「CV號」，在一小時內就要開行了。』

『不知道他開到什麼地方去？』

『上海。』

「呃，我記得他從前不是走南美洲的麼？」

「不錯。但在幾個禮拜以前，他改爲遠東班了。」

智多星打聽到了這些消息之後，一種莫可名言的情感突然出現於他的胸中。他好像一個迷路的人忽然找到了一條直徑，一個溺水的人忽然摸到了一條繩索。上海，這似乎生疎而又不生疎的地方。他曾經在書本上、報紙上讀到許多描寫他的文字。那是一個似天堂又似地獄的地方。可是上海的政治地位又是怎麼樣的？這他可有點弄不清楚了。上海對於像他這樣的人總不至於會擋駕吧？說不定！但是不要去管他。拿上海來答覆他的同伴的問題，不是已足以顯出他智多星的足智多謀了麼？至於真正的決定則還不能從他的口中漏出。同舟之誼固然是要緊的，但是他個人的利益却格外來得重要。他必須好好的計算一下，怎樣方能在這一個新發見中獲得他的最大的利益。

他謝了那個短槍兵，就趕緊去找船主。船主正在一籌莫展的發愁，他看看手

中的貨色單，望望天邊，一種有家歸不得的悲哀填塞在他的心頭。他當然沒有好氣去接待他的貨色，然而智多星的地位却又與一般的貨色不同。船主也歡喜智多星的足智多謀。他在百無聊賴的時候總要這樣的自己安慰自己道：『智多星總有一天會將這一批貨色連同他自己一塊兒銷去的。』

智多星一見船主，就很急促的問道：『船主，你有沒有關於上海的書籍？』

船主的心中正不耐煩，所以他只指着書架道：『你自己去找吧。』

幾分鐘之後，智多星已把他所要曉得的曉得了。上海是一個最自由不過的口岸，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上下而絕不會從中國的官吏方面遭遇到什麼麻煩。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也都是公開得很，他們決不會拒絕冒險家的寶貨的進境。智多星忽然想起在布宜諾斯·愛利斯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朋友對他說過，上海倘將一切外來的壞蛋驅逐掉，那在中國的境內就沒有幾多的白種人留下了。這話就算他誇張一些，至少五成賬總有的。有這樣的樂土，爲什麼不趕快前去。現在展開在智多星

面前的不是那失望的深淵而是一片希望的光明了。他開始感覺到一種莫可言喻的絕處逢生的快感。

一種新生活開始在天邊出現了。空氣、自由、活動、刺戟都已等在那邊，要獲得他們祇不過是時日的問題。焦急、煩難、危險、甚至滅亡都滾你們的蛋吧。我智多星是不再與你們打交道的了。想到這裏，智多星正預備敞開胸來痛痛快快的笑一回。猛回頭一想，不對，最困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哩，於是他又裝得一本正經的預備做一注好生意。多年的經驗已使他得到一種喜怒不形於色的本領。他裝得冷冷的正想發話。可是人畢竟是一種聰明的動物，最善於觀看風雲氣色。所以儘你智多星扮得怎麼樣若無其事，船主已經看到他的心中必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噲，智多星，你在想什麼事啊？」

「船主，你願意出多少的代價以合法地出脫我們這一批貨色？」

什麼？代價？出脫你們這一批寶貨？船主真有些弄不明白了。

『我不懂你在講些什麼。我帶了你們從東走到西，從南走到北，化了無數的時間、金錢與精力而始終找不到一個機會可以出脫你們，我的損失已經大極了。現在反而要我花代價來出脫你們，那不是笑話麼？』

『不是的；這祇不過是一個最簡單的提議。請你想想看，我們吃的用的和船上的一切費用，那一樣不是A國的政府挖出腰包來供給的。你現在倘能適當將我們立刻出脫，一方面，你可以替你的政府省下幾百塊錢；另一方面，你又可以不用着再伴送我們回到布宜諾斯。愛利斯去，那你不是可以睡得香甜了麼？』

『不錯，我正爲這些事而寢食不安呢！』

『先生，你現在用不到再擔憂了。我已經替你想好了一個再適當不過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方法又是極簡單的。你聽了，一定會贊成的。』

『對不起，可以請你再說得明白一些麼？』

智多星的人形在船主的眼光中忽然變得偉大起來。他用一種最完全的藝術家

的態度不慌不忙的說他的靈妙方案：

「船主，你大概已經曉得靠在我們左近的那隻大郵船「CV」號在一小時以內就要開到上海去了。上海是一個最公開的口岸，什麼人都可以去得。當地的官吏是決不會干涉或擋駕我們的。船主，現在祇須你稍微破費一些，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儲蓄，我們就可以由這隻船喬遷到「CV」號上去做三等艙的乘客。這樣，你就立刻可以回到你的家鄉去錯差，你可以回到A國的懷抱中去享福了。這個計劃，你以為怎樣？反對還是贊成？」

立刻回到老鄉去！真是求之不得而又求之不得。所以船主等不到智多星說第二遍，就急急忙忙的奔上岸去找衛戍司令，徵求他的指導或贊同。他找到了衛戍司令和I國的郵船公司的經理而開了一個小會議。智多星也以「嘉果」號的乘客代表的資格叨陪末座，並發表了一些小意見。

一切都很順利而敏捷地通過了。船主答應拿出一半的票價；其他的一半由這

些寶貨自己湊出來。衛戍司令收回他的戒嚴令而聽憑『嘉果』號開回去。但計劃總不能是自貢獻的；智多星就以排解困難的功臣的資格向輪船公司要了一個二等房艙。

當他們還在討價還價的時候，留在『嘉果』號上的那些人早已急急忙忙的把一切行李都整理好了。所以等智多星一回到船上，不待吩咐，他們已預備跟了就跑。慢着；還有問題呢。爲了他們的前途起見，他們還得好好的打算一下。他們公推智多星做代表，請他與「CV」號上的頭等乘客辦交涉。在這二十幾天的航程中，靠了他的吹拍，無疑地能打開一條新路以踏上上海的碼頭。

智多星對着他的同伴們說：『對外的交涉一切都有我；內裏的瑣事歸你們自己照料。不過千萬要記住，人家問起來，你們都說是應中國某某公司之聘前往設計與建築工廠的專家。』

『什麼工廠呢？』一個人顯示出不安的神情而問着。



『這是職務上的秘密；你們都有嚴格保守之責。』

智多星自稱爲某某工業材料公司的總理與代表，他帶了一批工程師與技師到中國去從事於物質上的建設。

在下午的四點鐘，『CV』號載着這一批特別的工程師向上海駛去。這些工程師眼望着茫茫大海，心裏正在計劃着到了上海之後怎樣大大的擄他一票。他們想到得意的極處，不覺面上露出了一絲二絲闊別已久的笑容。

第二天，智多星擄上了大公司總理的幌子，向船上的職員辦了一次勝利的交涉：他從二等艙搬到了頭等艙。

當黑暗吞滅了一切之後，他靜靜地躺在頭等艙中的溫軟的舖位上，聽那機器的轉動聲與推進器的撥水聲。他覺得任何音樂都沒有他們那樣美妙。因爲這種聲音將他一步步推近一個幸福的都市。在那裏，一個人只要面皮厚手段辣，是沒有什麼事不可以做的。他用不到怕他自己的良心干涉，更無須怕他人的良心干涉。

「寒翁失馬，焉知非福」；想不到竄身海外，還會有這樣一個機會。他想到極處，不覺從心底裏快活出來。他嘴裏哼着：「上海，你這東方的巴黎，人間的天堂，無家可歸者的家庭，冒險家的樂園……」慢慢的跌入沉睡的懷抱中。



## 第二章 這就是上海

加太林女皇 (Empress Catherine) 與我是一對大強盜。

——大費德烈 (Friderich the Great) 瓜分波蘭時語。

碼頭上飄起一片嘈聲。

搬運貨色的碼頭小工肩背上壓着百十斤的東西，佝僂着腰，嘴裏邪許的打着喊聲，從船上跨上碼頭，或由碼頭搬到船上。

邪許的聲音雖不怎樣大，然而他的作用却不小。他是一個五味瓶；苦的是飢寒的煎熬，辣的是工作的辛勞，酸的是有了今天未必有明朝的恐慌。祇不過其中沒有甜味。人生的滋味都從這短短的聲音中表達出來。他是一種飢餓聲，一種哀

顫聲，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聲，一種掙扎抵抗的怒吼聲。在這一聲聲的叫喊中，工人將他的最後的一絲氣力都放在他的肩上。爲了一口飯，什麼都顧不得了。

許多工人的呼喊聲交集在一處，組成一種奇特的音樂；使初到上海，神經尙未麻木的人聽了，總覺得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中國的工人是什麼東西呢？他無非是一部能做隨便什麼形式的工作的機器，一具有取用不竭的能效的血跟肉的馬達。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在街頭和路上，他是最能耐勞苦的任重致遠的生物。在碼頭上和倉庫裏，他是一具靈敏的起重機；無論怎樣重的東西或大的物件，他總有法子替你安置得妥妥帖帖。

有時四個、八個、十六個、甚至三十二個工人合在一起，將大塊的木頭、鋼條、煤斤等物搬來搬去。他們聚集在碼頭上，充塞在倉庫裏，徘徊於店舖間，奔走於街路上。無論是坑是谷，都有他們的足跡。

他們每天做上十、十二、十五點鐘的工。他們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做超人力

的工作。然而所得的報酬却祇有這麼區區幾分，真是拿來買飯不飽，更不必說買酒不醉了。有的按月拿工錢，雖然也不過十塊八塊，可是他們已非常的滿意了。他們每天所吃的不過是一些粗米飯，一些酸苦菜，偶然吃到這麼一兩塊肉，那已算是大餐了。這樣的生活真可算得是清苦透頂了。但是中國的工人對於這樣的生

活却已經過慣，他們一心忍耐下去，靜等那必定來臨的瓦片翻身的一天。

寒暑對於中國的工人也不發生什麼影響。在嚴冬極冷的時候，他們披着一襲千補百衲的棉衣，不顧風雪的交迫，去做他的苦工。在赤日炎炎的長夏，他們在一百度的高熱的壓迫下，仍舊還是做着同樣的非人的工作。

當一天的工作完畢之後，他們拖着那疲勞過份的身體去找一個安息的地方。在大的城市中，空的場所總不會少的。他們揀一個清淨些的地方放下自己身體，去尋那暫時的蘇息。在落雨的時候呢？弄堂的口頭，大建築物的簷下，都是他們的好住所。祇要巡夜的不來驚醒他們的好夢，他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過一夜了。

他們的勞働像一隻驢子，他們的生活也像一隻驢子。神氣活現的一絲同情心也沒有的洋大人高踞在人力車上，聽憑那隻兩腳的馬把他向前拖去。有時碰到洋大人受了太太的埋怨或打紙牌輸了錢的時候，手杖的起落和皮鞋腳的踐踢就代替銅板角子，做了車錢。

一里又是一里，一個鐘頭又是一個鐘頭，人力車夫不斷地跑着。他那慘白的臉上現出疲勞的神色，旁觀者替他担着心事，恐怕他隨時隨地會倒下來。然而一條路過去了又是一條路，一個灣轉過了又是一個灣，他還是繼續跑着跑着。他昂着頭，張着口，接着一定的步子向前邁進。

住在上海的外國人家往往化了少許的金錢長期雇用一兩個中國僕役。這些僕役做一切的工作，也受一切的侮辱。然而他們都得意得很，自以為生在人類中間沒有比他們更快樂的了。所以他們每看見車夫扶着車桿喘着氣走過的時候，總要投以輕蔑的一眼。

就外表上看起來，這些二十世紀的奴隸似乎都是安分守己而又聽天由命的生物。但實際上，則決不是這樣簡單。在他們的心房深處，一股憎恨的氣正在旁薄噴湧。他們沒有希望，祇有憤怒；他們不想建設，祇想毀滅。然而「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呢？這還不是洋大人在坐享了他們的服役之後把少數的銅板驕傲地輕蔑地投在他們腳下的應有的反應麼？

在他們的眼光中，白種人都是了不起的傢伙。他們感覺到白種人是屬於另一個階級而衝碰不得的。這種感想來得尤其深切的是當一個E國巡捕拿了手槍，攔住車子檢查違禁品的時候。他們深深的體味到他們的生命是連一根草也不值。這滋味是悲哀，然而也是憤恨與反抗的根苗。

我們時常可以看見一個八九歲或十一二歲的孩子，扶着人力車的翼子，跟着往來跑奔。不曉得的人當做他是在跑着玩。可是我告訴你，這絕對不是玩的事。這小孩子知道遲早之間人力車夫的行伍中總會有空缺出現的；他爲未雨綢繆起



見，現在先操練起來。這樣跑着跑着，他就跑成一個人力車夫了。千百個兒童在受着這種訓練。有錢的白種人啊，你們將來是不怕沒有人力車坐的。

在歐洲，在美洲，許多高帽子、黑領帶的大人先生們正在提倡與宣傳人道、團結與文明。可是在中國呢？可憐的人力車夫拉着車子，一點鐘又一點鐘的跑去；天好是跑，落雨也是跑，跑來跑去，無非是爲了三碗粗米飯和一把苦酸菜。他眼望着吃食店中掛着的肥魚、大肉、嫩鵝、鮮鷄，回頭咽一口口水去嚼他們的粗米飯或硬大餅。

就在這一片那許的呼聲中，我們踏上了上海的碼頭。

當我們所乘的那隻大船靠近碼頭的時候，我已聽到了這一片嘈雜聲。他們一下一下打入我的過敏的心裏去，似乎在訴說一種苦況，或報告一種不幸的預兆。但是現在不是推敲這種微妙的感覺的時候，我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呢。上海是已經到了，我的奮鬥過程也要開始了，所以我得好好的預備一下。

上海真是別有一番天地。他與歐美各國的那些斤斤較量的口岸絕然不同。譬如說，我們最後離開的脫利斯底吧，呸，爲什麼還要提起他！

這裏的上岸手續，簡單得使人不敢相信。中國的稅吏祇把旅客的護照約略一看，這上面祇須有駐在出發地的中國領事的簽字，那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你祇須大大方方用你的兩條腿把你搬上岸去。不過護照中的文字都是頒發國的文字，所以說一句不客氣的話，裏面即使是一篇廢話，恐怕那查驗的人也未必能看得出來。這樣的護照與這樣的入境手續，那不過是這樣的一回事。因之一般想到這東方的巴黎來觀光或發財的人，祇須在當地的中國領事館化上三塊三角金洋，請他簽上一個字，就可以一帆風順的渡過大洋，長驅直入了。這一個簽字的功用却大得很，連我們這些時常有照片載在報上的大名人也一些沒有問題的踏上了這一片富有希望與機會的黃金地了。

同船來的有一位老上海。他最近會回到老家裏去，現在他重又趕回他這第二

故鄉來。我與他在船上相見，略談之下，就契合非常。他成爲我的一個好朋友，於是我就放心大胆的將我的改造東方的妙計告訴了他。他對於我的宏圖遠謀非常贊成。他就加入我的組織，做一個合股的老闆。他現在是我的同路人了。

他一腳踏上海碼頭，就有許多攝影記者包圍住他攝影。

『來，與我一起照一個相。』他招我到他的旁邊去。這照片是預備去刊在某份日報的星期附刊上的。

拍了照片去登報。照我過去的經驗看起來，實在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我懶懶的回答他道：

『好的，不過沒有問題才好。』

他在我的耳邊輕輕的說道：『那裏有這種事。你不要小看這一張照片，他可以幫你在上海打天下開地盤呢。』

這一位老上海的話一些也不虛假。這一張照片在我的後來的生涯中實在大得

其用。牠成爲介紹我到上海的上流社會中去的一種最有力的工具。

講老實話，這一個用照片作宣傳的好念頭實在並不是我自己的創造天才的結晶，或是我自己的智慧的產物。牠是由來於我們的新朋友的建議。這個老上海特地提出這一個好念頭來表示他對於我的大計劃的贊助熱忱。他固然覺得很高興，而我則更加快活了。

現在我憑我自己的經驗，特地將這一個好方法介紹給一般讀我的書而也想來改善東方與他自身的幸福的人。他將見到他一到上海之後就有許多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來跟他打招呼。幾天之後，他的尊容就可以煌煌地在報紙的附刊上登載出來，那不是證明他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的一種最有力的證據嗎？

這是我到上海後的第一砲，必須要放得格外響亮。所以我穿上我的最挺括的衣服，外加戴了一隻單眼鏡。這單眼鏡是我在脫利斯底的碼頭上買來的。

字林西報，一種英國人辦的日報，的攝影記者向我討卡片。討厭的事！沒

法想，就拿了一張新近擬好的給他。卡片上是這樣寫着的：

「查禮·愛德華·史東萊爵士

英國孟哲斯德 (Manchester) 人

暫寓華懋飯店。」

上海的華懋飯店，與紐約的吳道夫亞斯多利，華盛頓的新威拉是屬於同一型的專供貴賓休息的大客棧。

可是這華懋飯店祇是我的一個假幌子，因為華懋飯店的開消大得很，而我的手頭則並不十分寬裕。我偷偷的在匯中飯店，一家二等的旅館，中租了一個小房間，勉強作棲身之所。我將一切安排好了之後就踱到華懋飯店去。

我到華懋飯店去的目的第一是想與這一家飯店的執事照一照面，第二是想吹這麼一番牛，替自己宣傳一下。我對華懋飯店的執事道：『我本來是想住在你們這裏的，可是一上岸來就被朋友推住，所以祇可住到他們的家里去。但是我心中

實在不十分情願，我實在很想住在你們這裏，可以比較自由一些。」吹過了這一番之後，我就將我的真正的來意吐露出來。我繼續向他們說道：『我動身的時候已對我的親友說過，我一定住在你們這裏。因之他們給我的信也許就寄在你們這邊。可是不敢勞動你們轉送。我每天早上到銀行中去的時候總來灣一次好了。有什麼信件就請你們順便交給我。』

華懋飯店的執事很客氣的回答道：『史東萊爵士，我們很感激你的盛意，同時也極願遵照你所吩咐的去辦。很有一些從各處來的客人喜歡把我們的旅館做他們的通訊處，你是英國人，我們是鄉親，更應該特別效勞。』

喔，假借名義的不止我一個人麼？這到叫我有些惴惴不安了。難道除了我之外，還有旁的人也在計劃着改良東方麼？他們的計劃的性質不知道是怎樣的？我到很想曉得一些呢。

從華懋飯店辦好了交涉出來，已經四點鐘了。我的新朋友，老上海，約我在

這一個時子見面。他將化幾天的功夫領我去見這大都會的世面。這一位老上海不願宣布他的真名字。所以我暫時稱他爲「蜜蜂」君吧。

我在黃浦灘的大房子的門口找到了他。

我不等他開口，就先說道：「蜜蜂君，我真大大的感到了幻滅的悲哀。我自從踏上上海的碼頭以來，眼睛中還未曾看見過什麼真正的中國東西呢。上海固然是一個大都會，可是一些特色也沒有。他與其他的大都會完全一樣：在複雜的皮面下包藏著一種最單調不過的情調。中國的香烟繚繞的古廟在什麼地方？那些一層樓的雕有龍頭鳳翼的建築又在什麼地方？我要看看中國的本來面目。」

「朋友，讓我提醒你一下吧。上海是一個真正的國際的大都會。他的情調固然不完全是中國式的，但是他另有許多非常有趣而特別的所在。你等着看吧。」

我們一邊閑談，一邊跑路，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匯中飯店了。蜜蜂君的話一些也不錯。這一次在路上所看見的一切東西就都使我感到莫大的新的興趣。上海雖

然缺少中國氣，然而他畢竟和世界上的都市有些不同。我發見我已投身於一個奇特的世界中，那裏面的一事一物都是我以前所未會見過的，在我看來，他們沒有一樣不透着新鮮與希奇。上海真是一個萬花筒。單拿人來說吧，這裏有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土耳其人，日本人；黃皮膚黑眼睛的人，黃頭髮綠眼睛的人，黑皮膚厚嘴唇的人；祇要是人，這裏無不應有盡有。而且還要進一步，這裏有的不單是各種各色的人，同時還有這些各種各色的人所特置的各式各樣的區域，商店，總會，客棧，咖啡館，產物等。

蜜蜂君與我在匯中飯店的茶室中吃了些點心。當侍者送上帳單的時候，我正是想掏腰包來付給他，可是我的朋友却有些慍慍然了。他固執着我是他的客人，這賬應該歸他付給。他強把那賬單從我的手中搶去，大大方方的在上面簽了一個字，就交還那侍者。這又叫我弄不明白了，吃了東西就應該會鈔；怎麼拿一枝筆這樣的劃上幾劃就算數了呢？那不是奇事嗎！



蜜蜂君看到我的疑惑，所以他就作如下的解釋：

「上海是一個信用的世界。在其他的地方，你一舉一動，非錢不行，無論這錢是軟的紙幣或硬的現幣。可是在此地，現錢是用不着的，無論什麼地方的大門都是堂堂地開着，你祇要踏進去好了，正不必管你的荷包裏有沒有大錢；他是無有不歡迎的。所以在上海，一個人祇須有一些機智，就可以路路走得通。你倘使有了這樣的本領，你就能夠用信用在上海過日子。你可以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而不用付出一個現錢去。祇不過你應當留心，你所欠的帳目決不可延至一月以上。時期一延長，嚇，那你的信用就要失掉了；這樣一來，其結果是很難說的。現在你該明白了，我的查理爵士。你祇須每一個月換上一個旅館，你在上海已有好幾年可以舒舒服服的住下去。在上海的人們中，很有些人欠了不少的大咖啡館、大舞場的賬呢。」

哈哈，天下有這樣適意的地方麼？我過份快活之後，反而覺得有些難於相

信了。

蜜蜂君看我把我最後的一口茶咽下去之後，就提議道：「現在讓我帶你到那些大的總會中去觀光一下吧。你可以明瞭裏面的活動情形，和當地的官吏爲什麼袖手旁觀不加干涉的理由。這理由原是很簡單的。在東方，我們白種人有一面特殊的國旗在保護我們。這一面旗不屬於任何國家，或者可以說，牠是屬於太上的國家的。牠就是領事裁判權的大纛。領事裁判權！你可曾聽見過這一個美妙的名詞？他是一種澤利蒼生的好制度。像我們這樣經營正當事業的人，就全靠他的保護。否則雇上幾十個長期的法律顧問也還是不夠的。可是有些國家却自動的放棄了他。蠢驢子！」

讀者諸君，你們看到此地，恐怕不免要中心躍躍的也想來試一試你們的機會吧？你們也許也懷有改良東方的人道觀念而想來到這國際的都市中碰一碰你們的運氣吧？你們的好奇心無疑是已經引起的了。事情倘使真是這樣的，那麼請你們

暫時安靜一下。等到相當的時候，我將告訴你們用最適宜的與最正當的公開而合法的搶劫與敲詐方法。

我的同伴滔滔不絕地還在講下去；但是我却在奇異的迷力之下，仍有些茫茫然莫知所措。我真不知道當前的境遇是真實還是幻夢。把一枝筆這麼搥搥搥，這極好的點心已經收回他的代價了！這是便宜事，也是怪事。

我們沿了黃浦灘走去，一直走到S總會。S總會可以算得是全世界的一個上市得最長久的酒排間，大約在吃中飯的時候，他已經開市了。大不列顛的在上海的工商業領袖都慢慢地集中到那邊去，消磨他們的有閒的時光。

S總會是非英國人莫入的。A國人與F國人那裏看得過英國人獨享這樣的大權，於是他們就建築了A總會與F總會。到底F國人來得慷慨，不愧為共和國的先進，他們將F總會公開於租界中的國際居民（中國人不在國際之列）以及他們的情人相好。上海的白種社會中的上等階級很多把牠當作日常宴憩的地方。祇是

這一批大好老多半是健忘得很的。你祇要看他們出來的時候往往忘記帶他們的太太一同走，以致到得會中迫不得已的去找別人的太太或臨時的夫人作伴，就可以明白了。你想，這樣的一個F總會不正是那些心無所屬的年青的冒險家的最好的活躍場所麼？

在S總會中，我們叫了兩杯會斯格梳打。這是我們假扮英國人的苦心作爲。因爲我們如叫了其他烈性的酒，那我們的額上就將烙上外國人的火印而將被總會的執事一脚踢出來了。我們的巧計是成功的了，連那唯一的中國侍者也被我們瞞過。這中國侍者得在此地特別提一提，因爲他是總會中的獨一無二的中國人。總會的章程規定任何中國人，不問他們是貧是富，爲賤爲貴，都不得踏進會場一步。

吃完了這兩杯淡淡的酒不像酒的東西以後，我的朋友重又拿起筆來簽他的神祕的字。但是他已告訴我過，他並不是這一個總會的會員。不是會員而可以大大方方的踱進去叫東西吃，吃了東西又可以不會現鈔而跑出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

回事呢！我真正弄不明白，一萬個弄不明白。

到後來我才逐漸明白這一種合法的錯綜手續，實在是一種最好不過的包庇作偽與欺騙制度。在旁的城市中，吃了東西就得付錢。付不出錢來，吃食店的老闆是一些也不會客氣的，他叫警察來向你要。付錢或者入獄，並沒有第三條道路好走。在上海却付現錢的反是外行做的失面子的事情。你可以用種種的方法來搪塞，來排遣，祇須你裝神像得神，裝鬼像着鬼；而背心後面又有一道護身符。

譬如說一個英國人控告一個西班牙人欠債不理。這一件案子在西班牙的駐華法署中開審。兒子雖然癩頭，總是自己的好，西班牙的審判官終於裁定那西班牙人是對的。

倘使一個俄國人向一個英國人索債呢，俄國人是沒有領事裁判權的。他的案子祇可在英國的駐華按察署中開審。他的勝訴機會恐怕連百分之一都夠不上。

被告倘使是中國人呢，特區法院的公事來了。原告的領事裁判權完全失去他

的效用，惡運已籠罩在他的頭上。

這樣的事每天有得發生着。你倘使不怕厭煩與神經昏亂的話，你可以拿一張紙一枝筆去遍記中國的法院與十九個外國的駐華按察署的工作；你雖不能編成一部萬寶全書，然而至少也可以寫成一部洋洋大觀的衆生變相。

你應得好好的謝一謝這種特殊的情境。因爲你的飲食、起居、衣着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來，你祇須定你的貨和簽你的字就夠了。等到你的信用碰了壁，旁人想用法律的力量來向你收賬的時候，你還有充份的時間可以猶豫，可以安排。你正可以從從容容的設法做成一個無罪的身去對付。

一個神奇的，能夠在樹上生出炙雞燻鵝、花中開出糖餅甜糕、河裏流出醃酒濃酪的所在，也不能打動那些在上海活躍着的冒險家的心而使之歸向他去。因爲上海除了這一切自然的供給之外，還有各種各式的娛樂。上海真是一塊最肥腴的土壤。每一洲的每一種罪惡都在這裏開花結實。你想那些好新異的冒險家又怎樣

捨得離開這一個好所在呢！

在上海的居民中，有一大部份是爲快樂與刺激而生活着的。酗酒、女人、高歌、狂舞是他們的日常必需品。祇有極少的一部份人方在潛心探求與欣賞智能的與精神的文化。

輕狂的笑，沉湎的飲與浪漫而無所顧忌的戀愛！這就是大上海的特色。這種奇特的現象也許由來於空氣中的一種特質或天氣中的一種特別溫度。他將一個個的人推入混沌的大洪鏞中，使他們顛頭倒地沉溺在『戀愛的遊戲』中。戀愛的遊戲與一般的遊戲相同。體力、功架與機智爲勝利的三個必要的條件。戀愛的遊戲自始至終是一套騙人的玩意兒。女的騙着男的，丈夫哄着妻子；在裝璜作啞與爾詐我虞的過程中，大家陶醉在愛的交流之間。可是維納斯却在啜泣，而邱必特也因爲他的弓兒箭兒的失其效用而在長歎息。月下老人呢？吓！這老古董恐怕早已因失望而自殺了。

夏林配克運動大會的主辦人啊，你們的眼光爲什麼這樣的短狹？你們爲什麼不將這種愛的遊戲列入你們的競技節目之中？我可以担保在這一項運動之中，上海完全用不到再進什麼訓練營而已能打破一切的紀錄，包辦前三四或五名。

換一個題目來講。我與蜜蜂君乘車在公共租界與F租界中走馬看花地繞了一個大灣。

蜜蜂君勸我先將這個大都會的各方面看個概略。因爲這個大都會從表面上看來，固然是新奇得非凡；可是你如在這裏面住上這麼一兩個星期，你於失望之外將看不到什麼其他的事物了。你看不到一些中國的東西。一切都是外國化，那又何必拋鄉離家的不遠千里而來觀光呢？你祇須在你的本土看看就可以類推而得了。你將見到這兩個租界真是十足的現代的都市。公共租界是英國人的大本營。約翰牛的氣息瀰漫在天空。這裏面有英國人的必備的跑馬廳以及其聯帶的一切。F租界則另有一種情調。他的路名固然用的是F國的名字，然而他的空氣與情調



都十足是俄國的。俄國的店鋪，俄國的女人，連要飯的也是俄國人。在清一色的俄國風味之中，偶然夾上這麼一絲兩絲的希臘、阿美尼亞、高麗、敘利亞的氣息。

在每一條路的轉角上或交叉處總有一個穿制服的神氣活現的傢伙屹立着，在公共租界立着的是印度阿三；在F租界立的着是黑牙齒的安南佬。此外則有許多俄國的末路王公或退職將帥在荷着槍做巡邏的工作。

偷賣鴉片，販運人口，以及其他一切的善良職業散佈在兩租界中，F租界尤其是這些事業的大本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烟與賭在F租界中結合爲一種大規模的專利事業而集中在一個有力的人的手裏。靠牠們吃飯的有多少人，靠牠們發財的有多少人；而被牠們傾家蕩產的又有多少人。這烟與賭是中國人的特殊貿易，F捕房則管理着白種人的特殊貿易。兩種貿易都發達得很；管的人也就不免要笑口常開了。但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世界畢竟是不同的了。大家出力以消滅這

些罪惡，祇不過這個『力』字的解說是很有伸縮性的。

跨過F租界去看看毗鄰的舊上海。我們穿過了一道鋼門以後，就踏上了老上海的土地。啊喲，時代怎麼會倒流的呢？寬大的馬路到那裏去了？八層十層或二十四層的大樓又到那裏去了呢？少說些，我已回到十九世紀中了。狹狹的街面上鋪着大小不一的石塊；彎彎曲曲的小弄堂；兩個胖子對面走來就要發生問題的小路：一切都使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

各種的氣息由各種的物體上噴出，散發在空中，可是各有各的特質，一些也瞞不過人。請你把我的眼睛掩起來，單憑着我的嗅覺，我已能夠辨別得出在我身旁的是一個什麼所在。廟中的香燭氣，魚舖的潮腥氣，飯館的五味氣，賣炒栗的焦毛氣……總而言之，一切的氣有一切的氣的特色。一嗅之下，你就分別得出這是什麼來。

各種的顏色又混成一團而開展在你的眼前。焦黃的是皮色，灰黯的是衣色，

一切都是死色，這些顏色所屬的主人也都是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渣滓。他們檢破布，拾垃圾，再不然就是糊糊塗塗的薄來蕩去，像遊尸般的度着那不應該閒的閒歲月。

一家家的店鋪開在狹路的兩邊，在玻璃罩子的後面陳列着一羣羣的磁像，他們睜着神祕的眼望我們。但是神祕世界中的神祕者啊，你們對於歐美的人是不會發生什麼興趣的。歐美的人不瞭解你們的淡空精神，你們也看不慣歐美人那種匆忙急促的生活。

各種各樣的乞丐散佈在街頭。他們叫、他們哭、他們申訴、一聲聲混合成一種嘈樂，假使音樂能有這樣的複雜的譜子的話。

我與蜜蜂君衝來撞去，擠到東又走到西的混走了半個鐘頭。在一陣亂跑之下，我們走到了一個比較清淨的地方。我不禁長長的吐了一口氣。一幅混沌的圖畫開展在我的心眼前，我正不知怎樣說纔好。然而蜜蜂君却已在發話了。

「這是你的全部教育。現在你應當明白上海是怎樣的一個世界了。總有一日你會很快活的憶起這一次的遊覽。大致你對於中國人的精神還未能深切體會到，好，我帶你到一家最老的茶館裏去賞光一下，你的認識總可以更進一層。同時我們還可以在那邊靜靜的啜一杯世界上最好的茶。」

這一所茶館不單有歷史上的名氣，古老，同時還有國際上的盛譽。各國的大作家凡是來到這一個所在，總要踏進他的門啜這麼一碗茶，或者吃那麼幾杯酒。西班牙的易本納茲在上海停留了三十六個鐘頭。他的觀察，他的想像，再加上了圖書的參考使他產出了一部大書。他在來上海的途中，遇見了一個久居上海的國人。他請這一個國人作嚮導，領他到出賣關於中國的書籍的店鋪去。他的足跡就印上了這一家茶館的階沿。

易本納茲憑他的一枝生花妙筆將東方的世界說得神祕而又美麗。萬千的讀者捧著他的書而心嚮往之。在表面上，上海確乎是神祕而美麗的。然而這神祕與美

麗却不耐久看。看久了就會看出他的單調與醜惡來。我一想到易本納茲如把他在上海的居留時間延長至三十六日或三十六個星期，那時不要說他動人的小說做不出，恐怕他連說話的勇氣都要沒有了。

在這一古一今的茶館中，我們不難會見一兩個有學問有身價的中國人。他們一面啜着香茗，一面悠悠地追念這古老的大中國的過去的光榮。

我們一人叫了一碗花露茶。這古老的茶館真有一些古氣。茶的名色既叫得這樣稀奇，盛茶的杯子更格外來得特別。奇形怪狀的杯子上刻上奇形怪狀的花紋，僕背的老人旁着蹣腳的鹿；彎彎曲曲的花襯着兩點劃劃的字。我原本是不識貨，後來聽人告訴我，杯上的字是『大富貴亦壽考』和『三星高照，五福臨門』。好彩頭！

那著名而客氣的茶館老闆特地跑來與我們打一個招呼。他那富於活力的，但又沉着的人品反映出他的能力與老成持重。我一望之下不禁覺聯想起那根本不搖

而枝葉常青的古榆樹和那面平若鏡而深不可測的太湖。

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能說一口極流利的英國話。他很誠懇的問我道：「先生，你對於中國的民族，這有悠久的歷史與高尚的文明的古老的民族，有那一種的印象？你可以告訴我一些你的意見嗎？」

我想老老實實的告訴他我對於中國的歷史欠缺研究，可是這事未免有些失面子，所以我立刻開始反攻：

「我覺得你們在現在這個時代不應該再迷戀着過去了。你們應當合力同心的向前奮鬥以求取遠東的永久和平。」

聰明的老闆的面上浮上淡淡的一縷笑痕，是反對，還是贊可，我有些捉摸不定。他幽幽的對我說着這樣的話：

「你真說得聰明，可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你的言未免有些近於馬後砲了。我們的同種同文的好弟兄，日本人，早已先着一鞭在爲這一個大使命努力。尤其

是在我們的國境內，他們的工作格外來得努力。」

離開了那茶館，我們走到一個賣鳥的所在，各色各樣的鳥無不應有盡有，他們跳着、撲着、叫着、嘖嘖嘈嘈，化成一片繁音。許多中國人在那鳥籠底下仰着頭靜靜地聽着。在他們的目光中，鳥是一件好東西，是值得化上很長的時光去仔細賞鑑的。

過去不遠是一所奇異的書店。書店的主人是里昂東方語文大學的一個老學生。他甯願住在這古老的南方而不願在租界上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他很熱心的告訴我們五十年以後的新中國的情形。

「這舊的一代讓他無聲無臭的消滅了吧。中國總有一天會恢復他的失去的光榮而成爲世界的主人，至少也得爲東方各民族的主人。」

在城隍廟裏閒逛了一會，我們就回到了租界。南市的景象不斷地在我的心目前憧憧往來。這古老的不進步的文明的代表啊，你們幾千年來都是演的這一套

戲麼？過去，過去，最後還是過去。你們的眼光爲什麼老是集中在這過去上而不看一看現在或望一望將來呢？你們崇拜祖宗，難道你們的精神也跟着你們的祖宗一塊兒去了麼？你們這樣的靜靜地、懶懶地、安安穩穩地生活下去；可是旁的人都不客氣了，他們搶你們的東西，燒你們的房子，吃你們的肉，殺你們的人；而你們却大度寬容的一些也不理會。想不穿的謎，我不知道譴責你們的慵懶好呢，還是稱贊你們的克己精神好！

安南巡捕的警笛的尖銳聲把我從幻想的氛圍中提到現實的平地上。我還是在F租界上，還是在現代的大都會中。腹中覺得有些空空。我就與蜜蜂君上霞飛路的餐館吃晚飯。一張輝煌的霓虹燈廣告映出『文藝復興』四個大字。這就是餐館的名字麼？真是好名字。沒有靈魂的人原應得再生一下來好好的做一些事，使古典的文學經文藝復興的運動而重又開燦爛的花與結碩大的果一樣。

「文藝復興」是一家白俄所開與白俄所光顧的餐館。進出於他的門口的顧客



不是白俄，也得是他們的同情者。流落在上海的那一些帝俄時代的貴族大家以此地爲集合之所。這裏找不出一個赤俄來，因爲赤俄從來沒有想到侵入這一片冤家對頭的國土中。陌生的面孔固然也有得出現於人叢中，可是這些陌生面孔決不會是一個人單獨來的。在他的旁邊總有一隻熟悉的面孔，一個高加索或西伯利亞的女人。這高加索或西伯利亞的女人所以帶這陌生面孔來到此地的唯一的理由，無非是在獻寶。她在告訴他人她這一個月的房錢與飲食錢又有着落了。

『文藝復興』中的人才真夠多！在隨便那一個晚上，你祇須稍爲選拔幾個，就可以將俄羅斯帝國的陸軍參謀部改組過。這裏有的是公爵親王，大將上校。同時，你要在這裏組織一個莫斯科歌舞團也是一件極便當的事，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絃樂的，吹管樂的，祇要你叫得出名字，這裏決不會沒有。而且你就是選丟了一批之後，候補的人才還濟濟得很呢。

這些禿頭赤腳的貴族把他們的心神浸沉在過去的回憶中，以消磨這可怕的

現在。聖彼德堡的大耶高車，華服盛飾，迅如雷電的革命，血與鐵的爭鬪；與死爲鄰的逃難；一切歸爲烏有的結局；流浪的生涯；開展在每一個人的心眼前，而引起他的無限的悲哀。他們歌頌過去，讚美過去，憧憬過去；同時也靠着過去以贏取他們的麵包，青魚與燒酒。

一段速寫。

倘使你喜歡在霞飛路上蹣跚蹣跚的話，那你隨時有得看見一個全裝披掛的哥薩克將校很威武的立在路旁。他的胸前滿綴着寶星與勳章，閃閃地在放着奇光。但是這些勳章的來源可有些說不得；小當舖中，日本人開的耍貨鋪中都有得出賣着。你如果爲了一時的好奇心的衝動而想問問他們的來源，那麼破財的命運已罩在你的頭上了。一種慘淡的笑顏，一種無形的要求，自會不知不覺的叫你隨他踏進最近的咖啡店去。

講說過去的痛苦經歷總不是一件適意的事吧。沒有澆愁品又怎樣鼓得起他敲

述失意的經驗的興緻來？在一杯或一瓶燒酒的刺激之下，一番可怕的經過就傳入你的耳朵裏而幻化在你的眼前。大的砲，小的鎗，尖的矛，亮的刀，各色的旗子，野獸也似的人，撕人靈魂的聲音；在血與血的交流，人與人的相拚中，他完成了他的英雄使命；而由尼古拉二世親手替他綴上這些個勳章。

「上校，你的聲音顫了，你的感情過於衝動了；請休息一下吧。」

「請你原諒。我不是一個上校；我是一個將軍！」

「那真對不起了，將軍。請再喝一杯吧，不，再吃一瓶。」

一個喉乾舌燥的俄國人有各種的方法去潮潤他的嘴吧。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及得上這位老將軍的氣概，口才與機智。我歡喜這個老痞棍。來，我們大家來喝一杯，祝你那善說故事的嘴吧。

漂泊在上海的社會中的白俄，少說些，總是這麼幾千人。他們一個個都以貴族自居，都有一本家譜可背。貴族一多，銷路就狹，而競爭也跟着而激烈。他們

有時候也就免不了要減價拍賣一下。

列甯格勒大學的斯拉夫史教授易亢洛夫博士辛辛苦苦在講台上演講了一個  
月，他的材料還敵不上你在『文藝復興』館中坐上這麼一夜的見識來得充實而齊  
備。在『文藝復興』館中，每一個人都是一位大教授，每一張嘴裏吐出來的話都  
是一部大歷史。你倘錯過了這一個求學的所在，你一定要後悔莫及的。

我疑心這一月『文藝復興』館總受着什麼人的津貼。因為多數的主顧在大吃  
大喝之後，往往不名一錢的走了。一部份的吃客答應在帝國重予他們的家產發還  
之後再來會鈔。另一部份的吃客竟連這一句好聽話都沒有說。倘使沒有津貼，照  
這樣子，這一月店又怎樣開得下去？

歷史是活的東西。『文藝復興』館中的顧客高談過去的歷史，而館外的亡命  
客則想創造未來的歷史。各種各式的愛國集團與宿將軍隊都已經組織好。他們祇  
待機會一到，就要殺回聖彼得堡（他們不承認列甯格勒這個名字）去，將幾千萬

同胞從斯太林的鐵掌下解放出來。他們醒着的時候講說復國，睡着的時候也夢見復國；他們一心一意祇有復國這一個念頭。『文藝復興』館之所以取名爲『文藝復興』，這又是一個理由。

聰明的讀者，你們總應該曉得貴族與工作是沒有什麼交道可打的。工作是卑鄙的，是可恥的；祇有下流種子與女人方纔做工。女人，在上海，不是一種特殊的階級麼？

上海的俄國女人真善於工作。她們的工作的天才與技巧，不是其他的女人所能及得來的。她們具有鷹的眼睛，狗的鼻頭，狐狸的心機，虎豹的爪，看準了對象就一把抓住，非嚼到皮盡骨碎不肯放手。紅的胭脂，白的香粉，細細的眉毛，彎彎的嘴唇，五顏六色的衣服，淺笑低聲的應酬，再加上做生意的一切本領，合組成一個俄國女人。她們與一切的人賭着，下的注一方是名譽金錢，而另一方則是肉體。

她們的最好的對手爲各國駐在上海的外交人員。人總有人的意慾，外交人員又怎能獨爲例外，但是外交人員都有一隻碰不得的阿鳩利斯的腳踵。他們不願意看見他們的名字與什麼緋色的或桃色的新聞打成一片而出現於報紙或雜誌之上。這樣的一種插片是足以使他們大大的破費一下，或者與他們的職位話別的。俄國的女人就看定了這點進攻。她們工作的得心應手真可說得是入寶山，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做小說的人把握住了這些事故，也不怕沒有題材可用。

上海的社會上不少的是供女人犧牲的生物。這些犧牲品有老有少，有貴有賤，有久居上海的僑民，也有臨時的過客。他們的地位雖然不同，而他們的特點却祇有一個，就是他們腰裏纏上幾貫，經不起朱唇粉面的逗引，而又能任人詐取。當朱唇貼上來的時候，十萬貫的繩就斷了，朱唇的後而往往是一段威脅。事情發生的時候總是來勢洶洶，但是腰包一經挖空之後，就無不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的。

不過請你也得留心啊。上海的俄國女人都是自由射手。一時不留意，你就得中他一箭。好好的防護你自己。在每一次嬉笑之中都有一枝利箭向你射來，在每一個熱吻之中都有一把利劍向你刺來。你如一個大意，那你就沒有救藥了。也許你有定力，中了一箭還不至於倒臥在沙場上；可是我們很替你耽憂，因為到了這一個地步，恐怕你已很少有力量能夠抵抗這向下沉的吸力了。相反，你如以多情的種子自命而想給一顆創傷的心以安慰，那你就祇有永遠長眠在她的懷抱中，或者做一個大魔夢而跳起來。

你看某某領事，某某銀行家，某某企業家，不是都曾經過這一套麼？你還記得那可愛的莫斯少女麼？從那薄薄的櫻唇中吐出那悲慘的家庭慘劇。她打動了你們的慈悲心，且不說戀愛心，使你接受了她的熱吻與擁抱。可是轉過身來就出現了她的爸爸，她的媽媽，她的兄弟（真假又是一個問題）。你欺侮他們的愛女或姊妹。你必得賠償他們的損失。你還一定能夠記得你究竟給了他們幾多錢。這一

套把戲差不多天天在扮演着。她極淺薄，也極無聊。然而已上當的去了，而要上當的却又來了。後浪催着前浪，後人催着前人，增加了社會的多少花色，養活了社會的多少蠹虫。

在總會裏，跳舞場上，單身者的家中，新婚者的身畔，俄國的女人發揮着極大的勢力。尤其是對於那些有一位不知道丈夫的好處的歐洲的或美國的太太的丈夫，俄國的女人的支配力量來得最爲偉大。

我與蜜蜂君講的都是純粹的俄國菜，表示我們也是內行。在我們對面一隻滿盛着飲食品的櫃台上面，掛着一張大大的照片。片中的人物是一個長着長鬍子的老頭兒，我不知道他是誰。文豪託爾斯泰？文妖僧拉斯普丁？或者某某大公或親王？也許是的。

我們嘴裏嚼着東西，眼睛却忙着注意那些進進出出的人。進出的人真多，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醜的俏的，無不應有盡有。但是他們的年紀却不隨着面相走



而差不多完全繫於他們的談話的題目上。你與那一個胖女子談跳舞吧。她一定會告訴你她曾在莫斯科的歌舞團中獻過藝。你如祖心一些，那也就團團吞棗的，把他混過去了，但倘使你細心一些，或不客氣一些，問題就來了。你稍為做一下心算，你的疑惑與好奇心就會使你大胆地問出這一句話來：

『但是貴婦人，你看上去還沒有二十二歲呢，你真善於保養你的容顏，所以到今日還能如少女一般的美豔與漂亮。』

我就這樣地做過一會冒昧漢，雖然我明知道自己在說謊，這就是外交手段啊。那個俄國女人至少已有四十歲；長期的夜生活已在她的面上刻下許多不可磨滅的紋路。

可是她怎樣回答呢？那纔妙哩。

『真感謝先生的謬讚。我已經二十七歲了。』

二十七歲！她不是在莫斯科的歌舞團中做過舞女的麼？這一筆帳恐怕沒有人

能夠算得清了。

這也不祇限於她一個人。俄國的將軍、公主、貴族、富豪，那一個不是這樣地在計算他們的年齡。光榮的過去將他們的記憶力都改成另外一個形式了。自從大革命到今日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時光，靜悄悄地或鬧哄哄地流過去了。倘使真正按照他們的方式計算起來，則大戰前夕的聖彼得堡的朝廷上的那些大臣，軍隊中的那些將校，與莫斯科歌舞團中的那些跳舞專家或唱歌明星都是抱在懷中攬在手中的小孩子了。奇事，真是奇事。

我們將這些情形廣播給世界的其他部份的女人聽；我們的心中實在替她們很感到一些悲哀。我們充份知道這些女人倘也想到上海來找一個丈夫，那她們的機會與希望是微之又微的。上海的俄國女人是多麼的厲害。她們團成一道大牆以抵制一切的新來者。

『文藝復興』館中的空氣與他的主顧同樣的嘈雜。女人身上的粉香與汗臭，

雞肉的奇馨，燒酒的辣味，香烟的嗆喉氣，洋葱與牛油的臭氣，這一切的氣味混合在一處，化爲一團烏煙瘴氣氤氳地充滿在「文藝復興」館的空氣中；我們吃到了最後一口的啡咖啡實在忍不住了。我望着蜜蜂君，蜜蜂君也望着我：大家都想換一換空氣。

路上的涼風吹在我們的滾熱的臉上；頭腦爲之一清，心事又提上來了。從霞飛路到匯中飯店有一大段路。我們走着走着，終於回到了我的臥室中。我們現在應該好好地來討論一下那些和我們的成功與幸福有關的問題。

我們舒舒適適的坐下，並點上一枝煙。蜜蜂君就開始了他的宏論：

「在上海，最重要的一步在取得領事裁判權的保障。領事裁判權是上海的整個機構的礎石，每一個住在這裏的外國人的導星。老實說，上海的外國人在表面上雖然不少道貌岸然的傢伙，可是在骨子裏實在沒有一個不是抱着嘗試態度的冒險家。其間的差異點祇在這嘗試的態度有些是簡單的，有些是純粹的，有些是純

粹而又簡單的，有些則是既不純粹又不簡單的而已。到可以冒險的地方而不冒險，不將如莫利哀所說的，「這些傢伙到這個地方來究竟爲了什麼呢？」」

「蜜蜂君，我接受你的論斷。現在讓我列出幾個公式來。甲，我們都在搜索僥倖致利的事。甲一，我們要發財。甲加甲一等於兩個甲一。這是代數的作用。我現在可以和你打賭，倘使我對於領事裁判權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各種名爲特權的機巧能夠多曉得一些，則我一定可以實現我的偉大的計劃。」

『你所曉得的一些祇不過是一個開端而已。領事裁判權的旗是世界上一而頂大的蠶旗。他遮天蓋地，無所不包。發明這一個制度的人真是功德無量。每一個外國人在到上海來的時候總得先把這一件事弄妥貼，否則他就不免要有失敗的危險。他們要知道上海的法律是怎樣運用的；同時他們更要知道在那一種形式之下，他們的工作方能不受法律的干涉，反而可以得到這法律和他自己的政府的保障。』

『譬如拿我來說，我必須有一個國家和一個名字。我可以隨便揀一個國家做我的祖國，祇須這一個國家在上海享有領事裁判權就可以了。你不是已經對我說過，這註籍的事是極容易的麼？』

『容易而且簡單，譬如買一張報紙一般。我可以告訴你怎樣去設法一張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的護照。隨便你揀好了，什麼國家都行。』

『但是請你暫時慢一慢告訴我這些妙法。我有一個問題先要請教。這個領事裁判權究竟有沒有大家都承認的解說，我想得到一個比較清楚些的認識。』

『沒有。這一個名詞並沒有明晰的與肯定的解說。這又可說是有意的作爲，我相信這些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正要他沒有明確的解說，在一個有限制的解釋之下，領事裁判權包括三類特權。一是外交人員所享的各種特權與豁免；二是法律上的超越地位；三是普通法律上的特殊的例外。』

『這一切的權利究竟又是些什麼呢？這是每一個新來者所必要知道的东西。』

「你所說的新來者是不是專指那些圖行僥倖者？倘使是的，我將告訴你幾個你所一定認爲最有意義和最有用，最有利益的要點。」

「一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除了他本國的領事館以外，旁的官吏都不能貿然加以逮捕。他如果爲了隨便什麼事而被租界的或中國的警務當局扣留了起來，這些警務當局就得立刻通知他的領事館而由領事館差人來將他領去。他所犯的法或所做的歹事都歸領事館去處理；當地的官吏是沒有權再去過問的。你祇稍微用一些推理的力量，你就可以明白這種制度是怎樣寬大的一種方便之門。你祇要有一些手腕，並能廣通聲氣，慷慨結納，則你對於任何事情都可以爲所欲爲。」

「中國的官吏既然不能逮捕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根據同一的理由，中國的法院也沒權來審判這種外國人。可以審訊他的祇有他本國的駐華按察署或旁的司法機關。關於法律、公道與國家的地位的事，你想必已曉得很多；所以我也不再囉叨了。中國所以成爲大眾的樂園，唯一的理由就此這裏。」

「照這樣看來，中國是一個優待外國人的樂園，而上海則更是這樂園中的樂園。到這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儘量享用這些特權。在這一片膏壤上，各式各樣的人規制出，並建築起各式各樣的改良東方的計劃和實踐機關。可是，中國啊，你的主權又在什麼地方呢？」

「適當的計劃？一切都是適當的計劃。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和一切的事情。沒有問題的總是沒有問題的。一個人可以開一月大的銀行，商店或工廠。你可以隨你的意來規定資本的數額，制定公司的章程，和經營你的正常的或特殊的貿易，這裏是百不管的。當局是決不會來調查你的業務，控制你的活動，或干涉你與公眾的交道的。這裏沒有鐵板面孔的法律，沒有營業稅，沒有一切的拘禁。唯一的必須繳納的租稅祇有一種房捐；但是現在的人格外來得精明，他們連這一重唯一的租稅有時也在想法躲過他。你可以開一家一人銀行；祇要你把幌子掛上，不怕沒有人來同你交易。政府不管你；監理員與檢察員都是沒有的。你可以組織

一家礦公司，石油公司或任何公司而把你的股票拿到市場上去照價發賣，雖然你的公司沒有一塊錢的礦產、石油或其他的資產。誰在那裏調查及審核這些非物質的與次要的細則？沒有人。所以隨便什麼計劃，此地都行得通。全世界的貪圖饒倖者如能知道這些而到此地來，則他們就不怕沒有飯吃或沒有錢化。他們在領事裁判權的大旗下真是安如泰山呢。

「你方纔不是提起主權這一個名詞麼？在中國與各國的交涉中，正反面都是一樣的。譬如丟銅板，字我贏，花你輸。不用多說，不用多說。」

「然而，蜜蜂君，不是我胆小或嘮叨。在這種有輸無贏的局面下，中國又能忍耐到幾時呢？」

「那祇有中國自己有數了。中國已經耐心經受了許多年的挫折，你等着看好了。總有一天，他會擺脫一切的束縛而把這一件有刺的濕布衫脫給那些虐弄他的人穿穿。這一天是有的；但是那一天和那一時到來就無從得知了。」



「照現在的情形看，外國人在中國如遇到一些意外或不幸的事，倫敦，或巴黎，或華盛頓就會立刻發出譴責的話語。他們一定要教訓這野蠻的中國人，責令他們必須妥妥善善地保護一個專顧他自己的事業的無害的白種人的生命和財產。」

「哈哈，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了。這樣的抗議竟會出諸於一個罪惡叢生，盜匪橫行，握有犯罪的最高紀錄的國家之口。不知他說出來的時候，面頰可有些發燒？」

「我的親愛的史東萊爵士，請你不要把地點與對象弄錯啊。不過憑良心說，把一切個人的與自私的打算撇開而說，領事裁判權實在是一個怪東西。他一方面竭力擁護與保障主權，而另一方面則又全部把他抹殺。一個自欺欺人的謎，一個危險的矛盾。」

但是誰又能夠曉得呢！難看的蛹有時可以變成美麗的蝴蝶，難解的矛盾有時也可變成不易的公理；而所謂公理也者不又就是在行動中的智慧麼？垂直線可以

變成平行線，相反的目的自然也會調合爲一。譬如燴雄鴨的醬油就是燴雌鴨的湯汁。我們倘能以此爲念，則我們似乎有理由可以假想英國在突然的道德啓明，高貴的自譴自責之下，會公正而慷慨地在倫敦或利物浦給中國人以領事裁判權，來報答後者的多年的恩惠。

華盛頓當然是不肯落在倫敦之後的。華盛頓不是曾經發起過什麼國際會議，擬訂過什麼國際公約以主張公道與厲行正義的麼？他自然要履及劍及的以拓大正義的範圍。他將以紐約的一半交給中國，使他也得以甲方的資格嚐嚐領事裁判權的滋味。

自由、平等與團結是法國的立國精神。他不是曾經把榮譽的血打倒了破壞公道的不榮譽者麼？他的做事從來沒有做了一半就罷手的，所以我們一些也不用駭怪，倘使他很謙虛的對中國說：『親愛的老姊姊，這裏是哈浮、馬賽與勃魯斯脫；請你隨便過來玩玩，一切都隨你的意好了。』由復活的良心所推動的慷慨的

衝動好似一隻騰空的天馬；他騰驤飛行，往往不知其所極。

在這一個投桃報李禮尚往來的美麗的世界中，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並且各國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向文明的大道上邁進麼？在一切的國家之上，不是又有一個太上政府，國際聯盟存在着麼？這個國際聯盟的使命不是在努力造就國際的和平，與各國的平等權利麼？你打賭這是對的。請看阿比西尼亞！

所以中國，你實在有很好的希望可以在國際的家庭中佔據一個正常的地位；你可以不像從前那樣的像一個仰人鼻息的小孩子，而是一個有發言權與決定權的大人。在國際的運動場上，人家一向把你當足球踢。將來你可以自己組一個球隊來踢旁的球。

偉大的中國啊，光榮已在前面等候你了。一痕淡白出現在東方的天邊；淡白裏的面閃爍着絲絲的紅光。這些正是好的預兆，黎明已經出現，新時代馬上要開始了。不要專門象徵的說，請看事實罷！許多泱泱大國不是已經把他們的對華外

交關係的地位提高了麼？公使晉級而爲大使，這正足以表示出他們已依照神聖的國際公法中的神聖的主權的大原理承認中國的平等的地位和權利了。

這種事情又是一種騙人的把戲吧？不見得，同時我們也不肯相信。外國那些鬼花樣早已被中國人看穿了；S總會、F總會、A總會，以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總會，你們儘管不准中國人踏進去好了；E國大使館、A國大使館、F國大使館，以及什麼什麼國的大使館，你們儘管建築得美奐美輪好了。中國人看着看着，在他的口角，浮上一絲冷笑，一絲輕笑，一絲未來的勝利的笑。五千年的大龍靜靜地躺在那裏；可是他的眼睛已經有一隻睜開了，他那長長的尾巴也在輕輕的搖動；粗粗的氣息從他的鼻中噴出。他等着；等到那迅雷疾電來臨的時候，他就要奮起而撕碎一切與毀滅一切了。

報復的勢力正在慢慢的集蓄發動的力量。大火山噴火口已經在冒烟了。遲早之間，一道足以毀滅一切的不可抵抗的溶石的熱流要流向人間來了。你們留心

着吧！

## 第三章 萬花筒中

暫把殺相收起，笑顏放下，離深山且到那富貴鄉中走一遭，覷個方便處。

——  
天方夜談

「噲，你可知道他究竟來不來？」

「一定會來的。」

「不會有失錯嗎？」

「我在四點鐘的時候看見他。除了在此之後，他被人打死了，或者遭遇到什麼旁的意外，那就說不定了。」

「現在幾點鐘了？」

「幾點鐘？七點還沒有到呢。」

這一段談話從坐在巴龍咖啡館中的兩個外國人的口中吐出。這巴龍咖啡館位置在東方的一所最大的賭博場的對面。在這賭博場的裏面飛騰起一片嘈聲：清脆的是鈴聲，重濁的是球聲，囂雜的是各人口中吐出來的呼聲，而微微的低到聽不清楚的是一般賭客的心跳聲。從他的兩扇玻璃門中，每晚擠進幾千人去，也每夜吐出幾千人來。幾千人固然形形色色，無所不有，但是大部份却還是黃膚黑髮的中國人。他們風雨無阻的每晚拿幾千塊錢送到這個地方，不痛惜，也不懊悔。說起創辦這一家賭博場的歷史到也來頭甚大，在取得了F國的外交部的批准之後，駐在上海的F國領事就簽發照會，准許一些聰明的商人組織並建築這一所美奐美輪的大賭場。聰明的商人畢竟是萬分的聰明的。他們巧妙地在這賭場的外面蒙上一重光明的彩色。這是一所運動場，一個訓練體格的好地方，他的名字叫做中央運動場！一些也不錯，你看到那裏每晚上不是有許多人在爬上落下的運動着麼？

大批的金錢由各色人等的口袋中流入賣票的櫃台裏。老闆看着發笑，當地的當局看着也笑。因為在這一批收入之中，有相當的一部份是要以租稅的形式轉入他們的手中來維持許多和中國人無關的機關的。這一點正足以顯出平等的原理可以引伸到怎樣一個地步。

我曾經做過一次不識相的事。我問中央運動場的經理每月所賺到的那些錢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呆呆的注視我一下方始回答道：『先生，你以為一切都是乾淨的麼？這裏邊的鬼花樣正多呢。從上到下，那一個不要錢。你應酬了這方，就須敷衍那方。錢，錢正怕不夠呢，難道他還會沒有去路嗎。』

一切都明白了。同時我更明白付這一切的賬的人就是那些每晚來孝敬幾千塊錢的中國人。

巴龍咖啡館的大門正對着中央運動會的大門。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安排，在那邊飄蕩着失望與希望；在這邊陳列着美酒和咖啡。當你摸着空口袋而感到失望的



時候，請上這面來喝上這麼一盅兩盅吧。黑的咖啡苦中帶甜，不是正象徵着苦盡甘來，反敗爲勝麼？紅的酒給你再來的勇氣。這樣一來，你就可以由失望而轉到希望。好，明晚再來。況且在巴龍咖啡館與在其他的地方是一樣的。簽字的制度也是通行着。你儘可把一盅盅的酒喝了再說。錢？有很長的時候在，難道還不好想法子麼？

我們踏進巴龍咖啡館後，我的嚮導就去找館中的管事，白奴拿的先生。

「我們要一間祕密一些的房間，不知道有沒有？」白奴拿的先生。」我低聲的問。

「要來作什麼用？打紙牌還是踐密約？」

對於他的反問，我真感到一些不痛快。因爲他的問話無疑的不是把我當做聖手，就把我看作蠢驢。換一句話說，他不把我當作騙人的局賭者，就把我當作受人欺騙的外行。所以我祇冷冷的回答他道：

「我們有重要的事情要討論。」

「那麼請隨我來。」

在實際上，這位巴龍咖啡館的執事到還不錯。他與他的同國人差不多可以說是由一個模型中印出來的。他是一個熱烈的宣傳家。當他一講到墨索里尼，非洲的戰爭，或他會親身參加的進攻羅馬的經過時，就滔滔滾滾，像水從瓶裏瀉出來一樣。阿狄斯阿巴巴的陷落供給他以無數的誇揚材料，正好像羅馬的陷落會把充分的談話資料給與一九二〇年的法西斯黨徒一般。倘使聽他說話的人是他的同國者，那他就得用高昂的神氣來表述他是脫利斯底的土著。脫利斯底在鄧南遮以前是不屬於意大利的。鄧南遮和墨索里尼，一文一武。到看他不出，這位執事非但通武，同時也還嫻文呢。

可是意大利人有一種奇怪的國民性。他們雖不盲於心，然而却似盲於目。他們相互親愛，但不能彼此相見。怪事！

白奴拿的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是巴龍咖啡館的執事，可是他却有全權可以支配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是一個退職的海軍將校。他的一行一動沒有不聽命於白奴拿的。差不多連他的生命都完全操在這個執事的手裏。爲了什麼呢？那是秘密。這秘密直到今天我還不能拆穿牠哩。

我們不十分敢把冒險家這一個名詞來形容白奴拿的過去生活。他的過去的生涯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所以拿這樣的一個高貴的名詞加上去，非但徒與他的身份不稱，而且也有些褻瀆這個尊號。白奴拿的一生祇有一件事是值得贊許的，那就是他不再能回到意大利去的事。他原本是『CV』號船上的一個護士。但自從在他工作着的外科室中發見了大量的毒品與手槍後，他就脫下了白外套而改行做咖啡館的執事。

這正是他的必然的歸宿。他已經失去了一個祖國，故他必須找一個都會來填補這一個空缺。他想起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上海，是一個國際的都會，不自由者

的自由市。在這一念之下，他就來到上海。一變兩變，左設法右設法，他終於取得了他所必需的保障而堂皇地做了這家咖啡館的執事。一個機會之後又來一個機會，他後來又得到一個更有趣的與報酬更厚的職位。

巴龍咖啡館中充滿着愉快的情調。無線電散播出輕挑的調子：來吧，再給我一個吻；吻你的香唇，也吻酒杯。每天在此地出出進進的人就多得很了。各色各種的人都有得來；但是他們來此的目的却又十九不在裝滿肚皮。他們營營擾擾的另有所圖；酗酒、紙牌、女人，可以消磨去那長長的過不盡的時光。特別是那些新到上海的船上的外國水手與職員，他們在海行的瞌睡中忽然醒來，奔上岸來自然要想大大的活動一下。酒、賭博與香唇不正是最好的消遣東西麼？

諸君從這一章開頭處的那一段對話中，大概已經猜定我們到巴龍咖啡館來是應約會。我們在等一個第三者。這一個第三者就是沙地君，一個富有才能的大律師。在他的早年，沙地大律師曾在莫斯科大大地出過一下風頭。他在那邊的社會

中會贏得一個很大的名氣。因為這一個理由，他來到上海之後，就成爲那些未成熟的俄國女人的最信任的顧問。她們把一切的問題來請求他解決。雖然他不是一個俄國人而是一個S國人，但他已具有領導俄國人的資格了。

一種神祕的氣氛包繞在沙地君的四圍。他的一切都像埋在濃霧中一般，沒有一個人能看得清楚。他度着舒適而且近乎奢侈的生活，可是他的經濟來源在什麼地方却沒有一個人能夠曉得。一般的人祇知道他是一個律師，同時又爲S國駐華公使館的法律顧問。這法律顧問雖是沒有薪給的一種空銜，但是他就靠這空銜來完成他的大企圖。他的活動舞台就建築在這個空銜上。公使館的法律顧問，刻在名片上，信紙信封上，請客單上，那夠多麼的堂皇冠冕。踏到社交場中，外交官的頭銜的作用尤其來得大。牠不但可以引人尊敬，同時還能靠着生發財源。

沙地君的取得這一個頭銜，並沒有花費多大的成本與精力，他祇在家中請了一次客。精美的菜肴，醇冽的陳酒，再加上幾個曾經良好的訓練過的俄國女人，

不，妓人。我們的悠利西斯，S國的總領事，就忘記了用蠟把他的耳朵封起來。在香檳酒的泡沫中，泛起斷續的談話聲。輕輕地，易易地，那成熟的果子就落入沙地君的手中。

『我們的公使館的法律顧問？好低的代價。祇須你再給我一個吻，他要我做我的事情也可以。』

事情就這樣的滑過去。法律顧問的花冠已加在沙地君的頭上了。

沙地君真熟悉這總領事的一切言行性格。

在這一次勝利之後，沙地君與堂堂的外交大員已成爲二位一體。我們的悠利西斯非但不想扯起帆逃走，反而每餐不能沒有那些妓人，甚至連吃早飯也不能例外。

法律顧問的頭銜加到沙地君的頭上的歷史：S國駐在北平的公使備了一個長的公文送回國去，呈請簡派沙地君爲該公使館的法律顧問。這樣的呈請是沒有

不准的。兩個月後覆文寄到，委任狀也一同附下。接到通訊之後，上海的報紙都把沙地君的照片刊出，祝頌的信從各方面流入沙地君的手中。這些信祝沙地君，也頌S國的政府。以這樣的人担任這樣的工作，真所謂「得其所哉」。

善祝善頌的文字，花花絮絮，真是好看。但是在這一切的情景之下，在沙地大律師的心中跳動着的却祇有一個動機。這一個動機可真有些不體面與欠高明；而是一般欠下裁縫賬的人所皆能體會到的。沙地大律師的信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這一枝風中殘燭隨時隨刻有息滅的危險。在沙地大律師的住宅中，盛宴固然仍還是每夜開着，但沙地大律師的信用的氣却一口短似一口。時光像河水般的流去，一個星期之後又是一個星期，沙地大律師所欠下的賬也如雨後的春筍一般，一天多似一天。每逢一號的那一天，沙地大律師總得把推托的百科全書查這麼一遍，免得說出足以動人疑心的重複話來。但是一個人總不能永遠這樣的拖下去，每一首詩終有一句結句，每一折戲也終有一個收場的時候。百科全書雖然篇

幅極多，可是用用也要用完的。沙地大律師的信用非有大量的氧氣劑做他的續命湯，是無法恢復他底常態的或準常態的脈搏的了。

沙地大律師祇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律師，然而他的日常的開支却鉅大得有些驚人。這幾千塊錢的香檳、冽酒、鮮花、嘉肴、以及一切的一切，又從何取得其報償？他所有的錢是那裏來的呢？隨便什麼人都要疑惑而這疑惑正是極自然的。

他的錢大概由替人打官司得來的吧？然而據上海的警務當局的調查，在這五六年中，沙地大律師曾經受任過兩件訟務。一件的被告是一個偷一部腳踏車的小竊；另一件案子則爲欠租不付的交涉。後來警務當局作更進一層的打聽，他們就發見這位保障人權的大律師曾經做過買賣白奴的經紀人；毒品的買賣也是他的正常的業務的一種。但是我們對於這些報告的真實性很覺得有些懷疑，他們無疑是一種謠言；他們決不會是真確的。這大概因爲沙地君的聲名太好了；一般人由羨生妒，就造出這些謠言來破壞他的盛譽。我正想提出一些反證來，請你們不要聽



信這些謠言。可是在我們與他相會的幾個月後，這位大律師，這位S國的駐華公使館的法律顧問，忽然無聲無臭的從上海的空氣中消逝了。他留下一些良好的印象，使得一般跟他有交易的人能夠時常想到他；這就是他留下近六萬塊錢的未付的賬款。

無聲無臭的消滅實在不能把沙地大律師的行踪明白的顯出來。上海的空氣太熱了，有些近乎窒息了。再不遷地爲良，那就祇有等待熱來逼死他了。以沙地大律師的聰明會做這樣的笨事麼？他自會向風涼的地方走去。但是說他無聲無臭的消失，實在有些失當，他的走正不失爲有聲有色。我們的悠利西斯追念到那些姣人給予他的安慰與甜蜜，覺得此德不可不酬。他慷他人之慨地向他的本國人收集了幾千塊錢做這位大律師的路費，使得這位大律師的無定期旅行成爲可能與無問題。

在失蹤之前，沙地大律師的一切仍舊保持着平日的本色。沒有一個人猜想得

到他的胸中會蘊有這樣的一個遠大的計劃。在他開始他的遠足旅行的前夕，他還在F總會裏做着盛宴的主人翁。最好的菜，最貴的酒，最香的花，最美麗的女人，與最高朗的笑聲。這最後的一餐結束了他的聖使命，宴會的費用大得可觀，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總是不付的了，加上幾百或幾千塊錢又算得什麼呢？

在當時的巴龍咖啡館中，我們等候的就是這一位沙地君。在不耐煩的中間，我的嚮導就從這一位富於改良東方的工作經驗的大律師的傳記中摘取有趣味的片斷，作為消磨時光的談話資料。還在這個當兒，他出現於我們之前。

經過了一番正式的介紹之後，他就坐了下來。在矯情的鎮定之下，他仍不免透露着一絲惶惑與好奇心，表示出他亟亟要知道他所以被邀參加這一個迫切的約會的理由。

『沙地先生，請你放心好了。這裏的一切都按着正軌而進行。這一位先生是有極靠得住的介紹的。』

「可是我還沒有聽清楚這一位先生的名字。」

「愛狄密勒。」

「很好，密勒先生，我願意聽受你的驅策。可是你要叫我做些什麼事呢。」  
一絲狡獪的會心的微笑浮上他的口角。

「並沒什麼大的事情。這位密勒先生因為某種和我們無關的用不着說明的理由，要想弄一張護照。隨便那一國的都可以，祇須這一個國家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你的神通極廣大。你不是會替某些人弄到智利國與巴西國的護照嗎？這兩國的有力人物都是你的好朋友，我知道你是一定能夠設法的，祇不過密勒先生最好要一張良好的進口護照。」

「什麼是進口護照？」我不禁插口問了一句，因為我發覺他們的談話中參有我所不懂的術語，爲了好奇與謹慎起見，我必須要弄個明白。

「進口護照指北美洲的護照而言。這種護照附有特別的證件，足以證明你的

國籍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或意大利。倘使你能夠說西班牙語而又想得到一張便宜些的護照，那西班牙的護照是最合式不過的。」

「你看西班牙的護照行不行？」

「你真是一個笨伯。西班牙的護照還不是與他國的護照一樣是在上海印的。他們的功用又怎樣會不同呢！」

沙地君允許把我的事情仔細考慮一下。我看他在巴龍咖啡館中似乎有些不大愜意，所以我答應明天到他的公事房中去從長籌商一切。那時他當介紹一個專長於做這種交易的人與我會面。

沙地君所以在巴龍咖啡館中感到不安的理由是因為他不願被人看見他和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他竭力把他的活動遮蔽起來，要想避免引起旁人的疑心。因為他有一個女主顧最不喜歡他與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做不相干的事。

從外表上看起來，沙地君真是一個十足的君子。他會受過良好的教育，彬彬

爾雅，而又嫻於交際。他是那樣的深沉；就在極平常的時候，他也是如此的。他沾沾以他的君子的行爲自喜。他真是一個君子，尤其是在應付女人的時候，他往往於第一次相會之後就拿香花贈與那些貴婦人以表示他的敬意。他既慷慨又富於審美的觀念，所以在他那一大批未付的發票中，有不少是最貴最精美的香花的賬。

當一切的好東西能隨他予取予求的時候，他總是有名的。在人類演化的歷史中，男子一直注意其內部，而女子則着重他的外表。沙地君具有孟嘗的豪風，他既注意內又着重外，所以他的桌子邊總不會有空的時候。饕餮之徒看中他的旨酒濃炙，風流之輩欣賞他的黛綠粉白，大家圍繞在他的四周，貪享一些便宜，而他則利用這些傻瓜做他的幌子來驅取一些滿足生活的慾望的東西。

在兩三次的見面下，這一位有趣的大律師已把我加入他的朋友之列。幾天之後，他邀我乘他的車子去兜風，並在F總會吃晚飯。

野外的涼風一陣陣吹在我們的臉上。我們默默地行着。突然之間，他像受靈

感所動般的問我道：

「愛狄·愛斯爵士的夜舞會，你到不到？」

愛斯爵士的夜舞會？我並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大致請客帖子被送到華懋飯店去了。我坦然的老老實實回答道：

「我不知道有這一回事。」

「爲了你的前程起見，你千萬不可錯過這一個機會。全上海的俊彥都在那邊。」

「照你說來，這位愛斯爵士一定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他認識這麼多的人。」

「不，愛斯爵士並不要認得什麼人。他的請客祇是要名氣而已。每隔一些時候，他覺得人家對於他的名字有些淡漠了，他的秘書就發出近千分的帖子請上海的名人物在他的別墅裏或什麼大飯店裏敘一敘。酒菜鼓起了人們的興緻，他的名字又可以傳誦於人口了。」

「這些有名的人物都到麼？」

「那有不到的道理。他們趕都來不及。」

「但是我不是可以去呢？」

「沒有不可以的話。你祇要去好了。在那邊，你一定可以遇見許多有趣的人物。」

「這位爵士在上海可有什麼公幹？」

「沒有。他是上海的一個最有錢的人。他擁有旅館、大廈、公司、銀行與一切值錢的東西。他有數不清的錢。」

「他有了這許多的錢，又怎樣的發放他們呢？他是不是每年支出一大筆款項來維持一些中國的慈善機關？我想他的錢一定是在中國，並且是在中國人的身上賺來的。這樣的賺這樣的用，還可算得不忘本源。」

「你的設想完全錯誤。愛斯爵士有他自己的原則並且牢守着不變。你要知道愛斯爵士雖然好名，可是他不願用錢來買這空虛的聲譽。他幫助了窮苦的中國

人，固然也能使他的名字傳誦於人口，可是這樣的辦法是要破費大錢的。所以從慈善家的地位來說，他是甯願沒世而無聞的。」

「聽了你的說話，使得我的興緻勃發。我很想能夠見一見這位爵士。」

回來的時候，我特地請沙地君將車子開過華懋飯店。我進去，在陳列着許多請帖的信桌上，找到了愛斯爵士請史東萊爵士赴宴的帖子。這倒給我以相當的衝動與駭異。因為我改名字的事實還沒有給大衆曉得呢。

記心好的人想該還能夠記起在『C V』號靠岸的那一天，我會與那位老上海蜜蜂君，合照過一個相。同時我又曾以一張史東萊爵士的名片交給一個新聞記者。這一張照片刊在一份報的星期附刊上，在此之後，收到了許多照相館的信；他們都請我去免費照相。我後來纔知道這是像我這樣的有地位的新來者所必須推托的事。我在如此如此的照片館中照了一個相之後，就好幾次受到年輕的俄國女人的包圍。他們再三要求我複印這麼幾打照片。因為這是他們的行業；他們的麵包牛



油都包含在這幾張照片的翻印費中。

有了這一個事實作前提，我們就可以明白愛斯爵士的秘書所以會將我的名字列入來賓中的理由。一則到上海來的爵士還不十分多；二則一個爵士原應該見見另一個同類的爵士。

懷着一腔的喜氣，我走出華懋飯店而回到沙地君的車子上去。大概我是喜形於色了吧；沙地君一看見我，就歡然的說道：

「你的問題不是已很順利地解決了麼？」說完了這一句話，他回轉頭對車夫說道：

「到F總會。」

踏進F總會的門時剛正九點三十分。門內的空氣與門外完全不同。在金碧輝煌的裝飾中包裹着一團氳氳之氣。燈光照射在一縷縷的煙氣上，成爲奇彩，真比了錦霞還要好看。一切的人，無論他們是老的或少的，男的或女的，都在酣

飲，在暢談。人間假使是有天堂的話，這裏大概就是了。當我周轉觀察這裏邊的情形的時候，沙地君與會中的執事說了幾句聽不清的話。這執事很客氣的將我們引到一張地位安置得最適當的桌子旁。我們坐下後，一個白衣的侍者就出現在旁邊。

「愛狄，你要喝些什麼酒？」

「倘使你不介意的話，我不想喝酒。」

「那裏，你總得有一些東西潤潤你的喉嚨，我一定要請你喝一些酒。」

「可以。我就喝一杯車厘酒罷。」

喝便宜的車厘酒。沙地君未免有些慍慍然了。然而在這一這個時候，我的聰明還不發知道簽一張一塊錢的帳單與簽一張一千塊錢的帳單正需要同樣的體力。

F總會的客人真多。但是這些客人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F國人。假使你高興將他的會員錄翻一遍的話，你就能發見其中祇有百分之五還不到些是F國

人。F總會的一切都很藝術化，從他的建築、裝飾起，一直到來來往往於其中的人爲止。他有一所闊大而又隱僻的洋台，一對對的異性生物在那裏辦他們的秘密交涉。勝利者挾着他的俘虜喜洋洋地與賦歸去！失敗者呢？破費功夫明朝且早些來。

一個領事，沙地君的朋友，帶了一個大腹便便的商人，來與我們一起吃飯。這一個商人專賣貴重的皮貨，在他的手下有一串會受良好的訓練的售貨女人，這些售貨女人正是典型的都會生物。凡是女人所有的神通，她們無不應有盡有，而且她們的第六覺又非常的靈敏。她們能從一個男人的吹息中嗅出他的太太的妒或不妒來。她們的好主顧盡是那些家有悍妻的丈夫。在一夜的談笑與相親相偁之中，一件原值一千五百塊錢的皮大衣可以賣到三千塊錢或五千塊錢。一千五百塊錢歸給老闆，餘數和主人衣，對不起，她都笑納了。生意經總是生意經，尤其是在上海，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講交易的時間。

一杯酒喝過之後，另一個朋友又坐下了。這次是一個年輕的副領事。慘白的面頰，失神的眼睛，嗚呼的歎氣，一切都表示出他正浸沉在失望的苦水中。一個可愛而又可惡的影子正在嚙蝕他的心靈。這影子屬於一個年青而健美的俄國女人的，在二十四點鐘之前，這俄國女人正倚在他的臂彎上。現在呢，另一個男人在陪伴着她。她的朱唇正貼上一個意大利的艦長的耳朵而在背誦一些熟句子。

沙地君把一杯烈酒推到這一位副領事的面前。

『朋友，請喝下這一杯酒以振起你的精神來吧。那一個女人是不值得你這樣地爲她憔悴的，你難道不知道他是F總會的惑星麼？在她身旁的，今天是一個艦長；昨天呢，是一個公使。這公使化了三百塊錢纔賣得她的不宣傳。幾天之前一個有錢的比利時青年替她買了一副貴重的手鐲。她是一個最有耐心的標本收集家。她翻遍了世界的地圖以選取各式各樣的癡蟲。明天的癡蟲也許是一個軍官；或者是一個總領事也說不定。』

巴黎是個時髦的中心。可是巴黎的時髦女子恐怕還敵不上這個俄國女人的漂亮。她每夜換一套衣裳，同時也換一個研究女性幾何學的學生。在這一部幾何學中，圓圈與方形都經刪去。特別的注意放在各種的線條之上，在這些曲的和直的線條之間，這一位女教授成就了多少的豐功偉業，教出了多少老老少少的學生。

在總會中的許吃客的中間，很有一些人也在愛斯爵士的來賓之列。一切都匆忙得很，一羣人進來，一羣人出去。短短的招呼 and 更短的笑容繼續地在各人的臉上流過，高聲的談話與低聲的談話不斷地從各張嘴中吐出。

「噲，你可曾留心鐵都帶進來的哪位大傢伙？」

「我真想不透鐵都爲什麼要和這個上海最胖的女人打交道。」

「這又有什麼奧妙，你難道連二加二的道理都不懂嗎？」

鐵都原本是一個海軍軍官。當他遇到了戀愛與責任不能兼顧的時候，他就拋棄了巡洋艦而來侍從這位四百五十鎊重的女神。不過他的眼光却並不凝注在女神

的身上；他所望的是這女神的支票簿與保險箱。

「他們怎樣能夠走到這個公共的所在來呢？」

「你又要說笨話了。在F總會當中，又有什麼事不好做。情人帶他的戀人來又有什麼錯處？這裏的章程，並沒有將禁例開上；同時他也未曾將年齡與重量的限度標明。」

這一番談話由鄰桌上傳入我們的耳鼓中。我聽了祇是好奇，然而沙地君聽了却引起了一些黯然的內省。在當時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雖然後來的資料已足夠說明一切的詳情。更奇怪的是沙地君對於鐵都在某幾點上又相當地懷有一種相愛的心。他固然承認這可憐的不懂事者完全不知道處世的方法。在阿狄斯阿巴巴巴陷落之前，他還是一個激烈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宣言I國首相倘使到上海來的話，他一定要送他回老家去。

烈酒爲鐵都的愛好品。他整瓶的喝，因爲他發見這酒能增加他的膂力至一極

大的程度。在酒的幫助之下，他方始有力量去搬弄這奇重的肉啞鈴，或有嘗試去搬弄他的勇氣。

肥碩的巴泰——鐵都的同伴，屬於上海的上面一層。她那比衆爲大的人格供給一切的饑集以豐厚的印象。當她自己作主人的時候，全上海的要人都不肯不賞光，鐵都的在那裏，自然是不用說的了。

一個退職的審判官也來參加我們的集團。他在大笑之間告訴我們上海的拓大與發展。他的所謂拓大與發展無疑指那面那個頑頑的碩人而言。

『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這位大人物和他的兩個妹妹在百老匯路上開了一家酒店。他們從朝到晚的立在門口招攬生意。高興的時，不怕叫破了喉嚨。到今天，他和他的一個妹妹已擠入上海四百名人之列。一個時常在F總會中請客。請起客來，動不動是五六百位。另一個則時常在貝當路的寓邸中招待賓友。朋友，你看這是多麼的體面。』

談天談夠了以後，沙地君離開了桌子；我們自然都照他的樣做。我們一個個都換上了最漂亮的夜禮服之後，就趕赴愛斯爵士的夜舞會。在路上，我們的車子開得很快，可是旁人的車子開得還要快。一部跟着一部，冒着滾滾的煙塵，都向同一的目的地奔去。車中的乘客無奇不有，外交家帶着他們的飽受訓練的戀人，社會名流拄着沉重的手杖，海陸軍官穿着整齊的制服。五光十色，什麼都有，而尤多的是單眼鏡。倘使粗心的人跑來一看，他一定要以為走到了獨目人的島上了。總而言之，上海的各界各級在開一個大大的展覽會，供這位爵士賞鑑。

愛斯爵士的別墅叫做夏娃。這真是天才方纔能題得出這樣的名字來。然而這夏娃是已吃過毒蘋菓的還是尚未吃毒蘋菓的，却沒法曉得了。我用盡了心機要想找出一顆菓子樹來，然而結果是白費心與大失望。我暫時接受了沒有葉子的假設，因為有後來的一些小事足以證實之。

一批衛士與巡捕正忙忙碌碌的在驅散那些麪集在門口的好奇的鄉下人。



在傳達的唱名聲之中，我們踏進了這華麗的別墅。可是我們沒有看見主人，主人也未會來招呼我們。在廳堂中，我們祇看見客人。大大小小的杯子滿盛着五顏六色的酒或水，放在大托盤上，由訓練有素的僕人送來送去。喝酒的聲音雜作於四方。大家放量的喝，喝到欹臥在地上，像一個傾側的空杯。侍者真是靈敏，當你纔把一杯喝下後，另一杯又滿滿的盛放在你的手邊了。酒排間也忙得緊，一罇罇的混合酒由裏面傳出來。在一張長的桌子上陳列着各種的食物。男的魔術家和女的魔術家正包繞在他的四周賣弄他們的神技。好好的東西一忽兒就變得沒有了；去物無蹤，真是好本領。戲法變得最高明的是兩個在領事館中服務的人。他們吃下，不，吞下了大量的糕餅菜肴水菓糖食。我看見了，真有些替他們的政府難爲情，他們的政府爲什麼這樣的小氣，使得他們平常食不滿腹而在飢饉線上掙扎。鄙吝的政府，可憐的小職官！

傳達唱的名字是史東萊爵士。可是我一到裏面就變成了愛狄密勒先生，愛狄

密勒，新聞記者，通信社社員，編輯，旅行通訊員，總而言之，一個偉大的可以任意毀譽人的權威。

夜舞會當中，就有不少的當地的新聞記者在。一剎那間，我與他們已打得極熟。這是第一次，我與新聞記者混在一起。我振作起我的精神與他們談着笑着。世界上假使有無拘束的人的話，則新聞記者大概就屬於這一類了。三句話一講，一切都翻箱傾篋的倒了出來。

一個美國籍的新聞記者供給我許多有趣的人物品評。

『那邊那一個厚皮厚臉的人在不久以前還被稱爲「上海的父親」，他是一家大銀行的總經理。但是在幾天的前頭，他當着萬千的存戶的面把他那家銀行的大門關了起來。你看他現在不正和常人一般的有笑有談，又吃又喝嗎？那纔是真正的鎮定功夫。』

『他那家銀行爲什麼要關門呢？』

「理由簡單得很。他輸去了大宗的錢；於是他就將輸去的錢推到銀行的頭上，而將銀行的款項收入他自己的私囊。」

「他怎麼會這樣的做呢？」

「不然銀行爲什麼要關門呢！許多貧苦的工作者辛辛苦苦地積了些錢一齊放在他的銀行裏，可是現在他把大門一關，你又奈他何。這位大經理早就應該到監牢裏去了。多虧那些教會幫忙，他還能到此地來喝一杯香檳酒。」

這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我自己叮囑自己以後必須留心報上所載的他的後來的發展以便將他的最後的結果報告給讀者聽。

這個美國記者又叫我注意另外一個人。

「這是一個航空專家，新近從美國來的。他是南京政府的航空顧問，大約在一兩日之內，就要走馬上任了。」

「那原來的顧問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你說的是他的前任麼？這前任因為做錯了一些小事情，所以就匆匆忙忙的引退了。這前任是一個I國人。他的職務為訓練中國的航空人員與組織中國的空軍。他一朝捏權在手，就想靠着發一票小財。他的眼光是不上矚天空而是集中在買飛機的回佣上。幾個月一過，他居然弄到了好些錢。然而，事情弄穿了又怎麼樣呢？I國首相請他回I國去住不出房錢的大房子。駐華的航空參贊也受到革職的處分。I國首相覺得有些對中國人不起，所以他就慷慨地送給了中國政府一架大飛機。」

「我看這位新來的傢伙到像很能幹似的。我希望他能夠追隨茂邱萊而不和茅蒙打交道。」

「這邊又是一個有趣的傢伙。你可曾留心那個鸚鵡鼻頭？」

「好上帝，這是一個鼻頭麼？」

「隨便你說好了。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極有名的人物。他的大度寬容更值

得人們的贊許。他有一次被賊偷去了保有八萬塊錢險的珠寶而仍舊是坦坦然的一些沒有芥蒂。」

「他真慷慨。」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本沒什麼可吝惜的，所以就是不慷慨也慷慨了。警務當局查有確據，知道這件竊案是內外勾通的，然而他們沒有力量可以辦。倒霉的是保險公司，照數賠錢，是他們的本分。至於那班竊賊呢，一直到今晚為止，始終是自由自在着，雖然警務當局知道他們是賊。他的社會地位足以排除一切的疑惑。誰敢說他是不忠實的？」

「方法是巧妙的，但是也平常得很。因為做的人太多了。噲，請你告訴我，那邊那個將軍，或者元帥是誰？」

「此地沒有將軍，也沒有元帥。他所穿的軍服祇不過是上海的×團的制服。他是一個女人醫生。不，我說錯了，他是一個男子與一個醫生。此外，在上海的

×團中，他還官居上尉。」

「他是一個婦科專家？」

「婦科中的婦科。他的專長是收小婦人的身體，特別是腹部。他能夠把女人所不需要的自然結果除去。某些喜歡社交的女人是馬爾塞斯的最忠實的信徒。她們最怕的是人口的增加。當第三者與她們合作成一些奇妙的加法，一加一等於三的時候，她們就請教這位醫生做減法。不幸的是那些預備做爸爸的不是丈夫的人。我們的證據毀滅者靜觀衆生的推移，他聽憑那些善男人與善女人去練習加法。等到時機一至，他就從一減去一個一，而使之仍舊等於一。他實現了馬爾塞斯的理想，世界的人口不增也不減，永遠維持着原數。然而變化終是不能免的。他的銀行存款一天一天的多起來，而做加法的善男人則多支出一筆醫藥費。惟獨丈夫先生則安睡在不識不知的懷抱中，度他那幸福的生活。」

聽的人太多了，恕我們不能夠多說。

「實在應當給他以一個檢舉。可知道他的生意又是怎樣？」

「非常發達。他的太太每年總要回歐洲去這麼兩三次。據一般人說，她在歐洲想上海而在上海則又想歐洲。但是謠言則向另一方面推展，他們說她的不憚跋涉而往返於歐亞之間，與運輸與賣買毒物的事業有關。但是不要管這些謠言是真的還是假的，她的美麗的面貌與嫵熟的交際手段總可以使得她在上流社會中佔取一個便宜的地位。此地結束了這位婦科專家兼上尉的故事。」

「多謝你的指導，以後我當自己留心去觀察他的發展。」

在吃點心的所在，我遇見了南美洲的一個國家的公使。經人介紹之後，我們立談了幾句。

幾分鐘之後，我的美國朋友又來做我的教師。

「讓我告訴你關於這一位公使的一些事情吧。這位公使是一個仁慈而慷慨的人。他最歡喜幫助他的本國人。祇要有機會出現，他總肯將他的政府的護照出賣

給出價最高的那一個人。在相當的代價之下，他頒發開賭場的特許證。然而開賭場的人發見這特許證其實是不特許的，他們不是關門，就得進監。去辦交涉追回費用罷，錢已到他的口袋裏，他祇給你一個不理，你又奈他何，奈何他。」

「聽你這樣一件又一件的講下去，我真想向大奧京尼斯去借他那隻燈籠來照照看。」

「燈籠！連探海燈都沒有用。噲，請看那一個人。他正將他的手槍給每一個人看。」

「他是誰，是不是守夜的更夫或衛士？」

「不，祇是一個無害的可憐蟲。他是維德先生，C國的駐華總領事。他現在正要回國去了。他的政府發見他在上海私造護照發賣，並將日本貨證明做中國貨以輸入本國內的禁售日貨的區域，所以就請他回去，想叫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呢。但是威德知己的却大有人在，他們正預備在他回去的時候公送他一枚大大的金章



呢。」

「在我的左手的那一隻角落裏，那些人在討論些什麼？可是在開什麼和平會議，或者？」

「不錯，和平會議，可是死的和平。這些可愛的災害製作者都是歐美的那些大軍火廠的代表。他們的和平觀念是每一個人應當殺死每一個人。他們聚集在上海，猶如蛆蟲聚集在腐臭的屍體的四周一樣。他們的腦中存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他們以為中國人是容易欺騙和打發的。他們一心想拿次等貨賣高價錢，好從中大大的掙一筆經手費。」

這一批間接把殺人放火做職業的人正沒好氣地在談話。他們的理想碰到了硬壁，有些通不過去了。和中國人做生意怎麼突然會不容易起來了？想不透。自然是想不透。你們的眼睛早已爲貪婪的一個念頭封閉住。你們不知道現在的中國人已不肯再受愚弄了。他們上當已經上足，智慧由經驗中茁出。你們再想拿陳舊的

槍砲去換取他們的金錢，他們是不領你們的教了。中國，不錯，牠是一個大的市場，再加上了牠的好戰的當權者，軍火當然有銷路。可是在今天，你們的事業是已經完了。你們不曉得其中的所以然，也想不透其所以然；可是中國自己是曉得的。

有趣的人物一個繼着一個走過，有趣的故事一件跟着一件講出。我們倘使一件件把他寫下，那是任憑什麼人都沒有這些功夫來看完牠的。我們暫時拋開這些小食來看正菜罷。愛斯爵士終於出現在人叢中了。他的單眼鏡，他的一跛一側的走路姿勢，到今天，還在我的眼前跳躍着。愛斯爵士的衣袋大概太重了，所以他被壓得連路都走不直了。

但是不要管他跛不跛，愛斯爵士一出現之後，就有半打以上的已結過婚的女人走上去把他包圍起來。她們像蜜蜂一般，叮住了這一塊香蜜不肯放嘴。這些女人中間有一個的聲譽最爲卓越。她今年祇有二十七歲，然而她已經有過五個丈

夫，二個年紀比她小，三個比她老。

愛斯爵士看上去似乎高興得很。他正和一個半老的徐娘在有說有笑。這一個徐娘是他的過去的戀人而現在則由於結婚的關係已成爲某伯爵的夫人。當這一位伯爵未會出現的時候，愛斯爵士和她可算得是形影不離。這可以從他們的一張照片中規知的。在這一張照片中，現在的伯爵夫人穿了她的結婚的禮服，不，她的生日的禮服與愛斯爵士比肩而立。在好奇的好打聽風流新聞的人們中，這一張照片還很有人保存着。

一羣英國的軍官很鄭重的在愛斯爵士的面前走過。他們的目的無疑要這位爵士知道大英帝國的陸軍也未會辜負了他的招待貴賓的盛意。然而在他們的表情中，領情之外還帶有一些憎恨的成分。他們明知道他是一個叛徒和一個躲債者。然而他們既做了他的貴賓，自然不得不對他還貴賓的禮艦隊司令，駐滬防軍司令，諜報處主任，總領事，以及x x五世陛下的在上海的高級武職人員都抱着同

一的心而來與這位貴主人招呼。

他們的參加他的夜舞會究竟是在表示祖國知道如何保護他的冒險家在上海的利益，還是要想買動這位爵士的歡心，使他逐漸回到帝國的財政維持者的行伍中去？這兩個原因究竟誰對誰錯，我們無從懸揣而知。

關於愛斯爵士的地位，我們可以引一段記事來說明。這一段記事由一本專論大人先生的書中摘來。這一本書的作者將外交家與強盜放在一起；因為他們的生括目的都在化這一個世界為一個更不堪的居住場所。以下就是引文：

『愛斯爵士源出於報達的一個猶太族。他雖然曾在哈羅和劍橋受過教育而和某長官與某詩人有血統的關係，可是他正為那個最先離開那隻將沉的祖國大船的紳士。他不管英國的所得稅是怎樣的情形而回到東方的亞洲去，亞洲是他的祖先的發祥地。在那裏他積有億萬的金錢，而這些金錢十有九分是從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中掙來的。愛斯爵士的回到東方法，完全因為他不願意聽帝國出了一把大力幫

助他的家庭掙了這麼一筆大錢，是應得分嚐一嚮的討厭的建議。

「當他發見大戰以後的所得稅將要割取他的收入的一半的時候，他就決定遷地爲良。他把他的公司搬到香港而把他的財產放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自從一九二七年起，一批又是一批，他從他祖居的勞貝一共搬了八千五百萬塊錢到上海來。他買地產，蓋房子，開銀行，置商號，又大大的掙了一筆錢。他住在上海以安享他的收入。在相當的時候，他也回到印度與祖國去。可是他總留心他的居住時間，不使過長以避免政府將這納稅的花冠套上他的頭來。

「他的逃稅的方法固然極聰明，但是在英國人的眼光中看起來則這種行爲十分不合於祖國的精神而是絕對要不得的。納稅猶如付會費。帝國是一所大總會，各種的行業則爲他的會員。總會化了很大的力量纔建築起與維持住這一片大會場。活動於其中的會員還不該付一些會費來酬答他的辛勞嗎？所以一個人不付他所應付的會費實在是一件大不道的事情。更何況一方離開了這總會而另一方却仍

以不長住的會員的資格使用會中的各種設備！這一件事是整個的祖國的體系中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所以愛斯爵士的行動倘真的是在預示那些E國的國際商人從外面掠奪帝國的行動漸在擴展的趨勢，那麼E國就可以算是完了。此地有一個中年人，大致還不到五十五歲。他在歐洲大戰中也曾替E國出過一把力，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又飽和着祖國的政治的與社會的習尚。然而他已具有這種思想與發展爲這種行動。那麼未來的青年還可以設想嗎？

『對於愛斯爵士，一切都失其效用。當他被迫須支付他所享的權利的代價的時候，他立刻拋棄了那隻將沉的船而踏上一塊安穩的樂土去。他的行事是E國的商務和財政事業中的第一個大缺點。這第一個大缺點倘使同時也是最後一個缺點那還沒有什麼緊要。否則那隻大船真要沉下去了。』

所以用祖國的尺度量起來，愛斯爵士的放棄沉船的行爲是十分要不得的。他使人聯帶想起那隻首創這樣的行爲以引生這一個諺語的老鼠。這是一顆苦藥給E

國政府吞；W國政府苦的是不得不吞。他自己種的因，到現在就不得不自食其果。他開拓一塊沃壤給他的善良的子民住，但是他無由防止這一塊沃壤不變成一個各種各樣的爲鬼爲蜮者的天堂。倘使這些大傢伙的任何一個能夠打倒他們的同僚的話，事情正有可觀。咳，不要去說他，不要去說他，還是讓我們去參加他的茶會或饌集，喝他的香檳酒，吃他的果子醬，與他的夏娃調情說趣：這是多麼有趣的事。

並且在一切之後，一個設阱獵狐的人倘使跌進了他自己所設的阱中去，他總不能怪狐狸罷？不；他非但不能，而且也不敢。

我的美國朋友取出錶來看看。已經一點鐘，是歸去的時候了。

「噲，老朋友，我現在要回去了。明天斯多德夫人的茶會你去不去？」

「我還沒有十分決定。或者去也說不定。」

「那也好，不過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忘記了星期四晚上的C國領事館的饌

集。那邊的花樣多得很，而且都是最好的材料。你錯過了這個機會，在旁處是難以找到同樣的機會了。記住；祝你晚安。」

『祝你晚安。並且謝謝你的一切美意。』

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一個宴會之後又來一個宴會。茶會、酒會、餐會、賽馬、賭錢，從兩個人的會起一直到幾千幾百個人的會止，沒有一個會沒有特殊的滋味；有的是甜，有的則是苦；這苦或甜大都由香的粉與膩的脂決定的。

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這生活是一種懶惰的生活，一種容易的生活。從一方面看去，他極富於光彩，五光十色，美豔動人。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去呢，則他是千篇一律的單調。昨天這樣，今天這樣，明天也還是這樣；在單調的一團瘴氣中磨蝕盡了一切的體力，一切效能與一切的理想。

拿證據來！有兩封信在這裏。請看吧，他們可以供給你一些建立論斷的材料。



一封信是上海的一位太太寫給她的遠在歐洲的姊姊的：

「親愛的茂德兒：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但是你爲什麼急於要離開勃魯塞爾而到上海來呢？在你那邊有許多的事物足以使你的生活值得過下去。我真妒忌你；你所處的地方與巴黎以及其他的藝術與文化的中心離得這麼近；你隨時可以欣賞這些好東西。在上海是一些也看不到的。這裏有的是宴會，一次接着一次。做主人的雖然常在變換，可是同席的總是這幾隻面孔，乏味極了。

你的妹妹浮琴尼亞手啓。」

一個月後回信來了。

「親愛的浮琴尼亞：謝謝你的信以及其中所載的一切消息。我與傑母決定在下一個月中回到上海來。幾時成行，等確定後再告訴你吧。傑母在此地的事業不十分順手；所以他也極想回到上海來。在上海他掙起錢來，比較有把握一些。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希望能夠立刻離開此地，不管巴黎、不巴黎。美術與文化在談話中，在書本上都是有滋味的東西。可是我真厭煩極了這些燒小菜、洗盆子、掃院子、整理事物的瑣瑣碎碎的家務。

「我起想來上海已經把我嬌養壞了，我不敢斷然的這樣說。在上海住慣了以後，我在隨便什麼地方都住不下去了。在上海我有我的地位；在此地我就變為一個有許多事要操心要做的管家婆。在上海我一些事都用不到做；在此地可就說不得了。我從早晨操作到夜晚，可說是一些空閒的功夫也沒有。幾時我能脫離這一個苦境，我就感激不盡的了。我要我的中國男僕與女傭替我做一切的事情。在上海，我們的力量足以雇用三四個傭人而有餘；在此地連一位都招不起。

「你敢說宴會討厭？我在此地正無聊得緊。打小牌，下大棋都消磨不去工作餘下來的一些僅有的時光。

「上海的女人可說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祇須費極小的一些代價就可以過一種極闊綽的生活。親愛的浮琴尼亞，你千萬不要不知足。你現在正過着一種舒適而容易的生活。一切的事情都有人幫你做，你應該滿足於你的地位而不可再有什麼抱怨，你是一個自由的女人，而我則是一個奴隸。不過多謝上帝；在很近的一個時間內，我又能看見你了。

你的愛姊茂德兒。」

\* \* \* \* \*

和那位美國朋友把別之後，我就去找沙地君。他正在一座小涼亭裏懶散地坐着吸煙。他一見我，就說道：

「我到此地來透一透清新的空氣。怎麼樣，高興得很麼？」

「交了一些新朋友，得了一些新知識。我們可要走吧？」

二十分鐘之後，我已回到匯中飯店的斗室中。夜已深了，可是一些睡的意思都沒有。我要把當前的環境仔細考慮一下以立定一個主張。我經歷過艱險的世路而得有充份的經驗。我知道當前一把將機會抓住不一定能產生良好的結果。對女人是如此，對男子也是如此的。今晚，我的心中忽然發生一種異樣的情感。會中所看見的與所聽到的一切都在我的腦中往返鼓擾。他們使我發生一種疑惑與一種特殊的認識；就是在百些年的磨練之下，我竟還保有良心這一樣東西。

更進者，自從我離開了『CV』號以來，事情已開展了不少。這些發展都需

要一些仔細的分析。當智多星搖身一變而成爲史東萊爵士的時候，我曾經擬定一個計劃。這一個計劃在當時的理想之下是行得通，而且值得贊許的。但後來的發展與觀察使我轉換我的心向與改變我的計劃。關於此事，讀者以後在我的探險的故事的開展中很容易發見他的動機。就現在來說，我祇覺得無累一身輕；所以我決心安分守己一下，免得再破壞我的自由。我將智多星與史東萊爵士這兩位大老埋葬起來。現在我是愛狄密勒。這位愛狄密勒，我怎樣去做他，或者他怎樣來替我效勞；這是後來的問題。單拿現在來說，無論如何，密勒先生和我都覺得彼此非常意氣相投。祇須我是他，而他是一個新聞記者；那我也得是一個新聞記者。

在此之外，爲了保持『嘉果』號上的那一批同路人與我之間的和平起見，爲了割絕一切無謂的牽纏起見，我故意去拜望其中的幾位較出色的人物，而告訴他們以我將到外埠去發展我的事業。這是一種巧妙的戰略，我利用他來割絕我與他們的交道以保全愛狄密勒先生的安全與行動自由。

我靜靜地把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推想一過。我的智利的與A國的小事情都模糊在過去中而消失了。自從我離開了『C V』號而踏上上海之後，我的『嘉果』號上的經驗已結束了。好極了，過去的都已過去了。我現在是愛狄密勒。然而這位愛狄密勒先生究竟從何處來，將到何處去？將怎樣開始他的事業？將開始做些什麼事業？將在什麼地方開始做起？這點與那點，一連串都是問題，必須解決，必須解決。可是我倦極了；且睡了再說。

明天：還有明天哩。一切到那時再說吧！

## 第四章 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

戴上面具，且向人間舞一回。

在今日的我們的世界中，物質的勢力支配了一切。自全的定律壓迫每一個人，在每一種事業中作你死我活的競爭。君王、主教和拾破布頭的要飯的都在一個圈子內打轉。

生活有如一種長距離的賽跑。每一個金錢追求者，這就是說每一個活的人，要想能夠在這競賽中佔據一個恆久的地位，則他必須以最高的效能，再加上了能供給一天比一天好的服務的政策，以培養他的食胃與維持他的生命。

在一切之中競爭得最厲害的場所無過於我們這個冒險家的集團。冒險家要想

得到自全，非加倍的努力不可。因他不獨須與那些合法的事業相爭，同時更須越過一切有組織的社會所特設以妨礙他的行動的法律障礙。他知道他的困難。在他所走的路上，到處都是陷阱與危險。同時他又有一種極銳敏的意識，知道他有充份的自然能力，足以引導與幫助他越過這些圈套與機關。

在危險的背後藏有雙倍的報酬。一個冒險的人在取得經濟上的報酬以外，更能在他那博局中得到一種刺戟與緊張的滋味。所以一個冒險家就同於一個以生命作孤注的兵士。在生命與幸福交換的情形之下，他勇往直前以奪取他的獎章與祿位。冒險家的活動範圍在先以地方為單位。但是自從競爭的勢力侵入他的圈子以後，即做這一種職業的人數突然增加之後，他乃不得不將他的活動範圍由局部的地方拓張到國際。大洋之中既然有大魚可釣，那他又何必戀戀於池塘中的那些魚秧？

然而這大洋却也不是他的自由活動的場所。擋駕的牌子一處處高張在那裏。

他必須想盡方法纔能從那僅有的一些罅隙中擠進去。他的格言爲「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或者也可以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倘使外交政策站在那裏不准他過去，他就用外交與外交家來踢翻他。換一句話說，此事正像一個竊賊於看見主人的住所重鎖深閉無隙可乘的時候，就老老實實的敲門，叫主人放他進去。

譬如說各國的移民限制吧。他們就充份足以表示出這種情形來。各國爲了經濟的、或者種族的關係頒佈了許多移民律，禁止這樣這樣國家的這樣這樣的人民入境。他們想盡了心思來置下許多的限制，以爲從此以後這些可惡的外來者總莫子爲毒了。然而事實却不盡然。

現在的世界有一個奇蹟，就是沒有祖國的或有祖國而祖國却不肯承認他的人竟其多得。這些人缺乏證明國籍所必需各種文件。有些人呢，在二三十年以前就離開了他們的祖國。在這一段時間中，世界上發生了許多的大變化。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改動了整個世界的地圖，國家與城市紛紛地換主人。有許多男人



與女人就在地圖的重行分配的前面或後頭離開或踏入這些換主人的所在。許多人逃避軍役。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遷動與糾紛。這一切匯合爲因，而在今日則有萬千得不到入境護照或祖國的承認的男人與女人爲果。

在歐洲，在美洲以及在旁的一切地方，這一個問題都不容易解決。有些人在多年的辛勤之下已積得一筆小財產；有的人則在遠遠的祖國或旁的地方有關的親戚。但是他們正和一無所有的人同樣的苦。各地的當局都不肯給他們入境的權利。

每一天，在每一國的每一個領事館中，總有許多人在這樣的發問，與聽到這樣的答覆。

『我能不能請你加一個印，讓我好動身到這個所在去？』

『不能。』

『我可以領一張護照麼？我願付一切的費用。』

「不能。」

「移民的額子有沒有滿？」

「不能，不能，不能。」

一切都是不能。那麼說起來，人們是不能旅行的了？不容易得很，祇須你是一個商人或者一個有錢的遊歷家。只有這些想在別的國家中找尋機會的人，想在一個新祖國內開始一種新生活的人，想工作與建設一個新家庭的人，則又當別論。他們沒有很多的錢，又沒有一個國家的保護，所以他們不論在什麼地方開口出去總得到同樣的答覆，雖然答覆的聲調有亢有柔，答覆的態度有驕蹇有謙抑。

這類的答覆可以應用到世界中的每一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城市。其唯一的例外就是上海，在上海，沒有一個人能夠說不。反之，他有的是歡迎，沒有一個人有權可以拒絕驗放你的護照；除了你窮得付不起那僅僅的一些手續費。所以上海與世界的任何一個所在都不同。商人、實業家、強盜、流氓、走私者、冒險家、宣

教師以及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來到其間共同從事於改良東方的大事業。踏進上海不需要任何旁的必要的證件。你祇要有一張護照，就任何問題都解決了。倘使你沒有護照呢，那也不要緊。你也能夠容容易易的踏進上海，如智多星先生一樣，如史東萊爵士一樣。這是愛狄密勒先生的高論。

莫作過高的議論，且回到我們的故事裏來。我準時去踐與沙地君在巴龍咖啡館中議定的約會。

『密勒先生好。真對不起使你久等。』

『那沒有關係。』

『沙地君同我談起護照的事情。我想你大致已經知道你可以在C國的公使那裏取得一張護照，而使你成爲一個C國的人民。你有了這護照以後，你就可任意旅行了。這是很有用的。不過我相信在你的情形之下，發護照的國家最好是一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

「你能不能替我弄一張B國的護照？」

「B國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在平日弄一張B國的護照本算不了一回事，不過現在却有一些小問題。B國的總領事正有一件嚴重的事要打發問。他發了一張護照給一個已入中國籍的俄國人，結果弄得大受其累。所以我們必須等這件案子結束了以後，纔可去與他相商。」

「我究竟有那些手續必須辦到後，方始可以隨我的意赴各地去旅行？」

「我將詳細告訴你一切的手續。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在何種方式之下，你能取得證明國籍的各種必要的文件。」

以下都是這位先生的高論，他雖然專爲我而言，但是我相信一般的冒險家倘使要想到此地來參加那改良東方的大事業，那麼這些資料與指導，對於他們都是極有用，而且又是不可不知道的。

「在賣護照中也像在其他的事業中一樣，智力與謹慎是不可少的東西。我們

必須好好的利用牠們以分析與審定當前的交易事件。倘使你或旁的人需要一張護照，情形不一定是一樣的。在每一件事當中都有一些人格的問題須給以特殊的考慮。在相當的解釋之下，你就可以明白逃避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并且其事還可以出於一個合法的方式。」

「我究竟能夠得到那一種護照？我會聽見說起過什麼進口護照。」

「正是進口護照。我們的辦法是這樣的。我們先與那些航行北美與歐洲的輪船上的職員接洽好，請他們購買一些回國的護照。這些人本來用不到什麼護照；而且在任何的藉詞之下，他們都可以很容易的領到一張新護照。」

「難道護照不必一定是新的麼？」

「不，新舊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同路人從那些急急乎要錢用而又一時不預備回國的人購買美國的護照。我們把這樣的護照與那些從歐洲買來的護照賣給那些想到中美，南美或歐洲去而受移民律的限制不得入境的人。譬如說俄國人吧，

他們差不多和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些糾葛而不得任意出入。

『護照上貼有新的照片，新的印花，與印有新的鈐記。一切都做得非常巧妙，隨便什麼人都分辨不出他的真與假來。惟購買美國護照的人決不可直接就到美國去。他應先在中美，南美或其他的所在，選定一個入美境無庸驗放護照的國家，而先到那裏去作一些時的客。這一步做到了以後，其餘就都容易得很了。』

『譬如說S國的護照吧，他的形式如同一本小小的筆記簿，他的紙張也是一些價格低廉的劣貨。我們用不到遼遠的到S國去買。我們祇須在上海印印好了。每印一百份也不過花上二十塊錢。這種護照真可說得是世界上最簡單的文件。我們所需要的祇有印花，硬印，與駐上海的總領事的簽字。容易得很，我們祇須照樣翻印一下就得了，連簽字也不在例外。有了這一張護照之後，你就可以免到日本去觀光一下。一到日本，你立刻可以到任何一國的領事館去，告訴他們你因如此如此或這般這般的理由必須立刻到中美或南美或歐洲或加拿大去。在一般的情

形之下，那領事無有不如你的命而加簽放行的。然而有時却也難說，他或者找一些麻煩與你爲難，那你就得先機預備一個由上海拍去的電報以打破這一重難關。電報上可以這樣說：「本公司駐蒙得利的代表叫你立刻到那邊去照料簽訂摩根契約的事，隨時報告詳情。」某某公司經理某某發。」

「這樣一個電報足以證明你有至要的事非得立刻到那邊去不可。同時他又證明你是某某公司的代表，一個重要的人物。」

「備這麼幾封有關於商業的函件也是非常有用的。在這種有力的證明之下，領事自然祇有無條件的加簽放行。倘使你還怕有問題的話，那你可先打聽一下。在那些城中，你所要去的那一國的領事是一個名譽領事，而由本地人充任的。探明之後你就可以到那邊去。祇須破費上幾個小錢，你立刻可以把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

「假定你把這張假護照給隨便那一國的領事看，他又從那裏分得出他的真假

來。他還不是隨隨便便地將他通過了。

「另一種欺騙法比較曲折一些。我們曉得白俄對於多數國家的護照與入境許可證，都是無法取得的，然而事情仍舊容易得很。你祇須設法一張立陶宛的護照，無論他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就可以無須任何領事的加簽而到意大利去了；因為立陶宛在歐戰以前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份。

『再者，你如買了一張美國的護照，祇須將照片換去之後，你就可以到巴拿馬。在美國護照的蔭庇之下，你在巴拿馬可以隨意行動，沒有一個人會來干涉你。你向北面進行，可以一直到瓜地馬拉為止，用不到任何領事的加簽。這樣，你可以穿入墨西哥的國境。在墨西哥，美國的護照也是無須乎加簽而得自由通行的。到了墨西哥之後，你可以在貼近美國的邊境上開上一家小店，並向地方當局取得一張住在邊境左近的證明書。在這一道護身符之下，你就可以隨時出入於美國的國境內。



「歷年來，大批的各式各樣的渣滓與妖魔離開上海而在偽造的名字下混入。他沒有禁例的國家中。這是一件極簡單的事。他們祇須能夠知道那些國家對於他的人民的入境需要領事的加簽，就可以設法以躲避之或利用之。」

「這樣的事情實在是最公允不過的交易。各國將他們的寶貨一批一批的送到上海來；上海也就不客氣把他的特產傾銷到各國去。」

「在美國，歸化的外國人以相當的代價出買他們的歸化證。他們自己祇須把歸化的日期與歸化證的號頭記下。萬一他們需要這證的時候，他們就以證件遺失的事情報告華盛頓的當局而請領一張新的執照。在做完了必要的手續後，他們就領得第二張證明書。這種辦法是一個供給合法證件的源頭。我們祇須化上五六十塊金洋就可以買到一張歸化證，再加了一二十塊金洋的一張舊護照，就一切都具備而可以榮行了。」

「買護照的事是不生問題的。上海多的是進口船，那一隻船不帶一批護照來

發賣？總而言之，上海是這一種特殊貿易的大本營。

「密勒先生，你對於辦護照的交易諒來總有些知道了。現在請你把護照上的照片留在此地。明天一切都可以預備好。從今以後，你放心去旅行好了。你決不會缺少那些必要的保護。」

下一天的十點鐘，我取到了這寶貴的文件。這一張紙結束了『嘉果』號上的痛苦的生活。從今以後，我可以隨意活動了。我可以任意出入於任何一國的國境中而不致有什麼困難。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塊到現在方始移去。我第一次覺得呼吸自由了。至於這一張護照究竟是那一國的，則因為種種的理由，恕我不再公開了。做了得意的事總得大大地慶祝一下，我的第一個思想是把這一個好消息告訴我的同船來的好朋友蜜蜂君。蜜蜂君會給了我許多好教訓，那得不先謝一謝他。

我打了一個電話給他。

「唔，你是史東萊爵士麼？怎樣，一切都解決了麼？」

『請你把這爵士的頭銜拋了再說。我現在是愛狄密勒，×國的國民。』

『那麼一切想都已安排好了？』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現在我們似乎應該慶祝一下了，晚飯後，到各跳舞場中去巡閱一下怎樣？』

『好。我在塞維咖啡館等你。這是一個好所在；有精美的菜肴，醇冽的陳酒與美麗的女招待。詩人、作家，與能夠領略靜中趣味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顧。他可以說得是巴黎的一隅。今晚八點鐘，不可失約。』

『尊命。』

塞維咖啡館真是一個奇特的所在。他的服務、菜肴、酒漿與顧客，都使人忘記是處身在上海，我們在吃完了一次非常滿足的飯餐之後，就到左近的逸園去賞鑒那在夜晚舉行的運動大會。逸園是另一所以運動爲主題的大賭場。每次有幾千中國人到那邊去碰運氣，碰運氣的结果總是毫無例外地奉敬幾千塊錢。聰明的當

事人知道中央運動場與×園尙不減輕那些中國人的錢囊的過重的分量，則無論如何，他們也是要在家中賭博而將這些錢輸去的。所以，在這兩個大場所中，一切都弄得非常公適，使人處身其中像在家中一樣，絕無不舒服的感覺或不順眼的印象。

「蜜蜂君，這些競賽可靠得住麼？裏面有沒有弊病？」

「不一定。從前聽說裏面花樣多得很。每一次的賽跑據說都是預先支配好了的。誰是第一，狗的主人預先都曉得，所以他們總可以得到一些好處。說起來，我有一個朋友在裏面。他是S夫人的狗經理。讓我們問問他看，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這位狗經理告訴我們三號狗在第三次中與八號狗在第七次中都有得勝的希望。其他的狗多少有些弊病。他再三的申說他的狗可以下得采。在遵他的吩咐之下，我們贏了一百八十五塊錢。其餘的人大多輸得兩手空空地歸去。

有了這一百八十五塊錢在袋中，我們就出發去周遊那些人間的天堂。

從X園一直走到百樂門飯店。百樂門飯店爲上海的一所最大的與最富麗的舞場。在其中中國的上流社會會見歐美的上流社會。他們在那裏暢敘衷情。可是說得不客氣一些，這百樂門飯店正是東方人與西洋人交換虛偽的客套的所在。國際飯店與百樂門飯店處於同一個地位。在這兩個所在，那些踏不進S總會或F總會的中國人宴請他們的外國朋友，或外國人因同一的原因宴請他們的中國朋友。然而S總會與F總會却不敢擋日本人的大駕。因爲日本人對於這些小地方都看得非常的重；不像中國人那樣的休休有容，不大介意。

每一張桌子旁都坐着許多人。輕倩的或沉着的談話與高朗的或重濁的笑聲從各式各樣的嘴唇裏流出來。在一張桌子旁坐着J君，中國的某某部的要人。包圍在他的四周的是一些外國人。這些外國人正在恭維的大字典中覓取一切適當的名詞以祝頌這位要人。外國人不是向來以天之驕子自詡的麼？他們何以會這樣的客

氣與卑謙？你以為奇怪麼？不，一些也不奇怪。在這奇怪的表相下正隱藏着一種最平凡的希望。這些外國人都是歐美的軍火公司的代表。他們所以竭力拉攏這一位貴客，其目的無非希望他能夠向當局進一言以發出一些定購大批軍火的定單而已。在他們的眼光中，坐在桌旁的並不是什麼J君。他其實是整疊的定單或成捆的鈔票的幻形而已。

一張桌上如此，其他的桌上也未必不如此；今天是如此，明天又何嘗不是如此。在百樂門飯店如此，在國際飯店又豈能不如此。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一塊兒喝酒、吃飯、跳舞、談笑。但是酒杯裏泛出合同上的細字；餐盤旁放着契約；舞拍中響着數錢的鏗鏘聲，而談笑中則滿充斥着討價還價的爭論。生意總是生意；在尋樂中又豈能忘了這生死大事。一天二十四小時，那一刻不為生意，不為錢！

敞開來說，中國人是澈底明白這些鬼把戲的。他們看準東西給價錢，除此之外，不肯再多添一文。西方人的心理在他們的眼光中有如一本揭開的大辭書；一

切都明明白白，沒有一個人能夠比他們更看得清楚些。外國人由於他們自己的作爲，一天一天在中國人的眼光中渺小下去。中國人逐漸失去他對於白種人的信任。在心底裏，他們非但看不起，而且憎恨外國人，雖然在表面上他們還裝得那樣的恭敬與推重。白種人和黃種人不斷地在增加他們之間的距離。這是白種人的短見的行爲的好結果。中國人會仔細研究西方人的一切。他們在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美國的大學中做這種研究工作。他們對於白種人的心理知曉得一明二白。他們知道歐洲的國家怎樣像一羣瘋狗般的在自相咬噬，和這些國家如何輕視中國。

在百樂門飯店中，中國人與外國人混在一起。中國人讓外國的朋友陪他的太太跳舞。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他明知道明天他如果在S總會的門口再遇見這一位外國朋友時，他所能得到的祇是一個冷淡的招呼，決不會有請進去喝一杯的客氣話。中國人是S總會的化外；他的進去是懸爲禁例的。

虛偽和真實有極明顯的差別。這種情形就浮顯於百樂門飯店的大舞廳中。在連翻不斷的諛語頌詞的中間，銳利的諷刺之箭毫不留情的從中國人的口中直射出來。然而中國人的諷刺話大多蘊義過深而不是那些未受戒的西洋人所能領悟。所以他們還是不知不覺的自以為是。可憐的西洋人！

跳了幾次舞後，我們離開了這貴族化的百樂門飯店而到另一家跳舞場去。這家跳舞場的名字叫做聖喬治，在一個美國水手的管理之下營業的。他的盛名，他的處境的污穢與顧客的人品的混雜鼎足而三。水手、流氓、騙子、沒有太太的丈夫，祇要是男人，這裏無不應有盡有。此外則法國、中國、俄國、日本、高麗的女人這裏也一應俱全。她們一個個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坐在那裏等候那些供給她們以最後一口麵包的主顧。樂曲一支之後又是一支，人在旋着，天地也在旋着，往往一直旋到第二天的早餐以後。船上的艦長感到一些煩惱。但是，對可憐的水手們，你如果還要去干涉他們的暫時的陶醉的話，那麼他們的生活不是太苦了麼？



從這一個埠頭到那一個埠頭需要長長的一段時間呢。

外交家與其他的上流社會的君子爲了換換口味或找取一些新奇的刺戟起見，也時常到聖喬治來消磨這麼一個整夜。煙、酒、女人、高聲的笑與低聲的密語，聖喬治的一切與其他的所在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所兩樣的祇是牠的格調與牠的空氣。牠沒有那一副矜持與做作的神氣。上等人與下等人，紳士與流氓，揭開了皮原是完全一樣的東西。我們祇須看那些顛倒於聖喬治中的衆生，就可以知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一句老話是確有真理的。

五十個伴舞者，在黯淡的燈光下，幻成了飄飄欲飛的仙子。輕快與放浪的空氣把一切的顧慮都掩蓋過去了。這裏沒有規則，也沒有禁忌。你可以隨你的意跳舞。祇須你的腳站得住，你一直跳下去好了。你可以喝烈性的酒或淡薄的酒，唱高朗的歌或哼低柔的調子。你可以在地獄，也可以入天堂；一切都看你的錢囊是空的還是實的，以及她的吻是熱的還是冷的。

我們把贏來的一百八十五塊錢一塊塊拋在聖喬治的大海中。酒杯空了又滿，滿了又空。頭裏暈得很，然而興緻却還很高。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地夢得舞廳，好不好？」

立起來覺得腳有些發軟。走，可是有些搬不動這個身體。靠天公的福，在深夜裏還有人力車可坐。

地夢得與聖喬治並沒有什麼分別。同樣的情景，同樣的嘈聲，同樣的金錢與人慾的交流。所不同的，這裏有一百位俄國的伴舞者，把情景點綴得格外來得可觀一些。跳着舞着。你那搖搖的醉漢式的步子將對方的腳踏痛了。緊閉的嘴唇，怒睨的眼睛，預示着一次風暴的來臨。你爲未雨綢繆起見，得用一些內服的藥來治療這支受傷的足趾。你的邀請有一種意想不到的效力。當你的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那痛的腳趾已立刻恢復他的原狀，而且變得比以前還要來得堅牢。你可以

任意踏上去而不再會聽見噎聲。不過坐了下來就得吃藥。你的病人除了香檳酒之外，是任何東西都不進口的。好，來一瓶香檳。在那滿泛着泡沫的酒杯中反映出  
一筆扣頭的影子。他笑了，你也笑了。幾時有機會請你再踏一脚吧。

第一瓶，第二瓶，或者第三瓶。在酒的中間開了一朵心花。這位公主或將軍的女兒發見你是全世界中的最富於同情心的一個男人。一個動人的悲慘的故事由他的朱唇中吐露出來。可憐，再來一瓶潤潤喉嚨或澆澆愁吧。

在午前的四點鐘，我們仍叫他是夜間的四點鐘，我們離開這奇境，恍如在太平洋上一般搖啊搖的返航到家裏去。

『再會！』

『再會呢，大孩子。』

含糊的聲音從搖動的嘴巴中吐出。

明天起來，這大孩子覺得有些暈暈然的坐立不安。耳邊一直響着一些東西。

是什麼？不知道。但是有許多事情還得要做。在一次冷水浴與一餐豐美的早飯之後，我把腦裏的那些蒼蠅趕了出去。

現在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必須擠入新聞記者的行伍中去。我的第一步計劃想寫一些東西刊入當地的各種報紙與定期刊物之中以確立自己的地位。我將當地所有的各種報紙與定期刊物都買了一份，預備在匯中飯店的斗室中靜靜地好好地將他們仔細研究與分析一下。

說他是運命或偶合吧，我在一種定期刊物，中國論壇中發見一篇評論S總會的解釋領事裁判權的文章。他將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幾點一一加以申說與論斷。

現在將這篇文章引過來。他的題目爲致S總會的公開信。

『諸位先生：

我希望你們能原諒我以這一個簡單的稱呼開始這一封公開信。我知道你們都是中才以上的優秀份子，而你們那光禿禿的南瓜式的圓顱中的一團灰色素質照你

們本常在公共場所中所作所爲的各種情形看起來，其品質是一定遠在那原始的北京人之上的。然而，諸位先生，請你們不要誤以爲我這句話是在侮辱你們。我祇不過是亞洲人中的一個可憐兒。可憐兒，這不是你們那些戴墨眼鏡的倫敦大老在華懋飯店或匯中飯店的酒排間中，與你們的同國者談話時所以稱呼我們東方人的名詞麼？既然是可憐兒，我又怎敢得罪你們那些大老呢！更何況你們那些S總會中的會員更是大老中的大老。我這可憐的亞洲人愈加不敢用什麼廢話來觸犯你們這些誇大的偶像破壞者的驕傲的感覺。

「然而得罪雖然不敢得罪，話却是要講的。我現在有一句話要請問你們。這一句問話務必要請這由虛僞，媚上驕下與武斷合組而成的S總會的名譽秘書與主幹人物仔細的分析一下與考慮一下。我所要領教的就是你們爲什麼不改變你們的思想與行爲的方式。你們現在是在中國，同時我們姑且假定你們對於這個大的國家所表示的同情與友誼確是純正而忠實的。然而口頭上的表示不必就是行爲

的事實。二者是很可以背道而馳的。歸納你們的過去的行爲，我剛巧就得到這樣的一個言行相悖的結果。中國人雖然在生意的形式中孝敬你們以大批的金錢，但是你們却仍以爲他們是值得注意的，更值不得尊敬的。言行相悖，這不是怪事麼？也許你們以爲這是沒有的事。你們現在固然是闊了。高車大廈僕傭成羣，養尊處優，儼然是人上之人。但是我到要請問一聲，當你們來到上海的時候，究有幾個是帶有銀行的支票簿一道來的？請原諒我說老實話。當你們初到這一個污穢的下等的所在來的時候，十人之中至少有九個祇拾着一隻破箱子上岸的。至於單眼鏡，那當然是沒有的。但是在十年或廿年之後，靠了那中國人的寬容而慷慨的行爲，你們踏進了他們的商務圈而受到一大把的推挽。其結果呢，沒有別的，就是你們現在所處的那種養尊處優的生活。你們造了這一所大總會以消磨你們的優遊的歲月或討論一些什麼祕密。

『你們不許亞洲人踏進S總會的大門。沒有一個東方人可以在這東方的最長

的酒排間中喝一杯會司格酒。我真弄不明白你們究竟從什麼地方取得這個不以平等地位對付你們所與交易的人們的觀念。倘使你們以為尊榮絕不能俯首於理性與常識之前，那麼乾脆點說，你們何不與東方人，尤其是你們所輕視與譏評的中國人，斷絕一切的關係？你們何不收拾起你們的什物，做一担裝了，回到你們的老家去？那不是更痛快麼？而且在言行方面不又是更一致些嗎？至於你們所蓋的這所大總會呢，正可以將他拆下來另作別用，他的磚石可以分贈與那些中國的乞丐。多謝公共租界的那些過於熱心的法律與秩序的維持者，他們不怕麻煩與辛苦的將這些中國乞丐壘批送到毗鄰的地界去。他們正苦居無屋，倘使得到了這些磚石，他們也可以蓋一間小房子以聊避風雨了。至於S總會的地基則可租給人力車夫互助會，讓他可以起一所大廈以廣庇那些夏曝烈日冷沐風雪的可憐的苦力。

『願吾主天公常佑這S總會。更願那些以此總會為燕居所的媚上驕下好戴高帽子的人們長命富貴。你們多做些這樣的事吧，這樣中國人才能永遠不忘記拆房

子第一要拆去這一所位置於寸金地的黃浦灘上的不准中國人進去的大廈。S總會攔中國人的駕，然而却不敢攔日本人的駕。在幾年以前日本人取得出入於他的大門的權利，這大概是由於日本人的陸軍與海軍的力量。這龐大的海軍與精悍的陸軍隱隱在告訴大不列顛的獅子以這一部份的地球已太熱而不合於他居住了。

『總有一天，這驕傲的總會中的驕傲的會員會俯伏於中國人的面前的。在大戰之前，沒有一個人可以與那些高唱德意志在一切之上的人摩肩交臂而過。倘使機會碰得巧，一個步行的中國人在南京路上，偶然碰着了一個步行的德國人的袖子，這個驕傲的「文化」宣傳者一定會很客氣的以他的手杖相饜。我並不是說你們那些安坐在S總會中的大人先生也會遭遇到與德國人相同的命運。我祇不過供給你們一些參考的資料而已。我相信你們一定能看到牆上所寫的那些大字。他們似乎在暗示S總會將要復演協和總會(La Concordia)的故事了。你們向來以機警聞名於世。但是我很懷疑，倘使你們第二次陷入大困難中，你們的好兄弟是否會



再跨過大西洋來保護你們的頭頸！你們完全拒付戰債，慷慨一些把大不列顛所統治的西印度羣島作為禮物，請沙姆大叔笑納，則他就收不到本錢或者也可以滿意了。可是你們又不肯。I國首相正在竭力拉攏德國、波蘭、匈牙利、奧地利、日本、印度、埃及等等。他們一起都站到那一邊去了。萬一那不幸的事果然發生的話；那麼對不起得很，你們這些安坐在S總會的華麗的會員室中的先生們恐怕要遇見一些不幸事了。」

這一篇大文章一經發表之後，其自然的結果是大批的反駁的出現。在各種不列顛人寫的報紙上，許多不列顛人發表了許多替不列顛的驕下媚上的習氣作辯護的文章。然而這一篇文章的論斷是完全對的。隨你多大的不列顛的熱氣都不足以溶化這一座真理的冰山。

中國論壇的中國編輯更坦白地指出中國人已聽厭了白種人的那一套陳言腐詞。中國人的國家的和平的生活，為這句庇世界的冒險家的上海的特殊組織所破

壞。這更是中國人的一件每飯不忘的痛心事。

在這一天的將完時，我替我的將來的活動製定了一些計劃。我現在正處於這個冒險家的國都中，而我自己又就是一個冒險家。今天是已經過去的了；明天呢？明天又將引生些什麼新的事情？我不能想，而且也不敢想。我輾轉反側地疑惑與驚異，直至一重黑的簾幕掛了下來，而失去我的意識的時候爲止。醒來時又是一天，然而這現實的世界呢？不去管他；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或者說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尙也不妨。



## 第五章 遠足旅行

不要等機會，創造之斯可已。——軍人要略。

一切都和平常一樣；上海，這夜生活的都會，很晚很晚纔入睡。一切都和平常一樣；在清晨，上海正忙着睡覺而無暇去留心任何的聲響。

然而平凡之中忽然出現一個不平凡。在這一天的早晨，上海的街上充滿着呼聲。這呼聲傳遍了全世界，驚起了每一個有心人。他告訴每一個國家和一切的人們：一件計劃得最精密，佈置得最周到，執行得最勇敢的冒險事業。

世界知道了：

『號外號外，請看號外，日本軍隊佔據瀋陽。』

然而世界却不得知這一切其實是一件謀定而動的事。他不發動則已，一發動則一切都順流而下，已可以算做已完成的事。這是一折名劇，由名手導演名角扮演經許多次的練習而後始行演出。其中的每一幕，每一場，每一句對白，每一個動作都經過再三的考慮而後始得其製定。他們萬宗歸海，都集中在一個預先決定的最後的收場上。這樣的戲當然不同凡響。

『號外，號外，請看中國人炸毀南滿鐵路。』

世界得到了這個報告。

然而世界却不知道這炸毀鐵路的炸彈是日本人自己放下去的。

『號外號外，請看日本人被中國人炸死。』

世界得到了這個報告。

然而世界却不知道這些被犧牲的日本人，其實是死在日本人在日本的國境內所手造的裝有日本炸藥的炸彈之下。拋炸彈的人是日本的軍人；這些軍人祇依照

他們的長官的命令而行，而他們的長官則又祇秉承他們的上司的訓令而行。

『號外號外，請看日本派遣武官赴遼甯調查真相。』

世界得到了這個報告。

然而世界却不曉得這調查真相的武官正奉有上官的密令到出事的地點去與當事的軍隊協力造成更進一步的發展。

報告是如此，真相是如彼。所以我們將標題通體改寫一過：

『號外，日本已開始他的佔領東三省的企圖。任何事物都不足以阻止他的進行。』

『號外，日本人是他們自己的炸彈的犧牲者。』

『號外，東京派遣武官到瀋陽去指導與加速侵略計劃的推進。』

大概是在早上八點鐘吧，我好像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通信：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本通訊社瀋陽專電：今天上午二時許，南滿鐵路

的交道處有炸彈爆裂，燬兵車一列，死日本軍士數十人。東京訓令石本大佐在九月十八日的晚上以炸彈安放在南滿鐵路的適當地位。炸彈的爆發剛好能得到意料中的成功。兵車一列被炸燬。此點足以證明日本的火藥的品質之優良。日本的政府極不滿意於南京政府，因為後者竟容許日本軍人自行炸燬其運兵之列車。日本人憤慨已極。他們對於中國的陰謀提出最嚴重的抗議，宣稱此項事件決不得容其再有出現。他們不願做中國陰謀下的無辜的犧牲者。日本的軍事當局已令日本的駐滿軍隊全體出動以維持秩序。』

這一個通信可算得是和平已極。日本保持他的泱泱大國的風度，不為一些小事情而遽滅裂從事。這是極明顯的事。你祇須看這一個由日本人假手日本通訊社發出來的電報就可以知道了。

縱令整個的世界，中國與日本不在其列，一定要向另一方面看而以一切的責任加在野蠻的中國人的頭上，日本人仍能秉承其俠義的武士道精神而緊握絕對的

真理。真理而外，他們任憑什麼都不顧。捏造假的報告又有什麼用處？虛偽，歪曲，陰謀，謊話，諸如此類的東西遲早之間總是要拆穿的。所以說是白說，做也是白做。日本人對於這一點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祇抓住當前的機會而將一切的罪過放在一個最有害於他人而最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地方。炸燬兵車的消息不必一定能使人相信。舉世的國家也許都要發生疑問。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約翰牛手上的問題正多着呢。在國內與在國外，他都有許多結正解不開。管他人的事情，他那有這閒功夫？不用顧他。沙姆大叔的狐疑心真不算小。他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考慮而又考慮，方始能夠定奪。然而在這一考慮，再考慮，以至三四考慮的當兒，人家飯已煮熟了。事後他還來得及說他的廢話嗎？不用怕他。至於其他的國家呢，嚇，自顧都有些不暇，難道還可以照顧人家的事？更不用怕他們。

一個電報跟着另一個電報，一段消息隨着另一段消息，向世界發出。這些電報與消息都出自日本人的貴手；所以他們的坦白性與忠實性甚至高無上的。



『九月十八日瀋陽專電。日本軍隊收管當地的政府機關與兵工廠。』

另一個專電：『日本軍隊初無意於久佔瀋陽。』

這真是一些也不錯的老實話。日本的軍隊又怎能久居於瀋陽呢？他們還有許多極重要的工作須做。遼甯、吉林、黑龍江，還有其他的地方都在等候他們的開發。

其他的報紙從他們自己的通訊員方面得來如下的消息：『九月十九日瀋陽專電：由於中日邦交親密的緣故，日本的軍隊在安東、長春等地被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而不傷害他們的身體。日本在迫不得已之下也許要將這樣的友好的辦法推行到東三省的全部。』

上海不斷地接到大批的電報，這些電報都帶來一些驚人的消息。但是一般人都悠悠然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在推敲其中的意義。他們不知道這遠在東北的事情竟會伸過一條長手來抓住上海而將他揉成一片碎屑的。上海的居民中有不少的人

將積極參加日本的冒險事業，雖然他們所取的行動很不一致。這真是在意料之中而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一連幾天，新的驚人的消息連翩而來。日本人把一切的罪過放在中國人的頭上。世界也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這遠東的一角。中國人對於這當前的情境真有些不知所措了。日本對於中國的譴責的性質開放出許多不同的反應的動向。但這一切的動向都是極困難，而又充滿着不幸的預兆。中國人究竟將怎樣辦呢？他們應以何種的態度與手段應付這新的最爲難的情境？

自從九月十八日的意外事件發生後，不獨中國人不定心，就是全世界各國也都有些惶惶然。日內瓦的那些要人忙着開會。大家蹙着額，恐怕有什麼大不幸的事件要發生。幸得日本的代表帶着愉快的幫助他人的態度立起來申說他的政府的立場：『滿洲事件並沒有什麼嚴重性。他純粹是一個局部的問題，不久就可以在當地得到解決。』這是一劑定心藥。各國的代表都吐了一口長氣。

這種暖人肺腑的言詞由一個啞的發言人向一個啞的世界說出。從此之後，新的電報又自東京傳來。

「九月二十五日的通訊：日本政府以最誠懇的態度發表了一個讀了足以使人下淚的通告。他指出各國的疑惑與譴責都是無的放矢。日本政府始終未曾有以武力佔據東三省的野心。他目前的行動完全出於自衛。他在東三省有許多的居留民與利益，這些人與物現在正受到中國人的威脅，所以他出動了在滿洲僅僅的一些軍隊以保護之。」

空言必須以事實來證明。在幾天之後，日本的軍隊就開進了東三省的內地。在槍刺與炮彈之下，他們完成了保護僑民的重任。然而多少的中國人却失去了他們的家庭，離開了他們的故土，而向一條寫寫的不可知的路上奔去。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他們原本是野蠻人民！同時在瀋陽城中，則上下的人都在忙着，忙着建設一個獨立的『滿洲國』。

在日內瓦的議席上，日本的代表還是在唱着老調。『沒有關係，這純粹是地方事件，不久就可以就地解決的。我們並沒有使用機關槍，那是爆竹；我們也沒有從飛機上拋炸彈下去。那是，那是預先慶祝耶穌聖誕的糖果。』

掉轉來說我自己。在這一件大事情展開以前，我已將我自己的脚跟立牢。愛狄密勒先生已是許多聞名世界的報紙與定期刊物的駐華通訊員。這供給我以一種新的樂趣。我終於找到了我自己。在這之前，我是一團渣滓，隨時可以被人踢到黑暗的角落裏去。現在我是一個人；我在這人類的社會中佔有一個正常的地位而可以做一些事了。

南滿鐵路旁的一顆炸彈炸破了整幅的地圖。自從這一件事情發生以後，少說些，我從各地的報館與通訊社裏至少接到了五十通以上的電報，叫我將這一件事的真相詳細報告給他們。但是我在這個時候並沒有目視其中的開展，所以我祇能根據日本的電報寫我的報告。然而這些電報的可靠性實在是一碗淡淡的日本的醬

油湯。我們必須加多粒的鹽下去，方始能使之成爲一盞飽和的濃液。

我在報告中把這一層意思說明。我請求那些報館與雜誌社仔細考慮我的報告而後刊布之，並允許他們我將設法檢探事實的真相以供給比較可靠的消息。

當我正在替馬德里週報寫一篇通信的時候，桌上的電話機忽然發出聲響。

「請問密勒先生在不在？」

「我就是密勒。」

「海士，愛迦海士先生有一些事，想找你談一談。」

「對不起得很，我想不起海士先生是誰來。」

「你難道忘了？海士，美國的宣教師，什麼會的幹事；你前幾天不是曾會過他的嗎？」

「哦，是的。多謝你的照顧。但是你有什麼地方用得到我？」

我的第一個思想以爲他找我去替教會辦事。教會的事是很容易做的，而且報

酬也好。我倒很願意去做。但是我的猜擬當然是錯誤的。

『我有一些你喜歡做的工作要請你担任。某總領事接到他的政府的訓令，謂國際聯盟已指派他爲專員，到瀋陽去調查這一次事變的真相與經過，並將後來的新發展隨時報告日內瓦。』

『這似乎用不到我來幫忙啊？』

『不，事情是這樣的。上海的一種中國人辦的英文日報需要一個記者，隨同這位特派員到瀋陽去調查一切。我想你對於這種工作是一定能夠勝任，而且願意担任的。你倘使願意担任的話，那就請你立刻動身到瀋陽去。所有的費用都歸報館担负。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爲你同時還可以取得一些可靠的材料供給各國的報紙。你以爲怎樣？』

『當然得效勞。我什麼時候出發？』

『愈早愈好。現在就請你到這裏來一次。我替你向報館的經理介紹。你可以

把一切必要的事和他磋商一下。」

『好極了，我立刻就來。』

兩小時以後，我已把一切必要的手續都辦好。我懷中藏有新聞記者的證明文件，旅費也領到了一個相當的數目，護照更是辦得週到。我預備乘第一隻到大連去的船啓程。

事情的發展來得真迅速。當我回到匯中飯店的斗室中的時候，一通急電已陳在案上。這是馬德里的一個通訊員發給我的。

『國際聯盟的主席已指派S國的駐上海的總領事立刻出發到東三省去擔任情報的工作，將各種新發展隨時報告日內瓦。請公告四萬五千萬中國人，可無庸再事憂慮。他們祇須信任國際聯盟好了。國際聯盟將以全力保護他們的利益。是非自有定評，一切都會理直的，猶如關牛一般。茄西亞發。』

電文的最後一句使我起了一種莫可名言的感想。我預想到一種奇異的結果。

鬪牛，我知道在鬪牛之中，吃虧的總是那隻牛。他往往在刀鋒之下結束了他的不幸的一生。中國與日本的交涉是鬪牛。可是誰是人，誰是牛？我不知道茄西亞在說出這個牛字的時候，心裏究竟有沒有中國？

但是國際聯盟不是太上政府麼？他那莊嚴的建築，他那廣大的議場，他那複雜的組織，那一處不顯出他是一個龐然大物來。更何況聚集在其中的代表又都是各國的髦士。他說保護，還會言行不符嗎？我的恐懼又有什麼理由可以搖動我對他的信任心？S國駐滬總領事是何等重要的一個人。他竟被選為日內瓦駐東三省的情報專員，這又是何等重要的事。他的報告一定是毫無偏畸而又一絲不漏的傑作。國際聯盟取得了這些劃時代的張本後，就可以開會辯論了。然而當國際聯盟集會與辯論的時候，大的山與初生的小鼠無不滿面蓋上羞容。

這一天下午所出的報紙都把巨大的篇幅刊載國際聯盟的開會情形與辯論經過。國際聯盟的全體大會的主席宣稱中國以會員的資格求助於國際聯盟，以保全



他的行將失去的東三省。

高踞於國際聯盟的全體大會的主席位上者爲西班牙的斐洛。斐洛，這現代的西班牙的偉人。他在馬德里，塞維那，畢堡等處的演說至今還膾炙人口。他歷次參加競選而從未得到勝利過。他是一個典型的西班牙人，多說話而少做事。在整齊挺直的禮服上簪着一朵鮮豔的花，跨着大步踏上國際聯盟的議事廳的高台，這就是西班牙的斐洛，國際聯盟的全體大會的主席。從他那闊大的口中吐出這一篇有力的演說詞：

『在那邊，在極遠的東三省，或者，或者滿洲，總而言之，是我們所不大知道的一個國家中，發生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情。從中國人方面，我們得到一種形勢嚴重的報告，他們見到他們的土地正被他人零碎割去。但是日本人，一種富有違禁與侵略的經驗的高貴的民族，則告訴我們，他們的軍事行動祇是一種巡邏與演習。其間並沒有什麼可以張皇的地方。我們國際聯盟的會員必須盡我們的心和

力來保護中國的幾萬萬人民。因爲他們已信任地將他們的命運交託於我們這些能人的手中。他們雖處在極嚴重的情境之中，然而他們仍安心靜氣的等待而不露一些張皇或焦急的顏色。同時他們也應該鎮靜，因爲國際聯盟的盟約規定會員國間的糾紛與衝突必須由我們來解決。所以我請中國的代表轉告他們的政府，當我們以全部的精神，不，冷漠的心向處理這件事的時候，什麼事都沒有關係。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怎樣的無能爲力。同時我也請日本的代表留意。我對你們不作任何的建議，因爲我知道建議也是白建議的；你們決不會去注意他。你們祇照你們從前所定的方案做去，決不會因這個無能的大會的干涉而致改變你們的行動。但是你們不要以我是一個愚人。我不是愚人，我可以提出證據來證明我不是愚人。我已經前進一步的來解決這一個問題。我已請S國的駐滬總領事到三省去調查一切。所以在幾天之內，我就可以得到這一次事變的詳細報告。我們可以明瞭這中間的真相。任何人都無法欺騙我們。各位會員國請想明白，沒有一個人能欺騙我

們，因為國際聯盟是一個最堅實的機構；他的基礎是，是我一時想不起的最堅牢的東西。』

幾天之後，各通訊社的電專報告莫洛先生因演說時情緒過於興奮的緣故，已辭職休養，而由法國的白里安繼任為大會的主席。

上海的報紙一律用最大的標題揭出S國駐滬總領事赴瀋陽的消息。上海終久是一個不平凡的所在。牠欣欣然望着他的一份子去擔負這一種重大的職務，去解決有關於全世界和平與幸福的難問題。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自然應該趕快去見一見這位重要人物。我和他雖然志不同，但是道却相合。他所要去的所在就是我所要到的地方。所不同者，我祇是探聽新聞，而他則負有排解困難與維持公道的重任。

我到S國總領事的公館的時候是上午十一點鐘。然而還是太早。秘書先生告訴我領事大人非到十一點三十分後不肯離開他的臥室。

怪事！我就問他：

「你們的辦公時間到什麼時候爲止？」

「那是很遲的。下午一點半鐘。」

「在此以後呢？」

「明天午前十一點半再開始。」

可憐的工作過度的總領事！你每天竟要辦兩三小時的公；而上海的S國僑民還要吹毛求疵的找你的過失。沒情的人類終究是沒情的。

十一點三十分？還有半小時須等待。沒有旁的辦法；等就是了。一個書記走過。我拉住了他。

「我也要到瀋陽去。請你告訴我你們的總領事在什麼時候纔接到婁洛先生的電報。」

「哦，先生，你祇要想好了。電報是昨天上午七點鐘來的。但是總領事疲倦

得緊。我告訴他，日內瓦有一通急電打來。他說放在那裏好了，等到十點鐘再叫他。」

睡眠比電報還要來得重要。好個個人主義的人生哲學！書記又接下去說：

「他十點鐘醒來的時候，心裏不高興得很。他一看這封電報，就拍着桌子怒吼起來。」這是最不堪的虐政。日內瓦的這一批妄人究竟是在弄些什麼？真荒唐極了，叫我立刻到瀋陽去！任憑什麼人都命令我不動。」

「他的怒吼聲驚動了他的兩位千金。她們以為他陡發心疾，所以急急的跑來照料。衝激的感情慢慢地平靜下去，人道的觀念又在他的心中抬起頭來：「這是救幾千萬中國人的性命的大問題，大事業；我想除了犧牲我自己以外，沒有旁的話可說。女兒們，我要到瀋陽去公幹。趕快去整理行李，我們就要動身了。」

「但是，爸爸，瀋陽在什麼地方？」

「不要問這種笨問題。我又不是本地理教科書。旅行社自會照料我們的

行程的。」

在這一方面，還得有一位地理學家陪他一起去才好；因為國際聯盟需要一張大的地圖以便告訴他的會員們，瀋陽，錦州，熱河等地究竟在那裏。

S國駐滬總領事決定在十月十一日啓程赴瀋陽。他取道大連而往。與他同行的有他的二個女兒：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七歲。他所以要帶他的女兒同去，一共有兩個理由。一，放她們在上海這花花世界中實在有些不放心；二，一同去可以叫她們分任一些編製報告的工作。然而這報告始終未曾預備好，也始終未曾寄出。

他們的行李雖然少，他們的完成大事業的志向却大得很。當他們正要離開領事館的時候，大的女兒問他的勇敢的父親，要不要把禮劍帶去，以便為國際聯盟的原則而奮鬥。

「劍又有什麼用處。我們要的是大砲。」

上海的車馬倘使稀少一些的話，上海人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二十世紀的吉訶德先生騎在他的『羅賽林』上沿着靜安寺路向敵人衝去。然而上海的交通是太不方便了，所以現代的吉訶德先生祇可平凡一些，乘着新式的汽車殺入敵人的行伍中。

『爲國際聯盟而奮鬥；車夫，到瀋陽去。』

這位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遙遙的趕向瀋陽去。同道的有我以及上海各報的記者與歐美各報的通訊員。

我們纔上得船，日本的無線電就大大的忙起來。他通知大連與瀋陽的軍事當局，報告一羣冒險的奸徒已由上海出發到滿洲的前線來了。同時他更指令當地的人員以適當的儀式接待S國的總領事與我們這些新聞記者。換一句話說，許多要不得的記者與攝影員都趕到滿洲來了。他們可以做間諜的事，然而却不負間諜的名，所以得特別招待他們，所謂特別招待者，即特別警備是也。稱我們爲冒險的

奸徒！正像黑種人叫別人爲炭團；我聽了總不免要感到一些滑稽的意味。

一路順風，平平安安的到了大連。S國的總領事到底不愧爲S國的總領事。他肩上壓着國際聯盟與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且不要說起六千萬日本人與其他各國，而仍能行無所事。他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有偉大的氣力，所以雖荷重任，却仍能輕裘緩帶的極盡其悠閒之致。他吃飽飯，吸好煙，睡長覺；優哉遊哉，充分表示出他的貴官的身份來。在其他方面，他使我聯想起滑鐵盧大戰前夜的拿破倫來。

當我們踏上大連的碼頭的時候，這一本喜劇的第一幕就開展在這新闢的舞台上。碼頭上的稽查，日本人口中的刑事，照我猜想起來，一定是保險公司的檢驗保戶體格的醫師改的行。他對於我個人的歷史與家世，祇要是想得到的問題沒有一個不問到。他一枝一枝，一節一節的問得真是仔細。但是請諸君子萬不要誤會。這位稽查是一個極莊重的紳士。



「閣下可曾結過婚？」

「還沒有。」

「爲什麼不結婚呢？閣下的年紀已不十分小了。閣下想不想結婚？」

「不一定，倘使我有對象。」

「閣下有沒戀愛的經驗。如果曾經有過，那麼，在什麼時候？其經過可不可

以說一說？」

「我不是一定要答復這樣的問題？這與日本又有什麼關係？」

「唔唔，假使閣下戀愛過，假使你結婚過，你有多少子女？」

「我不曉得：你去問太太好了。」

「唔唔，閣下有一位太太，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閣下明天吃些什麼東西？」

「六年以前，閣下每晚在什麼時候安置？」

今天大概是愚人節，我也得瘋狂起來。

「閣下的祖父死的時候會否患病？」

「絕對沒有。他老人家是康健的代表。」

「常閣下出世的時候，閣下是幾歲？」

「我不是生出來的。我與一般人不同。」

「閣下的母親有沒有子女？」

「兩個孩子與一個姪子。」

口試通過，我的成績是一百分。

天下的事情總沒有比這個再可笑與再荒謬的了吧！這是日本的刑事警察的特長；同時也是日本得享國際盛譽的一個原因。到日本旅行過的任何人都知道日本的刑事警察最善於問各種無關大雅的問題。世界運動會中倘有這一種競賽，日本的刑事警察最善於問各種無關大雅的問題。世界運動會中倘有這一種競賽，日本無疑的可以奪到錦標。但是這種事小孩子也是善於做的，充其量，他祇能將許多

遊客嚇退。使日本的無形貿易減少一大筆收入而已。

由大連，我們前進到瀋陽。在瀋陽，旅客祇有一家旅館可住。這一家旅館由日本人來創辦與經營的。他的規模極為宏大，一切設備也非常的完備。日本人所以不惜工本建造這樣的一所大旅館，祇因為他們知道滿洲不久就是他們的囊中之物。自地蓋自屋，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在滿洲的其他許多城市中，他們也根據同樣的理由做下同樣的事情。

這一所旅館是一切代表的集會中心，外交家專使、軍事參贊、新聞記者以及日本駐滿的陸軍高級將校都集合在那裏吃飯、喝酒、吸煙與談笑。旅館的對面就是屯駐軍的司令部。他每天發出大量的假新聞以饜足世界的好奇心。

S國的總領事，也就是國際聯盟的特派員祇開了一間六房間。在他，這實在不能算多。他的政府每天給他五十塊錢的薪水，再加上一切的旅行費用。他主張經濟用錢而將其餘下的數目儲藏起來。滿洲的事件在這問題上面，對他是很有好

處的。得高薪水而不浪費，這是節儉的一個關鍵；是不是？然而總領事大人的節儉却有些不對。這一個典型的塞維拉人自以為是一個知識的泉源，一座智慧的金字塔，一個具有不可抵抗能力的女人操縱者。我們在前面曾譽他為酷愛姣人的悠利西斯。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稱他為曼殊斐爾筆下的浸沉在巴黎的浪漫氛圍中的支佛利伯爵；他具有卡山拿伐的一切好尚，唐裘安的勇敢和羅密歐的熱心。所不幸的，他對於伊辟鳩魯的哲學的過份的信仰使他成爲一個厭惡任何種工作的邦卓先生。在他，個人的舒服比任何事物都來得重要。他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務使能得到最大的安逸。他的決心如此。所以他除非自願有所改變，任你一切的中國人與日本人與世界的聯盟都起不動他走一步。

他抱着有事莫問和且求安樂的念頭安住在他所開的雅室中。他不住地抱怨那酷寒的天氣。

『這些人在這樣的天氣下開始戰爭真是有些瘋狂了。這無疑是瘋狂，我可以

斷言。這些可惡的人們，他們爲什麼不讓中國人安安逸逸的住下去？又爲什麼不  
等天氣暖和一些再來實行侵略呢？想不通！這樣冷的天氣；一走出門就渾身打  
戰；真是要命。可惡的作戰者！可惡的國際聯盟！願瘟疫降臨於那些推舉我担任  
這一件好工作的痴子的頭上！」

往來於S國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特派員的心頭的就是這些念頭。他不單能想，  
同時更能行。沒有自己還能幫助什麼他人。溫火暖酒且擋一擋寒氣再說。日本的  
土地拓展與中國人對於國際聯盟的希望都使他感到不適意的寒冷。他很想叫他們  
一起跳到湖中去，然而不行，這裏那裏有湖，就是有湖也已凍住了。所以他祇照  
他的思想而行動。安處在旅館的雅室中，而對着熊熊的爐火，肘畔放着一瓶一杯  
和一些點心；好，就這樣的住下去。他不看見任何東西，不聽見任何聲音，不說  
任何話，不知道任何變化，也不做任何事情。當這樣的時候，國際聯盟在等待，  
中國人在企望，而世界則在激擾與忿恨。

祇在薄暮的時候，這位特派員方敢從他的雅室中探出頭來。一試，再試，直到無可再試的時候，他方纔勉強跨過街道到日本駐屯軍的司令部去探問一些消息。消息真不少；一件一件由橫木上尉的口中吐出來。特派員大人就以這些創作的消息爲張本；擬定他的致日內瓦的電報。然而，這以創作的消息爲根據的創作的電報，還要經過電信檢查員的一番瓶作的修改後，方始能傳到日內瓦的議案上。真是正確的報告！

在旅館的廣大的會客室裏，一切外國人都集合在那裏交換着姓名和職位的知識：

「支加哥講壇報的通訊員鮑威爾先生。」

「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貝德門先生。」

「愛狄密勒先生，通訊員。」

「那龍尼總領事，意大利特派的調查員。」

「克萊比先生，法國派駐瀋陽的領事。」

「亨德先生，哈瓦斯通訊社的特派員。」

「斯帝爾先生，北甯鐵路的督察長。」

「卡德先生，領事；梅耶先生，駐瀋陽的美國總領事。」

「斯萊伯克先生，塔斯通訊社的特派員」等等。

各個的名字與職位傳誦於各人的口中。會客室中也永遠不會缺少日本人。這些日本人看見每一件事，聽見每一句話，記下每一個瑣節。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後都跟着一位密探。他們與我們雖不能說是形影相隨，然而却已稱得起寸步不離。但是我們都曉得有這一着。所以他們作怪，我們就弄巧。我們在講鄭重話的時候總難以諧笑與做作，使他們摸不清頭路。

旅館中的執事人員對於我們的行踪也非常的注意。我們的信札，我們的電話通話，我們的一箱一袋，總而言之我們的一切的一切，沒有不在他們的嚴密檢視

之下。他們審察每一隻角，探索每一個洞。他們美其名曰旅館侍役應有的服務。笨東西，打了燈籠做祕密事，自家還沒有看見，別人却早已知道的了。然而他們既然是爲服務而來，我們也就以服務視之。可是聰明的日本人却以爲美名真可以蓋拙事，這就是謙虛對於人們的貢獻。

每一個文明國的每一個代表都在那裏從事觀察。其間的唯一例外是日本人。他們已知道一切，他們已知道每一個過去的與每一個未來的發展。拿着全本地圖的人自然用不到再去觀察什麼地勢了。

可憐的中國以他的信任放在這些智力高超的白種人的身上而希望他們會大大地做一番扶弱抑強的英雄事業。但是這些白種人却按着上海的款式來開始他們的冒險工作。沒有一個人做什麼事。大家都靠慷慨的亞洲人的福來度席厚履豐的生活。各個政府都給他的代表一筆很可觀的薪水；各國的報紙，多謝日本的電信檢查員，都刊布他們自己都不肯相信的新聞；而國際聯盟的特派員則汲汲於他個人



的享樂而唯恐不及。

每天下午五點鐘正，這位特派員帶着他的兩個女兒離開旅館到維多利咖啡館去。同道的還有區區愛狄密勒先生。到維多利咖啡館去並不是爲了那邊的咖啡好。鑽石是一個美麗的俄國女子。在特派員閣下的眼光中，這一個俄國女人遠比四萬五千萬想他幫忙的中國人來得有意思。

我不是已經說過，在瀋陽，我們都是探險家；所以我們過的也是探險家的生活，一種富於刺戟性的有趣生活。那些外交代表在上午的十點鐘後方始離開他們的眠床。意識一恢復之後，他們就衝着風趕到瀋陽俱樂部去吃早點。在十一點三十分左右，咖啡的熱力已經消逝，那時他們就得喝一些酒以禦寒氣。在瓶與杯之間，他們開始各種閒談，談話的對手不是各報的通訊員，就是使館的武官。午餐之後，咖啡，名煙與空話消磨去一些時光。小睡片時；在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再到這一個俱樂部的另一間房中去開另一種會議。哦，大概因爲局勢嚴重的緣故，

他們乃忙於起草救中國的方案吧？不是的，不是的，他們預備的是打紙牌的桌子。

從朝到暮，再由暮到朝，改良東方的大企圖無時無刻不在這些聰明的要人的心目中打滾。

那些武官更是練達的模範。化了一兩個鐘頭的功夫把軍服穿挺，勳章掛齊，他們更須在鏡前消磨去一兩個鐘頭。重大的責任壓在他們的肩頭；他們不得不鄭重一些。整頓再整頓，整頓到衣上沒有一個皺襞的時候，纔下了一個適可而止的決心出門去見日本屯駐軍的情報處主任。

『一切都很平安。』但是軍隊正在向前面推進。

『一切都沒有問題，和平與安好。』但是中國人的村落上正在冒着黑煙。

『一切都很安靜。』但是大規模的搶與殺正在瘋狂地進展。

這些軍人探險家恐怕忘記了他們的上海習慣，所以三句話講完之後就一陣風

的趕到瀋陽俱樂部去交易會司格與白蘭地；他們更從打紙牌中練習他們的行軍戰略。晚飯之後再來一局，直至午夜後的一兩點鐘方始罷手。早上既可以晏起，晚上又何必早息。

三千萬中國人甚至不曉得一個武官值些什麼。二隻雞心，兩隻鏟形，他們祇知道這一些名目。

天亮了又黑，眼睛閉了又開；日子就一天一天的滑過去。

夜間的生活呢？啊，不要說，不要說。愈少說愈好。瀋陽的夜真是夜，一團漆黑。我們過慣上海的夜生活的人到這裏來就像失了魄的魂一般。

某一個外交家，全體S總會的會員，將說：『我們希望日本下一次再舉行什麼榮譽的侵略的時候，千萬不可再在這樣的地方。他們應考慮一下而選擇一個合宜的所在，像上海或巴黎或維也納或布宜諾斯·愛利斯。在那些地方，人們可以安享生活的快樂而不爲人道的責任所磨難。中國人真是可惡，竟使我們在這非人

境的滿洲住上好多星期。好，你看，他們一定要得到報應了。」

但是麵包雖祇半個，總比沒有好一些。我們且到東方旅館去拜訪那朵野玫瑰。野玫瑰是一個俄國女人，也就是東方旅館主人的堂妹。聰明的主人特地電邀他的妹妹來相助那些上海來的探險家消磨這日入與日出之間的時光。美麗，活潑，富於生趣，這朵野玫瑰唱清朗的歌，跳輕倩的舞，喝每一個男人的酒。

『消磨時光』；唱歌、跳舞、喝酒、衝突或不衝突；侍從武官必須侍也必須從。外交家總要弄一些交涉辦辦。女人的侍從，戀愛的交涉，在這有侍有從，有交涉可辦的時候，東三省忙着穿上『滿洲國』的外套，而中國人則睜着眼在等。

天氣雖然冷一些，可是真爽快。太陽的光照在一切的事物上，反映出一片金黃的顏色。空氣清新，吸了使人精神舒暢。日本人知道他們所侵入的地方真是一個好所在。

一天，我從電報局回到旅館的會客室中，忽然看見一種奇特的現象，室中的

人都突然停止活動而呆望着。看報看雜誌的人拋下了他們手中的報或雜誌；寫信的人握着筆不寫下去；一切的談話均戛然中止；一切的人都呆呆地立着或坐着。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一個對象上而表示出十分的驚異。

『難道漢姆勒脫的影子又出現了麼？否則他們都中了魔術？』

本能地跟着衆人的眼光望去，我的驚異隨之而增加；從走廊的一端，S國的駐滬總領事即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閣下正在緩緩地走來。

我從前總以爲時間不到，雖最厲害的地震也不能請這位特派員閣下走出他的臥室一步。現在我的假想完全被推翻；他不是明明白白地立在那裏。

不向東看，也不朝西盼，他直向着我呆立着的穿堂口走來。

『總領事先生，今天有什麼奇事竟能使你在現在這個時候出外？』受好奇心的壓迫，我不由自己地問。

『一個日本軍官奉着他的上峯的命令來請我去遊覽。他有許多東西要指示給

我看，我必須去一次。」

「他們大概將示你以他們所欲佔據的土地；那你不怕沒有東西可以報告國際聯盟了。」

「也許是的吧。我正需要材料。」

他和田本大尉駕車兜了兩個鐘頭的風。田本大尉把一切好的事物，光明的一面，都指給他看了。

「這醫院可以容納上萬的傷兵。我們在幾年之前就把牠造起，以備中國人攻擊我們，或我們攻擊他們時之用。」

「真好主意，真好主意。你們到底不愧爲一個眼光遠大的民族。」總領事閣下想出了這一句得體的門面應酬話。

他們來到一個大方場；高高的石碑矗立在他的中央。總領事閣下雖然缺乏地理的知識，現在却可以歷史的知識來彌補這缺陷了。

田本大尉指着那石碑道：

「這碑爲紀念日俄戰爭中的那些榮譽的犧牲者而建。」

這一次的答復爲茫茫然的眼光而不是什麼「很好」的口頭禪。這使那位嚮導員閣下也有些茫茫然了。

「對不起，大尉閣下，你方纔說的是什麼戰爭？」

「日本與俄羅斯的戰爭。」

「日本與俄羅斯的戰爭？那是在什麼時候？」S國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特派員閣下吃吃的問着。

田本大尉很客氣地將日俄戰爭與樸資茅斯和會的經過略述一過。

總領事閣下以極鄭重的態度靜靜地聽着。他不知道他已替他自己建起了一座無知的神壇。任何具有較高的感應力的人都能從那講故事的人的口吻中聽出一些輕蔑的聲調來。他必將設法推開這一個自暴其愚的問題。然而這位總領事閣下却

祇是點頭；事情因之而弄得愈糟。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真是很有趣；感謝得很；我不知道。」這樣的斷句陸續地從他的口中流出來。

兩小時以後，日本的無線電和電報將這樣一個消息傳到櫻花國的各地：「國際聯盟派來調查中日糾紛的應該熟知東方情形的專員竟不知有日俄戰爭之事。」然而這位專員所知道的正多哩。他能夠告訴你上海的每一家咖啡館與每一家跳舞廳的名稱，地點與電話號碼。不過地理與歷史不在其列。

兩天之後，我們接到大連的報紙。其間的幾種竟毫不留情的將總領事閣下的無知無識，盡情地刻劃了出來。

笑容泛上會客室中的每一個外國人的臉。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閣下則自管自地閉在他的雅室中，除了支加哥講壇報的通訊員鮑威爾先生以外，不見任何旁的客人。鮑威爾先生給他帶了幾份大連的報紙上去。



時光一天一天的滑過去，笑料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中國所要會鈔的帳單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

一天，在我正要踏進日本屯駐軍的司令部的門口的時候，不先不後，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閣下也來了。招待員將我們領到照片展覽室中。這些照片都是日本的軍事攝影員的傑構。畫面上一律爲中國人的暴行。在送照片這一件事上，日本人可以算得上是慷慨者。他們把整包的照片送給每一個新聞記者與外交家。這些新聞記者與外交家欣然把得到的照片寄與他們的報館與政府。後者則反過來稱頌他們的代表的努力與顯赫的成功。

就國際聯盟來說，他一方佩服他的特派員的努力而另一方則憎恨中國人的野蠻——照片上所表現的是這樣的。

從前面所講的一切看來，讀者自然不難推想到這一批從上海不遠千里而來的冒險家在瀋陽所成就的事業恰恰等於零。同時各國政府的代表對於事情的開展也

茫然一無所知。他們連最外的一層皮相都揭不開。日本人從不讓這些探險家走出他們的視域之外。他們不能單獨跑出瀋陽城外，也不能單獨攝一張照片。

情報處的主任以最謙恭的態度接待我們。他稍能說幾句法國話，正像我們的特派員閣下略知一些英文一樣。所以我們很有一些語言不通的困難。換一句話來說，我們不說話的時候，到還有一些了解，一說話却反而糊塗了。

『讓我拿出一件新的證據來證明中國人的暴行，』橫田大尉拿出一面旗來，『這一面旗剛從中國人手中奪來，請看上面寫的這些無理的話。』

一面白布旗寫上幾個大紅字，平凡已極。然而我的疑心忽又發動起來。我用手搨那字蹟；紅的墨水沾滿了我的指尖。

『請閣下原諒，橫田大尉；這墨水還沒有乾呢。你應該等到明天再把他拿出來展覽。』將我的手攤在他的面前。

大尉閣下的怒氣升上他的面頰，然而他仍極力保持他的客氣的態度。他叫了

一個副官來，痛責他不應該用不容易乾的墨水。

這一面旗剛巧做好，他的目的在證明中國人現在正和日本人爲難。

下一天，旗上的墨蹟乾了。橫田大尉閣下有聲有色地敍說奪得這一面旗的經過。

向大尉閣下表示了謝意之後，我們回到旅館裏。幾分鐘之後，屯駐軍參謀部的岩崎大佐忽來拜訪我們。岩崎大佐閣下爲表示其用心起見，特贈S國總領事或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閣下以一冊旅順喋血記。

大佐閣下的使命在偵探我們的行動，所以他從朝到晚的陪同我們到各處去遊覽。他說的是破碎的英國話與不完全的法國話。S國總領事兼國際特派員閣下因而無疑心他懂得我們所講的西班牙話。

『閣下可懂得西班牙話，岩崎大佐？』西班牙話的問句。

『不，完全不懂得。』不懂西班牙話而能回答西班牙話的問題，也是奇事之

真的一句話也不懂；除了這位大佐閣下曾在阿根廷住過十四年而將我們的談話全部用日斯巴尼亞文記起來。這就是日本的政策。統制每一樣東西。

當每一個人在瀋陽消磨他的假期的時候，外面的事情正由惡而轉劣。日本的軍隊已佔據了半個滿洲。南京政府聽信外國人的話，始終保持着靜默而惟國際聯盟是賴。他不憚再三的籲請日內瓦的那些戴高帽子的人執行國際聯盟的盟約。

但是責任也不完全在日內瓦的身上。日內瓦始終未能得到正確的報告。那些負有報告的責任的人纔從上海與北平的勞苦生活中抽身而出，正忙於休息與調養。精美的酒肴，良好的賭伴，清新的空氣，充分的睡眠，無憂無慮的生活；一個外交家有了這些東西，還要要求些什麼？

那些中國人呢？誰去管他們！

爲了避免中日軍隊的衝突起見，在第三者的斡旋之下，中日兩國決定在錦州

一帶設立非武裝的區域。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日本屯駐軍的司令部邀請所有的外交家與新聞記者同到錦州去監視這中立地帶的成立。

一個明朗的冬日；有太陽，可是很冷，零度下二十度。

日本屯駐軍的參謀長通知我們一切都預備好了：一列專車，精美的膳食與安適的臥具，美酒與名煙，紙牌與棋桌無不俱備。服伺的人也是從旅館中調來的善於體貼人情的熟手。

旅行可以使我們從過倦了的死板生活中溜出來換一換空氣；所以不等再邀，大家都答應了。我們想趁這一個機會走出瀋陽，到外面的打唱得正熱鬧的舞台上去看看。這是一種娛樂與一種受歡迎的環境變換。在此之外，他又能供給我們寫通訊與編報告的重要材料。大家都去，誰也不肯推諉。

日本屯駐軍的參謀長對於禮貌一些也不肯疎忽。他第一個就邀請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閣下。同時他也未曾忘記特派員閣下的兩位千金；請帖上也列有她們的名

字。

動身的時間到了。一切的代表，一切的領事，一切的新聞記者，一切的觀察員都挾着皮包跨上專車。一切的人都已就座，除了S國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特派員閣下。沒有特派員閣下也行，專車總得開。在錦州，我們過了幾天快活而有興趣的日子。歡笑與高興成爲日常的功課。無限的幽默的批評投射在那位缺席的英雄的顯赫的精神之上。

S國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特派員閣下不願意離開他的暖和的寢室去觸犯滿洲的冬日的風霜。他對於冷空氣的畏懼心把他的盡責心——姑假定他是有的話——打錯得乾乾淨淨。他永不做什麼事，除非天氣是真的好。現在天氣既不相宜，他就無論什麼事都不做。這是他的行動規程：空氣、水、火，一切的自然勢力都須和他的幻想相應。

『笑話，你難道要我冒着傷風的危險去幫助四萬五千萬與我不相干的中國人』

麼！這瘋狂的戰爭與我有什麼關係？誰叫他們在這麼不合宜的時候打仗？他們爲什麼不來問我？我不去。他們儘可以隨他們的意去冒著風霜作戰。我無論如何不去。中立地帶的設立有我可以成功，沒有我也可以成功。我何必去白吃一番辛苦。」

\* \* \* \* \*

其餘的事現在都已成了歷史。

東三省在無形之中消滅了。

代替牠的是『滿洲國』與亨利溥儀。

中國拿了一手的輸牌，然而外交家、特派員、代表等却過了一些好時光。

充份休息之後，大家啓程回上海，這人間的天堂，鬼蜮的大本營。

他們成就了一些什麼呢？

現在你所曉得的就是我所曉得的。我不比你多知道一些。

在離開瀋陽之前，北甯鐵路的督察長斯帝爾告訴了我們一些不可信的事情。日本人凶殘地把那些不願受日本人統治而想避進關去的中國人，毆打，拘禁或虐殺。

哈瓦斯通訊社的美國通訊員亨德，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退職教授與羅斯福政府的要員陶芙曼，與我一道去探探這奇事。看得見什麼就看什麼，萬一可能的話，還得照他幾張有趣的照片。

我們的好奇心很快的就得到了滿足。「看住他們」或這類的話由日本軍官的口中噴出。一轉瞬間，無數的手槍抵在我們的胸前與背後，而許多的手則摸索我們的身外物。亨德與陶芙曼被他們押去；我則乘混亂中鑽出人叢外，一口氣奔到美國的領事館。在喘息的中間，我把這一件意外事告知了美國的總領事。經過幾小時的討論，抗議，否認，爭辯後，我們的照相機終於得到發還，但裏面則已空。亨德與陶芙曼也懷着滿腔的憤怒走了回來。五分鐘後，這意外事件的新聞已



傳遍了整個世界。

在更何所求的心境下，我們向滿洲說出了最後的再見。

唱着這樣的歌，我們回到上海的懷抱中：

「上海上海，

久別今又重來，

情深莫過你，

更有旨酒可供痛醉一回。」

在直接回到上海的一行人中，S國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特派員閣下却不在。總領事兼特派員閣下既不能將一件重大的工作做得半途而廢，又不能拒絕北平的特殊吸引力。他決心向那黃塵萬丈的故都去走一遭。一踏進故都的城門，他就忙着去拜會中國的與外國的要人。他將滿洲的事情說得平淡無奇，並宣言其解決已近在眉睫。他，S國的總領事兼國際聯盟的特派員，已把一切的事實報告到日內

瓦去。麪聚在那裏的各國的主張公道的俊彥於考慮這些事實之後無疑能製出一個議決案以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

一口久悶在心裏的氣吐出後，緊張的空氣立即弛緩了下來。國際聯盟到底還不錯。中國人的期望也並沒有落空。某要人爲表示其謝忱起見，特檢出一張親筆簽字的照片送與總領事兼特派員閣下，以爲紀念。

這一批冒險家回到上海之後就消失在夜生活中。好在跑了一次之後，口袋中多是飽飽的；咖啡館、跳舞場，賭博、酒、女人，一夜滑過去了，還有明夜；玩吧，人生又有幾春！

＊

＊

＊

＊

＊

各國的政府支出了巨額的官俸和公費，各國的報館付出了大批的薪水和旅費；然而結果呢？

總結果：一個微點的成就都沒有。

中國：失望地期待着和無效地呼籲着。

瀋陽的大旅館：做了一筆好生意。

國際聯盟：無力地幽幽地答應公道總是要維持的。爲證明他對於自己的無能爲力的無限制的信仰起見，他通知中國的政府，他將派遣一個調查團到滿洲去調查事變的真相以判明是非之所在。

一個調查團——L調查團，一羣東方世界從未見過的最偉大的冒險家。L調查團叛棄了與欺騙了世界上最大最老的民族，四萬五千萬中國人。

＊

＊

＊

＊

＊

費長房的縮地方法把我們搬到日內瓦的火車站上。

我們看見一大羣出席國際聯盟的全體大會的代表正在向L調查團的委員們揮着手巾說一路順風等送行的吉祥話。

代表，代表，又是代表，一切的代表都趕向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來。

## 第六章 不調查的調查團

卡太林娜 (Catilina)，你究竟要我們忍耐到什麼時候？

西雪盧 (Cicero)

在三味線的國家與星和線條的國家之間有一片大海水隔着。然而L調查團的諸位大老都用不着泅過去。他們享受着他人的金錢所預備的奢侈的舒適的供養，一路順風地到達了太平洋的彼岸而繼續向旭日、櫻花、正宗與藝妓的國家前進。

在這一個可愛的國家中，和這一個可愛的民族相接，已覺得一團和氣了；再加上了海行的疲勞，任何人都要想找一些娛樂以舒舒心身。這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人想舒一舒腿的時候，溫軟的睡榻是最用得着的東西。日本就是一隻最好的

溫軟的睡榻，足供任何人作任何種休息。

然而不幸的是習慣一經養成之後，就很難打破。在海上住過了這麼久的時候，調查團諸公上陸之後仍覺得搖搖然像在海上一般。

大批的從世界各處來的電報、問候信、介紹書、呼籲文、請願狀流入調查團諸公的手中，他們約略地看一下，批評一下，就把牠歸入檔卷之中，供蠹魚作早餐。諸公做了這一番重大的工作之後，就預備向一個新的目的地出發。然而難題來了；他們一時竟無從走起。

諸公之一問着：

『我們現在還要做些什麼？』

┌ 爵士憤憤地回答。

『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現在還要做些什麼？自然是到上海去啊，愈快愈好。

我們必須到那邊去平息一切。』

另一位委員先生囁囁地說着：

「是的——但是——那邊正在打仗啊。我們趕得去，恐怕也無能爲力吧！」

「無能爲力？嚇，現在正是我們開始努力的時候。他們自相殘殺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有一件偉大的工作須做。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方案須貢獻給東方的人民。我們不能在日本再多留一天。我們應該立刻到前方去。」

慷慨激昂的話由紳士式的卜爵士的口中噴出。人心未死，正義尙在。聽的人很想以手加額，然而日本人却有些戚戚然了。謁誠的招待會無用的麼？但是加額的人請且慢加額，而戚戚的人也無庸其戚戚。卜爵士的話是好聽的，可是充其量也只是好聽的而已。全世界的眼睛都集中在這幾個人的身上，希望他們能在當代的歷史中寫下光明的一頁。照例說，希望落空的時候爲多，在此也不能獨爲例外。調查團諸公不能將他們的心與腦和人道的呼聲調和起來，以奏出一闕正義的凱歌。

國際聯盟，一個人的大集團，派遣L調查團，一個大人的集團。但是這個大人的集團一切都摹仿那個人的大集團而行動，一些不多，也一些不少。

他們無疑有一條偉大的格言橫亘在目前，這格言詞簡而義深『酒，會司格，終局。』

『我們的惠臨是最迫切的需要。我們應該到那砲火連天的前線去，不能再在此處多留一天。』想得很好，說得很好，然而我們却不能說他們做得很好。

L調查團的袞袞諸公一致通過再在日本居留十五天。在這十五天中，他們的千載難得的在歷史上寫下不朽的名字的機會由他們的嘴唇間悄悄地溜到酒杯中去了。在無衛的中國，這十五天是說不出的痛苦的十五天；希望上海的流血慘劇自行停止的十五天。這樣的寶貴的十五天無聲無臭地滑過去了。十五天的歡宴，十五天的各方的招待，十五天的遊覽。鋤燒，正宗，藝妓把這十五天弄得花團錦簇。在沉酣的氛圍中，L調查團的袞袞諸公忘記了世界，忘記了所負的使命，甚

至忘記了他們自己。

維持國際聯盟的神聖的原理的大工作一步步轉化下來而成爲一串東方式的宴會。何以解憂，我有杜康。喝，喝他個天傾地倒；哈啦唏哩的爵士們正得其所哉！

在這十五天中，上海的事情發展得真快。一個消息跟着一個消息都應該趕快採集，忙得我們做新聞記者的奔上跳下，團團亂轉。我把奇誕的事件，可怕的假想與前所未聞的計劃報告給各國的報館與雜誌社。一篇篇富有刺激性的報告由我的筆下流出來，我的頭真有些像爆烈有聲的轉筒機，不斷地將字紙印出來。老實說，一個新聞記者多少總帶有一些英雄氣概。當他人糊裏糊塗的時候，他必須保持其冷靜的頭腦。當他人奔逃叫號和說無意義的話的時候，他必須鎮靜地將大眾的恐慌與混亂情形記在他的小手冊上。但是混亂的公衆意見的大劇場中的冷靜的旁觀者。

我的奔波區域是虹口的一帶。我很喜歡看那酷愛空曠的日本人以最大的力量



毀滅關北。他們給中國人一個教訓，使他們知道買那一種商標的貨物。

在日本司令部的附近，我看見一羣中國人排着隊在街上學體操。在旁擔任教練之責的是幾個日本兵。他們的教練方式真是謹慎而精細，使人看了不覺爲之心動。他們用槍上的刺刀抵在那些中國人的身上以探測其皮膚的厚薄。真是難得見的情形，深刻而動人。

一個熱心的中國人大約是因爲疲勞過甚的緣故，無力再去支持他的身體。他的手垂下來，幾乎使他手中的那面旭日旗掃在地上。溫和的教練不發一言的把刺刀再推進一些，他的手立刻舉起來而那面旗又得保持其垂直的地位。爲求好像真的起見，日本的軍官不斷地在叫着：『放出笑容來，蠢東西。』

這一切都是爲着一個日本的攝影記者而作。導演的人固然是不惜工本，然而表演者却總有些上不勁來。一幕好戲祇成就了一半。

幾天後，我在當地的一種報紙中發見了這一張照相。照相的旁邊刊着一行大

字：「一羣中國人持日本國旗遊行街市以表示他們得日本人保護的高興。」

傑構中的傑構，恐怕好萊塢也製不出比這個更好的作品來吧。

L 調查團正在日本優哉遊哉地過那快活的十五天。

公共租界的商團全體出動。一道防禦線沿着蘇州河一直延長到曹家渡。在沙袋的背後散坐着英國的商團；嘴裏吸着紙煙，似乎很閑散，然而心裏却不免有些惶惶然。更有一些奇妙的念頭在隨着他們的思潮而起伏。他們靜聽那日本的砲隊按着一定的時間距離向開北轟擊，把一種棟的房子和繼夷爲平地。

在爆炸聲、火藥味、濃煙與瓦礫堆的中間，在大悲劇的面前，情境雖然嚴重得有些可怕，但是喜劇中的丑角却仍要透出他的頭來開些小玩笑。典型的冒險求利的上海精神排開一切而泛現到面上來。

我在這鐵絲網邊徘徊着，隆隆的砲聲充塞在耳鼓內，空氣十分的緊張。

正在這個時候，一位商團員忽然起了一個奇異的念頭。

「噲，愛狄，你銀行裏有多少存款放在那裏？」

這是什麼話。我不祇茫茫然，同時還有些駭然。

「這是什麼意思？」我反問他。

「你看現在不正是一個購買便宜地產的好機會麼？請看那些瓦礫堆。」

L調查團正在日本優哉遊哉地過那快活的十五天。

上海，這偉大的上海，奇蹟的都會，東方的巴黎，在砲火的無情摧殘之下，弄得創痍遍體。然而他還是要生活。在迫在眉睫的大混沌前，他撇開了一切而繼續做他的維持生活的作業。

最後中日兩方簽下了停戰的協定，而國際聯盟所派的L調查團的十五天，暢飲酣宴的十五天，也過去了。L調查團的衰頹諸公終於悵悵地離開了那櫻花之地而向這一片荒涼的上海出發。靠在柵欄上，望着那戴雪冠的山峯漸漸地消失下去，不知不覺的流下幾滴相思淚，正宗、鋤燒、藝妓、三味絃、幾時得再與

你們相親？柔鄉不住住何鄉？大英雄的本色原是這樣的。但是諸公還得裝一裝幌子以自全顏面，並做一些小事情來報銷他們的吃飯穿衣的開支。現在戰事已經停止，正是他們到上海去的最好的時候。趕快去兜一轉，也好早些交帳。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他們終於跨上了向上海出發的船。

號外！號外！L調查團將要生蛋了。當你們聽見靛靛之音的時候，你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大功告成了。

行行重行行，L調查團真的來到上海了。

千古的至聖孔子啊，我們現在來了。

千百個剪各式各樣的頭與穿各式各樣的服裝的中國人與外國人等在黃浦灘的碼頭上。他們等着看一種人生難得看見的景物。在烈日的照耀下，他們屏着氣等着，耐着心等着，一小時跟着一小時滑過去，他們無倦無厭地等着。事情與平常的情形一樣，在這許多老等着的人們中間，知道等看什麼東西的人固是很多，然

而矮人隨場，因人等而亦等的傢伙却也不少。

好奇心總驅人向詢問的路上走去。等着的一個中國人輕輕地向一個徘徊着的巡官問着。

『請問一聲，這裏是不是那些動物的起岸地點？』

『動物？你說的是什麼動物？』

『馬戲班中的動物；就是那就要在上海表演的什麼馬戲班。』

笑的意欲衝上了那巡官的喉頭。他的板着的面孔不自主地捲了起來。帶着笑聲，回答道：

『不，不在此地。馬戲班的起岸地點在招商局的碼頭去，這裏是L調查團的起岸地點。』

招商局的碼頭？這好奇的中國人轉過頭去遙看一下。清清的，靜靜的，招商局的碼頭上並沒有一個人在歡迎那些大象，小猴與蠢驢。情形不像，所以他決心

還是在這裏等。他希望看到馬戲班中的那些奇禽異獸，他想滿足他的好奇心。

「上海，上海，

我們來了，

飲我們以旨酒，

賜我們以美味。」

到了，他們，L調查團的各位大人，真的到了。

踏上碼頭，在人們的包圍中，調查團的委員之一看見了他的一位老朋友。

「噲，老朋友，你的生意怎麼樣？」他衝口提出了這一個最切實不過的問題。

「還不能算壞。我們一方把軍火賣給中國人，而另一方則把汽車賣給日本人。我們儘力供給他們各種用品。祇要是我們的力量辦得到的事或東西，我們總

替他們設法辦就。上海又不是每天都有戰事的。」

「請你告訴我，中國人對於我們有那一種的批評？」

「完全沒有。除了他們希望你們來保護他們的國家，並恢復他們的已失去的主權。」

「少說這些蠢話。我們換一個題目談談。在這個地方，一個人有什麼方法可以銷磨他的時光？你可懂得我的意思？」

「不勞費神，一切都在我們在這裏。盛宴、熱烈的招待、各種的娛樂，一應俱全。」

「好極了。這些正是我們不遠千里從日內瓦起來的目的物。但是你可曉得中日之間的糾紛究竟是怎樣了？他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不要管牠，不要管牠。這些事情決不會使你發生興趣的。請你不要把你的寶貴的時間花費在這些小事權上。讓我們一同到總會裏，拜晤那些同路人吧。」

「看上去，我也許會喜歡這一個國家的，」委員之一的心上浮起了這個念頭。

「你在日本大概很快活吧？」

「不錯。調查團的高貴的地位使得我們常做了人家注意的中心。我們沒有錯過一些好享受。從頭到尾，日本人所謂徹頭徹尾，我們都享受到了。」

「你這隻幸運的狗。有些人是生來就有快樂的時光過的。」

「這全靠後台老闆的幫忙。仗着頭尖、腳快、手長、嘴軟，我就坐上了這合適的職位。你無論如何總想不出一種比他還要好的職業來。我們旅行，享用一切最好的事物並支領一筆豐厚的薪水。一切都由公家供養我們。當然我們也須有一些才能，方纔能夠安安穩穩的吃這一碗飯。我們至少須會說幾句動聽的話。除此之外，我們還須有一副能弛能張的神經與一顆不識羞恥的心。這兩種東西就是那些門外漢的日中的機智和外交手段。但是養成這樣的一副神經與一顆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需要多年的嚴格的訓練，緊張的應用與經驗而後方能有這一些



小顏色。要使做錯事的日本人相信他們是對的，並不是一個中驅之才的口舌所能辦得到的事。同時要使中國人仍舊相信我們能夠幫助他們以及東三省尙未失去，更非專家莫辦。」

這一番談話直到今天始得公開。讀者從這裏面就可以知道L調查團的袞袞諸公爲什麼和怎樣在初上岸的幾天中嚴格遵守其道德規律而行動。他們除了匍匐在快樂之神的神壇前以領受他的恩賜外，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這是他們在上海的功課表：一、汎太平洋會議的午宴；二、東方協會的茶話會；三、國際關係研究會的酒敘；四、中國協會的晚宴；五、日本俱樂部的舞宴；六、國際和平協會的歡迎會；七、南北合作社的盛筵；八、九、十、十一，以至於無數。同時還須加上那些研究咖啡館與跳舞廳的夜晚。

我們必須承認在這些活動之中，諸位委員收集了大批可供製造報告之用的資料。個人的接觸頗有助於個人的意見之完成；俄國的與中國的伴舞者對於這一點

都不生異議。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曾經到東三省去閒遊過一次。費了很多錢而得不到一些真確的消息，回想時真覺得有些不值得。然而把我們所成就的一些工作和L調查團的偉業比較起來，則天平還是向我們這一面倒。L調查團固然做了不少的事，但是這些事都可以一個簡單的行列式表示出來。吃——喝——跳舞——空談——無着落的許願。

然而這世界終是一個奇怪的世界。你可相信有人會起來抗議並質問：這些日欺欺人的傢伙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是不是一羣無聊的旅行者，唯一的目的專在收集一些菜單、跳舞片與電話號碼？旁的人更進一步要求那些死在暴君尼羅調絲弄竹的當兒的人們也應該被邀來共饗這些盛宴。

既然來了，總得做一件事。委員請公安排下一個討論會。這是一個秘密舉行的公開討論會。直至今今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有這一個會；調查團因公也在竭力否認有這一個會。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秘密的公開會議終於成爲公開的祕密會議。

了。

到會的聽衆十九是上海的那些冒險家，俄國的伴舞者坐在第一排，供給主席與發言者以道德上的支持力量。私運不會響的槍砲與不會炸的火藥的商人，販賣毒物的政客，假貌爲善的宣教師，舞文弄舌的小政客，總而言之，一切的善良的人們都扮得道貌岸然的來出席這一個重要會議。他們散坐在會場的四隅。中國人則由一個特別委員會去招待。他們坐在另一隅，不與那些大人物相混。

等到大衆坐好之後，山爵士帶着其他的委員走進會場。他們不住地噓氣，並用手巾揩他們的充滿着紅絲的眼睛。腦中嗡嗡地響着晚來的音樂，一個豔影在眼前閃過；哦，是她。哦，想不得，這是會場；得放出些神氣來，他們抬着頭，眼看着天花板的踏上了講台。

立起來放第一砲的山爵士。從他那尖尖的嘴中吐出了如下的演說詞：

「在說開我們這一次到中國來的目的之前，我先要打破中國人心中的一個誤

會；這誤會有關於國際聯盟的真正的性質。」

### 軍火廠的代表大鼓其掌。

「我們看到一種不幸的現象。中國人以爲他們的政府既已簽字於國際聯盟的盟約上，則其他的簽字國卽有幫助與保護他們的義務與責任。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見解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國際聯盟所能做的唯一的工作爲派遣費用浩大的調查團、顧問、專員等到那些最需要道德上的支維的國家去。最荒謬不過的事道無過於希望國際聯盟挺身出來干涉兩個國家的衝突，尤其是武力的衝突。我們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他人停止戰爭。我們的專長在利用最不可靠的張本以編製最空泛的報告。

「我們還要到東三省去繞一個灣。想來哈爾濱總可以供給我們以一些娛樂或一些安慰。這是我們的希望。」

熱烈的掌聲由第一排傳出。

「在戰爭的時候。國際聯盟的盟約的某條與某條要求雙方以全部的信仰放在國際聯盟的身上。無論如何，大家總得尊敬國際聯盟，條約可以撕碎，國際的呼籲可以不管，然而國際聯盟總還得要信任。祇不過你們，中國與日本，千萬不要叫我們來終結你們的世襲的仇恨；你們，法國與德國，你們，英國與意大利，也應當知道這一點。」

聽眾之中發出了反響。一個日本人立起來質問：

「照閣下這樣說來，國際聯盟既然不能夠平息國際間的仇恨與衝突，那麼他的存在究又有何種用處？」

一陣窘氣突然襲擊在那立在講台上的山爵士的身上。他搔搔他那短的白頭髮，並看看他那枯焦的手指，一時竟想不起一個好的答案來。提出問題來的是一個日本人，這倒真的有些爲難了。

問題既不能答復，不妨設法把他混過去。於是山爵士就吃吃地問着：

「請教閣下的貴姓高名。」

「我是伊勢博士。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我並沒有什麼正式的官職。但在實際上則我是駐上海的情報處的主任。」

這一個坦白的自我介紹很使調查團的諸位委員感到滿意。在他們和這一位情報處主任之間立時成立了一種同情相應的連繫。他家着假面具在欺人。他們與他一樣，也套着一頂紅纓帽，在裝幌子，以欺騙大眾。他們表面上是一種強有力的大勢力，而在實際上則與初生的羔羊同樣的無用。

坐在伊勢博士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偷偷地請教美國教會的牧師長魯克先生，這位伊勢博士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崇奉基督教的人；至少他自己是這樣的說。一年之前，他帶了各種的介紹信來拜會我。我就給他一個位置，因為美國教會在上海還缺少日本的宣教師。」

「聽你的口氣，美國教會的份子複雜極了。其中難道任何一國的人都有麼？」

「不錯。伊勢博士後來發現是一個間諜，但我們饒恕他的罪過，因為他對於我們的唱詩班有極大的貢獻。在星期祈禱會中，他又着手立在台上，眼望着天，高唱讚美詩。你沒有看見他那時的神氣，真是值得人佩服與稱讚的。」

這一位神聖的間諜以他的高朗的聲調替他的國家服務。他一副誠實的外相騙信了美國的宣教師而得到他們的大信任。幾天之後，他在教會裏已混得爛熟。什麼都在他的腹中。日本駐滬情報處的檔案室中陳列着一本詳細的關於美國教會的報告書。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人都有一段詳細的記載。後來的參考是不患沒有資料了。

幾分鐘之後，一個貌不驚人的中國人立起來與調查團的領袖容話。他是一個最普通的人，一個無名少姓的二等兵。在關北的大毀滅中，他得天之佑沒有被死神的手抓去。他沒有憎恨，沒有抗議，沒有意願，也沒有希望；他祇耐受着幾

百的艱苦而跟着命運之神打轉。他一個人趕到會場來會會那些不遠千里而來的西方的冒險家。他隱約聽到西方有一個強有力的團體在那裏主張公道。他又隱約聽到這些人在呼唱和平，在勸導中國的軍隊由滿洲與上海撤退，以等待一個具體的解決。

一個翻譯者問他爲什麼到這裏來。

『沒有什麼。祇不過我有一個幻想，一個僅僅的幻想。我想變成一個日本人。』

一種電也似的感覺穿過了會場中的每一個人的心中。伊勢博士轉過頭去與日本通訊社的社員討論怎樣發表消息，公告世界以中國人都想歸化爲日本人。

博士趁機會吐出鬱在心中的一口悶氣。難問題可以解決了。同時報告書的編製也不怕沒有材料了。

『你要變成一個日本人？爲什麼你會有這樣一個意欲？』



這個中國人幽幽的說道：

「先生，我希望你認清幾點。我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不會寫，也不會讀；我不及你們這樣聰明；但是我是一個規矩人。我有名譽要保全，有信義要遵守，也有黑暗要摧破。我猜想到，你們大致已經知道我所要講的東西是什麼了。我更請你們注意日本人的大砲是很精良的而他們的軍火又是非常的充實。從日本人的來福鎗中射出來的子彈一顆顆都能擊中他所要射擊的鵠標。日本的砲隊可以轟擊中國的城市而於一轉瞬間燬滅之。然而我們，可憐的中國兵，却一動也不能動。倘使我們稍爲動作一下，我們就犯有破壞如此如此的協定或這般這般的條約的大不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你們明明白白的告訴我。」

「你應該曉得中國兵，能向公共租界開槍。」

「那麼日本兵何以又得從公共租界向外開鎗？」

「因爲他們享有領事裁判權。你們中國人就沒有這種特權。但是我們將研究

這由公共租界向外開鎗的事實而予以一個適當的處置。」

「我抗議，」伊勢博士銳聲呼着。「這是一種侮辱。你們沒有權力可以干涉兩個姊妹國間的爭吵。」

「請你原諒，」L爵士很謙虛地帶着道歉的態度說。

中國兵的焦褐色的臉上浮上一絲笑痕；這笑痕似一枝冰冷的箭射入L爵士的心中，引起一種莫可名言的難過的感覺。

「哈哈，你們的原形在這裏了。日本人總是對的，無論他們錯到任何地步。」

至於我們中國人則適得其反，不錯也是錯的。我們在不錯的前提下開始作戰，將我們的生命作孤注以換取一些正義；但是條約、人權，以及其他相似的東西就要壓下來，其結局是我們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又怎能禁我不想變做日本人！」

「你既然以歸化日本看一件美事，那你爲什麼不加入日本的軍隊而反要與他們作戰呢？」

在這一問題壓迫下，這位中國兵靜默了片刻。一種神祕的微笑從他的嘴角升到眉梢。他以最簡單的話回答：

『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伊勢博士的消息發不出去；L爵士的蒼白的頰上泛起一層淺淺的紅暈；調查團諸公的心中受了一次辣辣的熱烙。一行冒險家都茫然若有所失。

\* \* \* \* \*

北平住着我的一位好朋友，露茜女士。露茜女士在上海與在檀香山都會留下相當的去思與口碑。她現在受聘為L調查團的秘書而隨同他們到東三省去。

在啓程以前，露茜女士給我一封信，答應隨時將調查團的行動報告我。舞台上已奏着尾聲。粉墨登場的角色快要下場了。

\* \* \* \* \*

動身前的一封信。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從北平發。

「愛狄好友：

「我告訴你一些好消息。在一兩天之間，我便要跟着L調查團上東三省去了，因為我已被聘為他們的隨行秘書。得意的一點是薪水很大。這一行一定可以收集得許多很好的材料；我當隨時把調查團在東三省的行動報告你。你等着寫通訊吧。

「希望你也有同樣的好運氣。

「露茜。」

＊

＊

＊

＊

＊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發於瀋陽。

「親愛的愛狄：

「請你寬恕我的不能很快的給你寫信。我忙極了。這一次到瀋陽來真是一次非常的旅行。專車上的生活舒適極了，雖王者的享用亦不能勝過之。在瀋陽，日本人更給我們最熱烈的招待；恐怕他們招待各國的國戚皇親也沒有這樣的客氣過。但是我並帶那同去的中國代表難過。日本人把他們軟

禁在旅館裏，不許越雷池一步。軟禁的藉詞是他們原本用不着到東三省來以及他們無所事事於東三省。

「我的信恐怕使你感到非常的失望。在這裏固然是終日營營，但在實際上却又無所事事。吃，喝，與遊玩，如是而已矣。」

「政治上的事情既少講論，更少實行。這一方面的的工作似乎已成爲次要而又次要的事情了。所以做固可以，不做也完全無妨。日本人的電信檢查要求可以不說則不說，萬一要說，則以簡簡短短愈妙。你大概可以明白了。我很替調查團的各位大人擔憂，這一份是國內機關的報告書不知又怎樣編製得成！」

「祝你安好。」

露茜。」

✱

✱

✱

✱

✱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發。」

「親愛的露茜：」

「聽來聽去還是這幾個老消息，真使我厭煩極了。吃，喝，娛樂；國際聯盟的第一次特派員就祇做了這些事。在日本，在上海，在任何地方都逃不了這一套。你能不能找一些真的新聞講講？調查團對於中日間的糾紛將用什麼方法調解之？這是他們到滿洲去的真正的使命，同時也是全世界注意的一點。請你好好兒的供給我一些真的新聞。」

你的好友愛狄。」

\* \* \* \* \*

「發自瀋陽旅次。」

「不快活的愛狄。」

「倘使調查團諸公於吃，喝，遊玩之外，做了些任何事，我將用電報通知你，縱使一字萬金亦在所不惜。這話未免誇大，然而我明知道牠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事；說說儘自無礙。」

「你實我不把真的消息報告你，那真冤枉極了。我有什麼真的消息可以報告？調查團在此固然做了許多事，但是這些事都是無謂的事，也是人人所必做的事。你是一個聰明人，猜猜就得了，也

用不到我再來下註腳。這些以娛樂爲專業的人真可說得是無恥之尤。他們成天成夜講的是到哈爾濱去。哈爾濱的情形，你大概也知道一些。那裏有二百萬俄國人，其中的一百四十萬是女人。我聽得他們評論上海的俄國女人，謂其中的翹楚還是從哈爾濱來的。他們對於哈爾濱存着莫大的希望。他神經緊張已極。所以爲避免發生精神病起見，調查團的領袖請日本的當局儘速預備一切，好讓他們到女人之國的哈爾濱去。

「日本駐屯軍的長官很滿意於調查團的態度。他們的竭誠招待總算沒有落空。所以他們向調查團致最大的謝意，並允許替他們再預備一列最舒適的專車。

「在下一封信中，我想總可以有一些好資料報告你了。

「生活在希望之中。

露茜。」

\* \* \* \* \*

「電達瀋陽××旅館露茜女士。

「務請報告我以調查團的行爲。中國人有權知道這幫助他們的國家的調查團在做些什麼事情，

至要至要。

「愛狄。」

\* \* \* \* \*

「電復上海愛狄密勒先生。

「調查團休息多日，已將他們在日本與上海的酒食徵逐的疲勞蘇復轉來。現正預備向哈爾濱出發。他們與我們一樣，將一切都看得滿不在乎。中國人憧憬着他們的妄想，而調查團則過着他們的快活的日子。

「露齒。」

\* \* \* \* \*

「自哈爾濱旅次發。

「親愛的愛狄。」

「我們來到哈爾濱已經十天了。我隨處留心，想給你找一些好材料。調查團的各位委員真是用



心得很。他們都已變成醫生而致力於消化不良症，頭痛症，失眠症的單方的研究。有人告訴他們治療失眠症的最有效的單方為撇開那些俄國女人。但是他們不肯相信。好，讓他們去自作自受吧。

「天壤之間倘使有一個所謂國際聯盟的東西，那他一定是存在於極遠的過去中的。調查團的委員諸公從來沒有提起過他，大概因為歷史上的古董是值得提的緣故吧。

「有一次我有意與一個委員談起中國的問題，他宣稱他對於中國的謎完全感不到興趣。

「我們的旅程大概快要結束了。昨夜，L爵士講起調查團的行程定能給東三省以很大的快活與希望。L爵士的心中大致懷有很大的不如意事，以致他心神不屬而竟會忘却他早已在滿洲之中。

「此地的分心物太多了，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寫報告書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們準定回到北平以後再着手編製呈報國際聯盟的報告書。大約在一星期之後，我們就可以回北平了。

「在你與我之間，不妨說一些老實話，等到這些唯吃喝與娛樂是務的人着手來幫助中國，中國恐怕已經全部為他人所有的了。我是他們的秘書，我總不致於無的放矢。

「疲倦得緊，而且也不痛快得很。

\* \* \* \* \*

「自北平發。

「愛狄吾友：

「經過了相當時間的休息後，我們即開手編製報告書。現在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這報告書已經編成了。在編製的過程中，甲乙兩國的委員有極熱烈的爭議。甲國的委員替中國張目而乙國的委員則幫助日本。他們唇槍舌劍，鬧了好些時。我起先以為他們真的為中日兩國的權利與責任而爭，覺得我以前的一筆抹殺的論斷未免有些對不起他們。然而後來我又得到一個新發見，把我的疑心與內慚一掃而空。這兩位的對立與中國和日本完全沒有關係。他們的仇恨是在哈爾濱開始的，他們同愛一個俄國女人。在打破酒杯之後，他們就成爲積世的仇寇。一個說東，另一個定要說西。甚至天氣的好壞在他們的眼中也絕然殊異。

「大部分的委員隨隨便便地簽了字。他們沒有看過報告書的一個字。你知道，正如我知道，這

一次調查的結局無疑的是中國捧着一本報告書而日本則吞下了東三省。

「調查團在北平還有幾天勾留。他們尚須研究一些北平的風土人情。此後，他們就要回歐洲去了。」

「同時我告訴你，我也要回歐洲去了。因為調查團的會計員不願將多餘的公費送回國際聯盟。他預備完全報銷掉。所以他給我九個月的額外薪水。我現在是一個富女人了。」

「我就要到上海來了。那時我們可以長長地談一談。」

「請你祝賀我。」

「露茜。」

\* \* \* \* \*

幾天之後，露茜女士果然到上海來了，與他同來的還有一位陳女士，也是調查團的秘書。她們在我的公事房中談了好些時。從她倆的口中，我得到了許多關於調查團的行動的資料。然而這些資料對於最後的結果的說明是沒有幫助的。

真正的冒險家，沒有良心的人們，甚至連羞恥心也沒有的人們啊，你們的罪

過是賊蔑人道的罪過。你們到東方來的使命是欺騙中國人：你們沒有胆量來揭穿這一重煙幕。你們不敢將中國人的憧憬摧破。懦怯的人們！

然而這些都不要去管他。許多人不是靠你們過了一些很快活的日子嗎？你們的功德正無涯量。

『叫我們忍耐到幾時！』西雪盧的名句泛上我的心頭。



## 第七章 太倉幾粟

禹入裸國而亦裸。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世界上有許多大學在學術界中各佔一個卓越的地位。有的大學以醫科出名，有的學院則以法科見稱。某大學的工科最好，某大學則商科最爲充實。研究物理學應該進什麼大學，研究化學又應該進什麼大學。一個人這樣說，大家都是這樣說。假定集合各大學的畢業生於一堂，那麼我們一定能夠聽到如下的談話：

「我的母校是普林斯頓。」

「我是哈佛的畢業生。」

「我一向在麥基爾。我是一九三一年級。」

「我卒業於劍橋。」

倫敦、巴黎、柏林和一切的所在都各有他們的代表。

各有所長。一些也不錯，我與你與他都承認的。

這種情形在醫生、律師、工程師以及一切正常的職業者間是完全確實的。

假定現在聚集的是另一種專門學校，冒險家的學校的畢業生，那情形就大不同了。他們將以那一個學校來做他們的母校？各學校都有大眾所公認的特長吧？不，這裏面的議論是很多的，然而決不會有一致的意見。他們的談話是這樣的：

「紐約？」——不行，那還是最低級的小學呢。在那裏是學不到什麼東西的。

「芝加哥總不十分錯吧？」——也不行。那邊的學科都是陳年的舊貨，而且

又都是從西里販來的。笨劣而缺乏藝術趣味的架空高論。

「摩洛哥？」——客籍軍祇可以裝裝幌子而已。在書本上，他們似乎是威武得很。然而紙老虎是沒有用的。并且那邊的教師又都有膠柱固瑟的毛病。他們決不會教出真正好的學生來。

「墨西哥？」——走私與革命在那邊會過着一些好日子。至於一般普通的畢業生却也沒有什麼特長。這個學校祇可算是中翹。

「歐洲？」——這古老的歐洲麼？不成，學生在那邊轉來轉去，無非是在低班子中亂撞。障礙太多了，升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境的區分，嚴密的偵緝制度都是有害於作業的東西。那邊祇有幾個大的獨裁者在以國家與人民爲孤注。他們不惜工本的去求一些難得的利。至於其餘的畢業生則都碌碌不足稱道。

「中美與南美？」——我親身曾在那裏上過學。他們給與我的不痛快的印象是終生忘不了的。「嘉果」號上的生活真使我痛心疾首。那邊的課程太少，而且



可以做的事又已十九做盡。

上海？我們可曾聽見人說起上海過？你在那面受訓練，你總應該知道他的一些情形。不錯，上海是冒險家的學校中的翹楚。上海的設備最爲完全，教師也都是上選，名師必出高徒。從上海的冒險學校裏畢業出來的人無疑的都錯不到那裏去。

在上海的冒險學校的畢業生的面前，無所謂法律，亦無所謂綱紀。隨便什麼東西都不在他的眼中。他玩弄法律，猶如貓的玩弄老鼠。他信口亂道，可以把白的說成黑的。騙人的本領更是一等。想計策，佈機關，設牢籠是他的主修課程。他具有一種不怕艱鉅的精神；事情愈荒誕，他做起來愈有精神，心思也愈用得

出。

不要說畢業生，就是一二年級的新學生祇經過短時的訓練後，已有不少能顯有非常的成績。這就是上海的特色。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隨便檢幾粒出來都是冒險家的王國中的壞寶。下面就是幾個常例。

### 第一例：菲列莫登。

這是一個典型的上海式的冒險家的例。他充分足以顯出上海的訓練與背景的特長。就資格而言，菲列莫登還差得遠哩。他祇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學生，離開畢業的期限還遠得很。然而他的作爲已經不同凡響。這就是上海的特色。

菲列莫登既聞這東方的巴黎的盛名，所以不遠千里地趕來，想在這邊大大的撈他一票。

入國問禁是一個最重要的準備。莫登到了上海之後就向各方問禁。他知道聯絡各界的首要一著爲加入F總會、S總會等高帽子所麀集的總會爲會員。在這些所在，他可以結交許多的朋友，這些朋友中決不會缺乏贊成他所擬訂的各種計劃的投資者。他就按照這課程表修他的業。開場的時候，他的功課進行得極順利。

他租下富麗堂皇的公館，擁有好多輛汽車，而度着一種極侈靡的生活。他沉湎於酒色之中而忘却了天地與他自己。然而好景終是無常的。當他正在躊躇滿志的時候，惡運已跟蹤而至。千金一擲的賭博，蝕骨銷魂的女人，傷神害身的酒與鴉片將他送上了沒落的路。債如虱聚，弄得他走頭無路。

上海就是這樣的。他教你去冒險。他供給你許多的機會，使你得在極快的時間內成爲一個富人。然而推倒你的也是他。他於一轉瞬間就可以將你所有的一切奪去而回復你的本來面目。因爲冒險的生活有如一箇山嶺。你一步步跑上去，固然是一級高一級。然而一過山巔之後，你就得回下來了。登固然不見得怎樣難，然而崩却還要來得快。

莫登背了一身的債，自然不得不找一個出路。他替一家汽車公司兜銷汽車。但他得到的佣金爲數極微，不足以應付各債主的要索。他的信用一天天跌下去，他的債主也一天天逼得更緊。最後的一天終於到來。小舟經不起大風浪的打擊，突然傾

覆了。莫登還是一個初學游泳的人。他不知道怎樣在人海中游泳。他一脚就陷入困難的深處而有溺死的危險。但是他不願意就此沉下去。就在這載沉載浮的當兒，一個新的計劃已經在他胸中得到形成。他決定回到祖居的地方去開始一種新事業。

但是怎樣方能回到美國去？有法子，說幾句謊話就可以了，他特地去拜會美國駐滬的專管航務的領事。在許多冠冕堂皇的藉詞下，他提出了他的要求。

「我想請貴處遣送我回本國去。」

「到什麼地方？」

「紐約。」

「紐約？現在回紐約的船上祇有一個空位置，揩擦機器與加油人的位置。不知道你能否担任？」

「什麼事都願意做。」

雙方一經約定，菲列莫登就悄悄地與上海道別。他像鮎一樣的溜跑了，留下

那些債務做他的修業成績。

幾天之後，在一隻由東沮西橫渡太平洋的大郵船上，莫登正忙忙碌碌地工作着。初夏的天氣，悶熱非常。船上的機器間中更使人窒息難過。機器的運轉發出刺耳的嘈聲，爐中噴出灼人的熱氣，煙與油放出刺鼻的惡味。莫登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屏着氣耐着心工作着。他的心中祇有一個念頭。這裏雖然苦，總比在上海坐監牢要自由而舒適些，更何況到了紐約後還有不可說的大希望。他的半裸的身體上滿染着油垢，汗不停地流下。這樣一個人，誰又能信他在不久以前會度過五陵豪俠的闊綽生活！

他工作着，然而新的計劃在他的胸中已定好了。

現在我們如再遇到這個機器間中的苦工人，我們聽到一般的人都稱他爲莫登上校。幾個中國人開始這樣叫他，他也就以此自居。

這裏是紐約。

安坐在全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中，莫登上校默默地在整理他的筆記。播音的燈號亮了，送音機發出使人注意的微聲；一個高亢的聲音在報告着：『新自中國回來的莫登上校演講。』

在播音室的外面，許多的人不住地隔着玻璃窗向內窺探。奇異，敬重與妒忌充滿在他們的心中。奇人，年齡這樣輕已做了這許多有聲有色的事業！難得，真是難得。

紐約的數百萬居民，以及其他各地的備有收音機的人都靜靜地聽莫登上校講述他在中國的富有刺激性的經歷。他講出他自己所從未到過的地方，從未見過的人民，與從未做過的事業。在播音機的面前，他張着眼睛說夢話。

莫登上校是怎樣來的？他的夢話又何以能使人相信？請看下面的一封信就可明白了。這信是莫登寄給他的上海朋友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發自紐約省的斯太基。

「親愛的傑姆與路易：

「自從離開中國之後，我已另創了一番事業。我極想回到上海來，然而時機還未熟，一個失誤就得鬧出亂子，所以還是謹慎一些好。我現在有一個新計劃。我與阿比西尼亞的領事商酌好了一些事。這事與我有相當的利益。等時機一到，我們就要開始工作了。你們等着看我發財吧。

「我怎樣能在紐約生活下來？想必爲你們所亟欲知道的一個問題。老實說我到紐約的時候已腰無半文；衣衫也破爛得緊。照這樣子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我需要新的衣服以及其他各種必要的用品。我就去找從前的那些舊朋友。在友誼與利益均沾的條件下，他們供給我的生活費用，並替我找一條出路。

「我新從中國回來。最合適的事就是報告一些關於中國的有趣的事。我的朋友在報上刊了一段誇大的新聞。莫登上校就出現於大衆之前。全國廣播公司以四百塊金洋的代價招我去作十分鐘的播音演講。我得到了二百塊錢，

其他的一半歸我的朋友笑納。但是在播音的時候，我却做了一件本生所從未做過的難事。我板起了面孔向公衆講述福建的空中戰爭。鬼知道福建究竟在什麼地方！

『紐約真是好吃的果子。自從報上刊出消息，以及我作播音演講之後，我住的地方的電話就不斷地有人來找我說話。許多不認得的人都來約我吃飯。這樣忙了一星期，我纔到此地來。』

『船上遇見C國的領事，司馬先生。這位司馬先生幽閉在房艙中，有如一個犯人。他惟以酒與紙牌排消他的無聊的時光。他的叫囂實在使人可怕。一夜，船主忍不住去干涉他一下。明晨這船主就倒臥在走廊中，血自他的創口中溢出，還好，算沒有死。船上的人雖然沒有拿到什麼證據，但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是誰做的。他們極希望能看到他的終局。

『我現在替一家報館服務。有職業總是一件好事情。阿比西尼亞的事情



是很嚴重的，但有錢可撈，我又何憚而不爲。

『請你們代我問候各友的起居。便中望告我一些消息。』

『祝你們的生涯日上。菲列。』

信中提到與阿比西尼亞的領事合作的事。這完全是上海派的作風。領事多半是好吃的果子；肉厚味甜，正可據而大嚼。

關於C國的領事與船主的事，我們將在後面論外交家的時候再詳述之。

現在我們先看搭機器的莫登怎樣變成官居上校曾在福建的上空作殊死戰的莫登。

這是報上刊登的新聞：

『紐約論壇報，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星期二。

『莫登，中國特聘的航空專家，來此公幹。

『幸運的軍人言內戰分散中國的抗敵力量。』

「軍火貿易在中國，有極大的希望。

「辣非德訓練所的專家，前聯邦稅務局的調查員將對公衆演講。」

載着許多頭銜的莫登上校出現於航空家與插畫家奈德的辦公室中。他因要公特地自上海回美國來。他已六年沒有看見紐約，但他沒有功夫在紐約多作勾留，因為他在中國有各種要務亟待進行，故他希望能於星期四趕回中國去。第二天，他的漫畫照就出現在報紙上：莫登上校，了不起的人。

他對那些好奇的人們發表許多的談話。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最好的軍火市場。機關槍，自動步槍，軍用飛機以及其他一切的軍火在那邊都有極好的銷路。中國各地的統治者正忙於自相殘殺，所以他們沒有餘力再顧到抵抗外來的侵略。這些談話不單當着人講，同時也以大字刊在報紙上。以耳爲目的人們就認識了這一位莫登上校。

「一般的人以爲中國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在事實上這是不確的。他包含許多

相互作戰的小國；其不相容的情況正與法國與德國相同。』莫登上校的宏論。

「在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戰役中，莫登上校也曾建下一些功勳。他起先加入商團中的美國輕騎隊，後來則應十九路軍之聘任通訊的職務。十九路軍撤退之後，他轉入福建，與中央政府的軍隊作戰。他擔任的是空中戰爭。空戰的人員共有四個，除他之外，還有兩個德國人與一個英國人。他們有六隻飛機，在轟炸方面很立了一些功績。十九路軍失敗之後，他改進中央政府所辦的航空學校，擔任教練之職。』這是莫登上校的在中國的履歷。

「中國人的航空能力比日本人好。遲早之間，他們可以訓練出不少傑出的航空人才。』這是莫登上校的經驗談。

「中國不少投機的軍人。他們朝秦暮楚，完全隨利之所在而轉移。今天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人明天可以成爲讎敵。什麼也不講，祇要有錢有地盤就行了。」這是莫登上校的中國政局觀。

「莫登上校這次到美國來，負有相當重大的使命。其詳情因各種關係未便予以發表。」報上的煙幕彈。

「莫登上校今年三十九歲。他的本鄉爲麻薩周塞州。大戰以前在奔色文尼大學習工程學。戰後則以航空與戰爭爲最有興味的工作。」這是不凡的莫登上校的身世。

莫登在上海的冒險學校中並沒有受到多大的教育。但他已能利用他所僅有的一些經驗以從事於創業。這正足以顯出上海的特色。

✱

✱

✱

✱

✱

第二例：三年級的學生。

一個愉快的人；他所喜歡的是跳遠。他常從一國跳到另一國，一城跳到另一城。大連的警務當局雖然會聽到他的起跳的腳聲，然而却未能抓住他的人。

在S國的駐瀋陽領事館中，關於他的紀錄多如春筍。東京、大連、瀋陽、北

平、天津、上海的警務當局都在找尋S國的總統的表兄弟。

且從頭說起。

從大連，他寫一封信給上海的S國領事館。信紙信封都考究得很。上面還印有很冠冕的頭銜：『衣多德，日斯貿易公司總經理。』這信封信紙不作別用，專爲寫這一封信而備。信中說：S國倘想推展他的遠東貿易，則現在正是時候了；S國的貨物在遠東的市場上應有相當的宣傳；S國人在大連的日多，故亟需添駐領事以司理一切的事項，而他即爲合適的人選。在有意無意之間，他插入一筆，他就是S國的現任總統的表兄弟。

S國領事的回信却並未能盡如他的希望。他告知這位未來的領事：他已查遍分駐中國各地的S國領事館的僑民錄而找不到衣多德的名字；所以他要求後者務須立即提出各種必要的證件以證明其地位。必須這一步做到了以後，方始可以談添設領事館及委任的事。

爲了鄭重起見，S國總領事更將衣多德的信寄回本國以考驗這表兄弟的一節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

S國總領事的回信並沒有使衣多德發生什麼恐慌。這些小事情他早已預備好了。所以他在接到回信之後，就發出第二封信，申言他的老兄正要到上海來。他的各種證明文件就等他的老兄來滬之便帶呈檢定。

衣多德不單擅長跳遠，同時還精於計時與測度他人的心理。他知道上海的S國總領事決不會坐等的，他勢必要向各處與本國去探聽一切。正確的回信是必然要來的。所以現在所亟需留心者祇有一個時間的問題。時間的問題算準了，事情就大有可爲了。

時乎時乎不再來，老等又有什麼好處？趁早發動，纔是上着。

兵貴神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衣多德先生已在大連設下一所S國的領事館。他招待當地的新聞界，發表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談話。晚上，他又在當地的一家大

飯店中宴請日本的宦紳。在酒杯與菜盤之間，他介紹了自己。

又是二十四小時，他的玉照刊在當地的各報的封面上。長長的附註歷敘他的品性、事業、智慧、教育與社會地位。這一切均由來於兩個因素。一，吃人酒飯就得與人消災，既經飽饜了他的精美的茶點與豐盛的酒席自不能不替他說幾句好話。二，S國的總統的表兄弟當然錯不到什麼地方去。

佈景已經準備就緒，好戲就此開場。

憑着在上海早已預備好的假文件，他向一個銀行透支了二萬五千塊錢。新領事，總統的表兄弟，大飯店中的盛宴，報紙上的記載，在銀行的眼光中，都是極好的保證。二萬五千塊錢輕輕易易的就拿了出來。

袋着二萬五千塊錢，S國駐大連的新領事，大總統的表兄弟，日斯貿易公司的總經理衣多德先生失陪也不說一聲的就煙一般的消失於大連的空氣之中。

這位新領事，總統的表兄弟，貿易公司的總經理到底到那裏去了呢？近在眼

前，他正在李查拉加的名字下向瀋陽出發。摸着袋中的一大疊鈔票，他發着會心的微笑，許多空中樓閣盤旋於他的腦中。他預備在瀋陽做一些快事。

然而煞風景的是有人不肯容他實現他的理想。大飯店的經理拿着S國領事宴客的賬單跟在他的背後，追到瀋陽來。可是笨牛總是笨牛，他還沒有找到領事閣下，領事閣下却已看見了他。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過去的衣多德或現在的李查拉加知道瀋陽的地方太小，決容不下他與大飯店的經理並處。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他溜上了進關的火車，拋下大飯店的經理在那裏找那請客不會鈔的好主顧。

幾天後，北平的一家最有名的飯店中來了一位新寓客。

「駐在大連的S國領事與大總統的表兄弟忽然又出現於人海之中。口頭的傳說也許有錯誤，然而照片是不會說謊的。白的紙印上黑的相，外加還註着字；請看：李查拉加先生，S國的大總統的表兄弟，駐大連的領事。」



他秉承他的一貫的作風，凡百以敏捷爲主。這一次的對象爲一家大的地毯公司。他自言他馬上要歸國，故想買幾條精緻的地毯送給他的表兄，S國的大總統。這是送大老的禮物，所以祇要東西好，價錢是不用講的。地毯公司接着這位好主顧，自然祇有懇懇招待。好地毯當然有；一條，兩條，每一條的價錢都在千元以上。然而轉腳來了。

「我對於選擇東西是門外漢。但我的太太却是名家。所以請你們立刻送幾條最好的地毯到我所在的飯店中，等我的太太選好了，你們再開發票向我收款。」帶了地毯等物，他又唱他的老調。在第一班上天津的火車中，S國的領事與大總統的表兄弟安然坐着。然而這一次的旅行却不十分順利。在天津的車站上，他遇到了幾個過於客氣的地主。他們請他到拘留所裏去坐坐。這種盛情不是他能克當，所以在半小時之後，他就設法溜了出來。

上海的S國領事館接到大批從東京、大連、瀋陽、北平、天津、上海等處寄



的思想以支配其行動。這可以說得是一種傳染病。他們看見某人某人做這樣的事情及以這種方法排除各種障礙而得到勝利。他們又聽得某人某人從什麼事情的冒險經營中發了大財。在這聽與聞的過程中，冒險的毒素逐漸注入他們的血液中，經過了一些時日後，積少成多，他們不知不覺也就成爲冒險家人了。草上之風則偃，人間又能有幾支風吹不倒的勁草？」

「對的。但是我想起來做這樣的事總不見得都是順手的。其間一定也有無窮的失望與失敗。在旁的事業中，失敗比成功少一些；但在冒險的事業中，則失敗即使不多過成功，至少也得與成功相等。大家想從冒險中求利，但真有行險的才能的人却有幾個？在波濤洶湧的海中駛小舟，一失錯就要傾覆，擋得住舵的恐怕極少極少。」

「你的觀察完全是對的。同時由你的議論我又聯帶想起一件事。這事足以證明你的論斷的準確性。」

「那是什麼事呢。可以說出來聽聽麼？」

「當然可以。現在就請聽故事。」



## 第八章 海盜和鴉片鬼

神在毀滅人們之前，必先使之中風狂走。

——荷馬(Homer)。

亨利·魏士萌，三十歲的年紀，六尺三寸高的身材，以前是一個屠夫和做臘腸的，現在則是上海的一家小菜館的主人。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十一點鐘，這家小菜館的廚房後面的一間密室裏面，幾個不要命的混帳傢伙在舉行一個緊急會議。他們正計議着一件不成說話的妄事，想從這裏面發一筆大橫財。他們的計劃非常狂妄，也勇敢，在互古的海盜劫船的歷史中很少找得出相當的前例來。可惜他們沒有早出生幾個世紀，否則菲

洲和南美的那些珍果重寶無疑都是他們的囊中物。

魏士萌原本在洪都拉斯做事情。他的勇敢的性情使他在當地做下一些人家所不敢做的事情。當法律的巨手正待抓住他，請他吃幾年安逸茶飯的時候，他不客氣就先失陪了。但是行得匆匆，他來不及把一切必要的證件備好。回祖國去麼？不行，那邊的門正關着。身體太大了，雖有門縫也鑽不進去。於是一漂二蕩，他就來到了這國際的都市上海，憑着用賸的一些錢開上一家小菜館，從臘腸與享堡牛排上面刮取一些糊口的糧食。

久蟄則思動，魏士萌又在打他的新主意了。

「船主，一切都已預備好了麼？」

「還沒有呢，那個俄國人和日本人已決心退出我們的團體。他們怕弄出不好的事情來。現在我們一共祇有五個人。但是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祇要每人多負一些責任，事情仍舊還是幹得下去。不過你們務必聽我的指揮。」

說話的是船主陶亭。陶亭叫梅朗，是一個東普魯士的土著。大約四十五歲的年紀，五尺七寸長二百十磅重的身體；藍眼睛，牛頭頸，雄糾糾地，正顯得他是一個殺人越貨的好手。他也把上海當做安樂窩，或最後的遁逃藪。以前他是一個船主，在一家英國人所辦的輪船公司中服務。但礁石和潮水故意跟他為難；他所管的那一隻船一天失陷在荒礁上，聯帶失去的是他的職位。他在上海耽擱了一些時候。憑他的智慧，不，愚蠢，他創製出目前的驚人計劃。做事情得下本錢，他就勸魏士萌售出了他的小菜館。

「他們怕我却不怕。船主，請你把詳細的計劃告訴我。」

從高歇的嘴裏流出了上面幾句勇氣勃勃的話。高歇是一個三十一歲，漂亮的奧國人，但他的旅行護照却是瑞士的。在他的眼前正閃動着一個豔影，那朱櫻般的脣，藍海水般的眼，水蛇般的腰不斷地在攻擊他。錢，祇要有錢，什麼都是你的。高歇受這一個意念的壓迫，就不顧一切的加入了陶亭的狂人團體。



「是啊：我們必須詳細知道我們的工作實況，因爲一錯可以造成百錯。」

史樂竇，一個沒請教的機械師，三十歲的年紀，高大的身材，很有力氣的面相。在譬資堡，他遺棄下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

「船主，這一家菜館明天就不是魏士萌的了。我們不能再到此地來聚會；所以我們總得另外找一個會面的地方纔好。」

莫勒，也是一個機械師，可是他年輕得很，祇有二十五歲。他的過去的最高紀錄是假支票的簽用。

「我們用不到再在上海聚會了。現在我把全部的計劃仔細說一過。大家請留意聽着。我們的目的物是與安輪船。這一隻船屬於天津的華陽公司；船主是維克曼，一個白俄。大副是阿才利夫，拉脫維亞人。大副的妻子也在船上。其餘的職員和水手都是中國人，大約有六十五個左右。這些人是很容易打發的。你們看，我們的計劃不是穩可以成功的麼？」

「興安輪船開到什麼地方去？」

「福州。他載着大批的煤與花生油。這批貨色假定拿到舊金山去賣，總可以賣到八萬塊錢。他定於本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由塘沽出發。我們現在先分別到天津去。在路上的時候，大家千萬不可招呼。就是在同一節車裏，我們也一須裝做不相識的。在二十五日的晚上，我們在塘沽大和旅館聚頭，再決定進行的步驟。」

二十五日的晚上，五位冒險的暴徒如約在塘沽的大和旅館中會面，經過一度會議之後，他們準定在明天的清晨發動他們的企圖。

六月二十六日的清晨，海風吹上興安輪船的艙面，捲起了一些煤屑。正在忙忙碌碌勞働着的人都吐了一口氣，掏出手巾抹一把汗。貨艙的門已經關好了，船主和大副正分別在發開船的命令。

五個外國人突然從碼頭上奔上船來。領頭就是陶亭。

船主不明白他們的來意。他問着：

「諸位到船上來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到福州去，想趁這一隻船去。」

「這是貨船，照例是不載客的，請搭別隻船罷。」

「我們很不願意違反你的意見。但我們已經到此地來了，我們就一定得留在此地。船主，請你知趣些，免得引起什麼不愉快的事。」

船主鑒貌辨色，知道這幾個來路不正的傢伙不是容易打發的。與其眼前生事，還不如暫時忍耐的好。而且當時他還有許多旁的事情要做。他要指揮開船，因為開船的時刻已到，所以他聽憑這五個人留在艙面上而自願自去做他的事。

兩天後的夜半，高歇、莫勒、魏士萌和史樂竇分別把住了船上的要道。每人手中執着兩枝手槍。希望的烈焰在他們的胸中燃燒着，他們抖抖的站在那裏把着風。陶亭獨自一人偷偷地從艙面上蛇行到無線電室的門前。

一響尖銳的槍聲高過了波濤的聲音。

無線電收發員在血泊之中安眠了。

把風的四個人緊握着手槍。戲劇已經開幕，他們的登場時刻已經到了。

手裏擎着還在冒煙的手槍，陶亭伏着靜聽外來的脚步聲；來的人不是船主，就是大副。

一分鐘之後，船主悄悄地來了。他走到無線電室的門口。裏邊一些旁的聲音都沒有，除了收電機的震動聲。他叫發電員的名字；沒有回答。走進去。另一響槍聲，又一個死屍。

五分鐘之後，大副與七個中國水手也同樣的偃臥在血泊中。大副的太太也是這樣。但據兩個生還的中國水手說，大副的太太中槍之後並沒有死。當凶徒們把她拋入海中的時候，她的氣息還沒有全絕。

在短短的十分鐘中十一個活人成爲死尸而沉入黃海的深處。風還是吹，浪還是嘯，誰又知道與安輪船上已演了這一幕大慘劇！

殺人像殺狗，這是冒險家的英雄的行爲。眼看着十一個人已隨着大浪去了，其餘的五十八個水手爲了眼前的安全起見，都束手聽命。陶亭叫水手的領袖出來對話。一個中年的中國人踏出一步，兩手仍高舉着。

「你會不會說英國話？」

「我會說的。」

「好。你去告訴你的伙伴，這隻船現在是我們的了。我們預備到舊金山去銷售船上的貨物。他們倘使能夠聽受我們的指揮而努力工作的話，則貨物賣掉後，每人可以分得一百塊金洋。他們如敢有什麼不穩的表示，那我們就要把他們全部槍斃。去，對他們這樣說。」

大家很快就接受了這個命令，不管這命令是不是合理的。

「好極了。大家既然同意，我們就此出發。去，仍去做你們的工作。不過我們須先到大連去採辦三十五天的糧食，淡水與煤斤。來，掉向開船。」

衆人各回他們的原來的地位去做他們份內所應做的事。在表面上，他們都服從他們的新主人。但是在他們的心中却燃燒着憤怒的烈火。他們憎恨這些冷血的殺人犯，狂妄的強盜，沒腦子的妄人。

在默默地工作的當兒，他們的心中也在籌劃着。你們可以用強暴的手段奪船，我們也會用巧妙的手段送你們到陷阱裏去。禮尚往來，應得報答。

大連？好的。送你們到大連去。請你們到大連去過一些安靜的日子，免得再衝風犯浪的橫渡太平洋。

中國人的傳達消息的本領是隨便那一國的人所及不來的。他們有種種神祕的方法，可以在最精明的監督者的面前交換不利於他的主意。

那五位殺人不眨眼的冒險家夢想着舊金山的淫靡生活，夢想着金錢，夢想着上海的俄國女人的櫻脣。嘴裏哼着凱歌，他們優遊自在地在甲板上徘徊着。

然而五十八個中國水手已經替他們掘下了墓穴。

中國水手知道這一帶的航線；那五個白種海盜却沒有這種知識。

事情就這樣的發生了。

大屠殺後的第四天，七月二日的上午三時，大連附近的居民假使走到海濱上去瞻望一下，那他就可以看見五個白種人駕着一隻救生船，正拚命向岸邊划來。

同時離開大連海濱的一百五十碼的海面上，一隻一千九百噸重的輪船陷在礁石間，正進退不得。黑煙仍從他的煙囪中噴出來，但甲板上却不見一個人影，船上的人似乎都已逃走了。看見的人，起初以為這是一隻運送私貨的船。但後來的調查却發見裏面還有一件更可怖的事。

日本的水上警察，在嚴密的檢查之下，發見船名是新近漆上去的。原有的船名已被塗去，看不清是叫什麼。在船上的一間小艙中，他們又發見五十八個中國水手。這五十八個水手已有三天未進飲食。其中有幾個已因體力支持不住而暈了過去。

船上沒有白種的職員。在無線電室的地板上，他們找得一顆金鑲的牙齒。

聽得水手們的報告以後，日本的警務當局立刻下令搜索大連附近的多山的區域。參加勤務的有七百五十名憲兵。經過了兩天一夜的偵緝，那五位未入流的海盜終於跌入了法網。大連的監牢權且做了他們的寓邸，不安定的海上生活總算得到了暫時的休息。

他們受讞於日本的法院中。因為這事牽涉國際公法中的海盜條例，所以一審再審，拖延了許多時候。在這一階段中，他們完全把囚糧充腹，發大財的計劃變成吃現成飯，這也是他們始願所想不到。

最後的判決文發表於一九三四年的八月中。陶亭等四人處死刑，只有史樂寶則僥倖得了監禁十年的處分。現在他還在那邊的獄中做着苦工。

『在我所聽見的許多故事中，要算這一件是最不平凡了。這些人倘能安分守己地做他們的本行，又那裏會弄得這樣下場呢。』



「這又是上海害他們的。他們呼吸了上海的毒空氣，又怎得不中毒。他們貿然以爲隨便什麼事都可以任意胡爲，結果就弄得這樣。你說他們不應該拋棄本業。我却要更進一步說他們根本就不應該到上海來。不到上海來，他們何至於中毒，更何至於送命。」

「這些傢伙還是未入流的上海學校的學生，所以做不出好事情來。現在我告訴你上海的冒險學校的幾個優秀的畢業生。他們所受的教育既深，所以他們所做的事情也不同凡響。他們純從大處落墨而掙下幾千萬的家私。」

「我祇把故事告訴你；結論請你自己去做。」

「我不想做什麼結論。故事自身會告訴我是或非的。」

「這一件故事有關於世界上的一種最無恥最下流的生意。這一種生意把慢性自殺的工具作爲對象，自從有了牠之後，不曉得有多少人喪失了名譽和健康，身體和靈魂。」

『故事是這樣的：

『上海的鴉片貿易是一件極古老的故事。這故事也就是中國的外交史，因為牠與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關係自始即是相聯的。此外，又有許多的國際會議爲他而開，許多的煌煌巨著爲他而作。所以鴉片的身份也可以算得不凡得很了。

『當猶大與愛薩兩弟兄在舊金山受法庭審判的時候，大衆都聯帶想起那壽終已久的上海鴉片託辣斯。』

『我記得上海鴉片託辣斯的主幹人好像是一個名叫愛德華的猶太人。』

『不錯。猶大和愛薩就是愛德華的好兄弟。愛德華靠了上海鴉片託辣斯發了兩三千萬塊錢的大財。』

『掙得這麼大的一筆錢，化去的心血和勞力諒來也一定不小。』

『那是自然。不過心血和勞力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後台老闆。後台老闆的勢力大，做起事情來自然順手。鴉片貿易就是這樣的。這些話也不必多去說他。我

們先看愛德華弟兄的事情吧。根據美國報紙所載，猶大在法庭審問時自承有販賣毒品的行爲。他自上海運大量的毒品到美國，以高價出售之而牟取厚利。在他的家中，搜出了近五萬元的鴉片與其他的毒物。除此之外，美國的稅吏在一隻進口船中又查到一大批藏在茶箱內的毒品。」

『這事的規模很大，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勝任。我想他一定有許多同謀的人。』

『當然有的。世界上多的是要錢不要命的妄人。他們祇要有利可圖，又有什麼事情不願意做。自從猶大的案子發覺以後，聯帶被捕的在上海與舊金山，都有好些人，除了一個嫌疑犯席墨曼是美國人外，其餘的被逮者都是英國人。這事使得僑居上海的外國人多惴惴不安起來。因爲被牽連的人們中有好幾個是很有名的人物。』

『愛狄，請你以後不要再說「有名」這個字。好不好？這個字使我渾身發

燒。有名，有的是什麼名。吸人的血？吃人的肉？對不起，我阻撓你的高論了。請你講下去吧。世界原是這樣的啊！』

『上海的幾個有名氣的外國人，自從舊金山的運毒案發生後，突然以某種要事須料理爲理由離埠他往。然而他們的逃避實在是一件多餘的事。因爲當局並不想把那些販毒的魚一網打盡。這件案子裏面牽連的人太多了，做開手來一辦，反而要弄得收場不來。況且僑居上海的許多大富豪又有不少是以鴉片起家的。投鼠忌器，也是情理中的事。』

『那愛斯博士不就是這當中的一個？』

『當上海鴉片託辣斯存在的時候，當局還努力加以保護呢。他們嚴密偵緝那些販賣鴉片的小組織而加以懲辦，使得鼎中之肉可以沒有人敢來分嚐一瓣。上海鴉片託辣斯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正式停止貿易。而愛德華則面團團成爲一個富家翁。』

「當他初辦這託辣斯的時候，他可有什麼理想？」

「這到不詳細。祇在一九〇六年以前，上海的許多英國商行大都是兼營買賣鴉片的事業的。那時我們如到虹口的堆棧區域去走走，我們隨處可以看見很大的鴉片字樣寫在堆棧的門上。

『鴉片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其中富有驚人的發展。最熱烈的一幕是一八四三年中國與英國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是香港的割讓，二千一百萬兩的賠款，與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商埠的開闢。鴉片的買賣成爲一種合法的貿易。』

『推廣這種貿易不像是件容易的事。他需要一隊實力雄厚的海軍。我猜想起來，上海之所以成爲上海，大概就導源於此吧？』

『上海可以說是受了鴉片的洗禮而繁榮起來的。造成鴉片戰爭的是一位姓林的大官。他奉命到廣東去查禁鴉片。去他搜查設在廣州的各英國商行。在那個時

候各商行還有近二萬箱的鴉片，他祇抄得二百箱而把牠們毀滅了。」

『那不過是存貨的百分之一而已。憑他一個人又怎能與大不列顛相抗？』

『當然不行。中國在每次戰爭結果總失敗的情形下接受了南京條約。鴉片貿易就一帆風順的流行於黃龍旗的區域內。』

『難道中國就情願走上慢性自殺的路麼？』

『不，他竭力設法擺脫這危險的毒藥。在一八五八年中，他掀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然而他又失敗了。在天津條約之下，鴉片的輸入正式得到法律的保護，而鴉片的貿易却成爲一種高貴的營業。』

『無恥的營業！這和強迫無助的母親購買有毒的牛奶又有什麼兩樣。但中國對於這一匹蠻牛又有什麼辦法？』

『他採用以毒攻毒的妙法。他看見英國的商人一個個由鴉片貿易中掙到了百千萬的大財，就決心自種鴉片與之相抗。中國如命定要成爲一個吃鴉片的國家，

則至少他自己須能生產鴉片，而不必一定要以大批的金錢向外國人去購買。」

『以毒攻毒的方法雖好，然而他終奈何不得這亡國滅種的毒癮。』

『你要知道，中國人是一種極驕傲的民族。他們既被迫須自殺，他們就使用他們自有的毒藥來結束生命。在締結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之後，他劃出大塊的土地專供種鴉片之用。』

『英國的鴉片商對於這一件事想必是不歡迎的。他們的海軍在那裏？爲什麼不來強出頭？』

『沒有關係。英國的鴉片商照舊發他們的大財。中國所出產的鴉片因土質的關係，遠不及印度的大土來得香醇，所以抽鴉片的人還是要抽印度的大土。中國的鴉片祇不過用爲摻料吧了。一般投機的商人把中國的鴉片與印度的大土配合起來，以較低的價格出售。抽的人因價廉物美的關係可以多抽一些，而他們的口袋則愈加飽滿起來。』

「我所提出的海軍的問題已經得到答復。其次呢？」

「在一九〇六年中，不可信的，但在情理中的事終於發生了。中國人忽決心要把這亡國滅種的毒藥禁絕。他們不願意再受這毒藥的煎熬。所以他們不顧那些有名的英國人的反對而厲行新政策。」

「愛狄，我不是請你不要說「有名」這兩個字麼？現在你怎麼又衝口而出了。但是不要去管他，底下又是怎樣？」

「中國人得到富有的美國人的幫助，同時英國的良心也相當地發現，所以他們訂立一個協定。不列顛的商人願停止把印度的鴉片輸入中國，不過要把中國人不再自行種植鴉片做交換條件。」

「哼，良心發現！還不如說生意經來得爽快些！」

「你的批評真深刻。協定的期限為十年。在這十年中，中國每年須減少十分之一的生產量，英國則每年須減少十分之一的輸入量。雙方都不得違約。」



『不對。我覺得這裏面還有一些漏洞。』

『豈但一些；漏洞多得很呢。十年的約期開始於一九〇七年。中國人這一次是下了真的決心，所以在開首的三年中，他們差不多已將所有的煙苗田完全改作別用。』

『這正是壞老鼠從漏洞裏鑽出來的時候了。』

『正是。上海鴉片託辣斯就在這當兒成立起來。中國人的勢力及不到租界上。所以鴉片的買賣在中國的內地雖已絕跡，而在租界中則他反而一天比一天繁榮起來。』

『就協定來說，中國已盡他的履行之責而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在一九一七年正月一日，全中國已找不到一塊烟苗田。』

『聰明的英國商人却回到十年以前的老樣子。』

『毒老鼠就現在這裏。一個猶太種的英國人愛德華，組織了一家販賣鴉片

的託辣斯。所有的販賣鴉片的商人都結合於他的麾下，而拒絕履行這十年期滿完全停售鴉片的協定。」

「唔，唔；鬼蜮來了。動人的故事。」

「這一批鴉片商惴惴於金錢的損失。他們提出一個抗議，聲言中國政府並沒有在適當的時候給他們以通知，所以他們正進了大批的貨在手頭。他們要求將協定的履行期延遲九個月以便出脫手上的存貨。」

「出清存貨？我看還要放烟火慶祝呢！」

「這葫蘆裏面還有奧妙呢。你想，鴉片的輸入已經禁止了，國內的生產也已滅絕，然而抽鴉片的人却未曾減少。貨缺求殷，市面上的價格就飛漲上去。中國人向在華的E國外交官提出抗議，請其設法救濟。但因為倫敦方面的反對，這班外交官祇可伴作耳聾，置之不理。愛德華的第一步詭計既然成功，於是他就跟着進行第二著。他勾通中國的副總統馮國璋，做了一票大交易。中國政府以極高的

價格收買了上海鴉片託辣斯的全部存貨。」

「我儘使不知道英國人的真面目，我決不相信會有這種的事情。」

「但是過失也不純在英國人一方面，中國人就壞在太軟弱上。與鬼辦交涉又有什麼妥協可言。」

「這一批存貨一共值多少錢？北京政府買去後又怎樣處置？」

「這一批存貨一共是三千箱。北京政府所付的代價爲二千萬兩銀子。馮國璋收買這批鴉片的目的在待價而沽。他把這一批貨扣在手頭，等價格漲上去後，再行脫手，不是穩可以大大的賺一票麼？不過在表面上，他却說得好聽，爲了外交的關係不得不收買，鬼纔會相信哩。」

「外交的壓力還不就是錢？」

「祇不過馮國璋的算盤打得雖精，民衆的力量却把他的發財夢打得粉碎。北京政府受民意的壓迫不得不把這三千箱鴉片當衆焚燬。馮國璋的心痛當然是不消

說得的。」

『二千萬塊錢放一把煙火，未免太貴了。』

『誰去管他。愛德華更不在心上。他已經得到他的二千萬，其他都不與他相干。錢可通神，有了這許多錢又有那件事不可以做。他成爲某租界中的一個最有名的僑民。他當選爲某租界的董事長。他投鉅資在地產中，並收買一種報紙，作爲他的喉舌。他過了一個時期的顯赫生活，但是不義之財是不容久享的。愛德華的惡運已跟在他的幸運的背後來了。』

『阿拉伯人有一句諺語：笛中來的鼓中去。中國人也常說湯裏來的水裏去。倅入倅出，天道原是好還的。』

『天道是一些不會錯的。愛德華的不幸事跟着他的發大財陸續而來。第一件不幸事就是著名的棒球事件。美國的一個黑人職業棒球隊到上海來表演。他們的對手是上海聯隊與日僑隊。照實力講，上海聯隊和日僑差得遠呢。但是黑人棒

球隊却失敗了。這是有意的做作。猶大與愛薩賄通了這黑人棒球隊，叫他們故意伴輸一場。一方面他們與旁的人打賭，贏了一注重采。當時並沒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是黑人不知趣，他們到了菲列濱之後，就將他公開了。上海的人聽見之下不覺大譁。局賭是最無恥與下流的事的一種，猶大與愛薩在上海人的眼光中就變成了兩隻黑羊。

「氣泡有些漏氣了。」

「豈但漏氣，簡直是爆裂了。全上海的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側目而視。當地的報紙更儘量給以冷嘲熱諷。攻擊得最烈的是泉友仁；他那時正任着一家報館的主筆。」

「愛德華怎樣呢？」

「愛德華固然與棒球隊的事件無關。但公衆的抨擊使他大失面子。他不能再在上海安心住下去。所以他就把一切的業務委託他的兩個兄弟代理而自己則到美

國去旅行。」

『猶大與愛薩一定大得其所了。』

『當然。當愛德華在美國的時候，上海的投機市場突然崩陷。所以等到他由美國趕回來一查，他由鴉片貿易中昧着良心掙來的一票大家私差不多已完全化為烏有了。錢是富人的性命。愛德華是一個富人；他既沒有錢，所以他也就無所戀於這個命。不多時，他歸天去了。』

『代理業務的權力再加上兄弟之愛決不是一種保全家產的良藥。』

『一些也不錯。愛德華死後，他的親愛的兄弟，猶大與愛薩匆匆把喪事料理一過，就回到美國去。他們卜居於舊金山。卜居於舊金山的理由可由他們的被捕來說明。在舊金山，他們掛上地產經紀人的招牌。美國的報紙稱他們為中國來的最富的兩個人。但是他們終於被發見是私運鴉片的主動人而受到長期懲役的處分。鴉片的故事就結束在這裏。』

『天道好還，吞舟之魚雖能漏網於一時，然而終不能永遠逍遙於法外。』

『不過現在我又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我們講了許多冒險家者的實例。但是來到上海的難道都是這樣的壞傢伙麼？我想好人總也有得去的。譬如說宣教師吧；他們的目的在傳道，在勸人爲善。我想在他們之中總可以找到一些忠厚的誠實的好人。』

『希望找到和實在找到完全是兩件事。這幾年來，我已收集到許多關於宣教師的秘密的故事。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我知道全世界是一定願意知道這些事的，而且全世界又有權利知道這些事；因爲宣教師的生活原是由全世界維持的。』

『你說到忠厚與誠實。這無疑是最好的品質。有些宣教師努力爲上帝與人道服務。他們是值得我們的稱贊與敬重的。但大多數的宣教師則借宗教爲護符以肆行他們的鬼域技倆。他們借上帝的名義來剝削一般虔誠的信士們。這樣的宣教師實最在是下流，最不識羞恥，最危險的冒險家。』

「好稱呼；愛狄。」

「你聽我講，就可以知道我所下的批評實在並沒有什麼周納與過苛的地方。」





## 第九章 上帝與財神

我不敢信任那些希臘人，縱令他們是送禮的使者。

——浮吉爾 (Virgil)。

高朗的鐘聲響徹林表，大雄寶殿上滿擠著進香的善男信女。今天是大佛的誕辰，靜安寺路畔的那隻香火冷落的古廟突然熱鬧了起來。從很早的時候起，成羣的人就趕到這裏進香。老婆婆背著黃布袋，入得門來，見佛就拜。摩登少女也跟著人上香求籤。男子之中不少西裝革履的現代青年。他們團團的亂轉，也似乎是虔誠得很。

這種廟景原本沒有什麼奇特之處。然而在無奇之中，我却發見了一些奇事。

基督教不是斥佛教是迷信的集成的麼？可是我却發見在這些上廟燒香的人們中不少是已受洗的天主教徒與耶穌教徒。我對於這一件事已經注意了好多時候。我決心對這一個既受基督教的洗禮而又皈依佛教的問題作一個透徹的研究來抉發這中間的原因和祕密。

我從各方面開始我的觀察和調查。幾年的勞力總算沒有白費。我得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經驗，把人間世的一角的真相看清。我發見了一種從未想到的寄生動物。世界之大，真可說得是無奇不有。

我曾同許多中國人討論各國的教會對於中國的貢獻與損害。我的目的希望能從那些熟知教會的活動的人們方面取得一些直接而無偏畸的論斷，使我自己對於在中國的教會也可以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跟著那些進香的信士們，我也來到這古寺。我到這異來的目的既不是趁熱鬧，也不是進香，而在拜訪寺中的主持大風大和尚。我想從和尚的口中聽到一些

關於教會的批評。大風大和尚是一個不凡的僧人。他的知識與容見贏得了人們的信仰與敬禮。

經人介紹之後，大和尚賜我一見。我此刻就是應約而來。在一個小沙彌的引導之下，我踏進了大和尚的禪室。室中的簡單的陳設顯出一種樸實的氣勢。短小的屏風隔絕了外來的塵囂。小鑪中騰起嫋嫋的一縷青烟。坐在那裏不禁悠悠然有出世之想。幾分鐘之後，這名聞全中國的大風出現於我的眼前。長長的眉毛，精光炯炯的眼睛，一重神祕的氣息包圍在他的人格的四周。看到他，我似乎已看到那深玄莫測的佛教與中國人的精神。

他說的是流利的英文。在客套語後，他就發表了如下的議論：

『密勒先生，今天是我佛如來的生日。如來憑他的大慈悲心轉妙法輪以普救衆生。他的無我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崇拜的。』

『大和尚對於那些不遠千里而來的宣教師有什麼意見？他們以爲中國的人民

一向是在黑暗中，而想靠着聖經的力量引之登彼光明之岸。』

『這些宣教師動不動稱人在黑暗之中；然而我覺得在黑暗中的其實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活動的立腳點是一種錯誤的宣傳。他們不惜用任何無恥的方法以宣傳中國人的野蠻與迷信。然而他們的話實在祇可以騙騙那些沒有知識的妄人。貪婪的意慾使他們陷入一種非常可笑的錯誤中。我們知道真理不是可以籠斷的東西。但是他們却以為不錯的祇有基督教而其他的宗教與信念則一概沒有對的地方。他們引這些宗教與信念的推翻為己任。倘使他們真能為基督教而努力，那還不失為一種正常的活動。但是他們又不能這樣做。他們唯利是圖，以致中國人與他們接觸之後，一方失去了他的積世相承的道德觀念而另一方則又不能夠吸取基督教的新倫理。這是多麼不幸的一件事。這些宣教師祇損傷了中國的舊信仰的根苗，而不能把這一顆大樹移植在一塊較好的土地上。』

『大和尚的意思是不是說中國的許多家庭的和平都給這些宣教師的荒唐之口

所破壞？」

「豈祇如此。這些宣教師造成一種非常可怕情形。他們把上代和下代完全截做兩個平面，上代的生活以孔孟之道爲中心。下代則受一種東方行不通的西方的理論文明的皮毛的洗禮。上代看不順下代的忘本逐異，飛揚跋扈；下代則把上代看作頑固老朽，可以一脚踢開。許多家庭的與社會的悲劇就在這裏發生，而今日的中國的艱脆情形也不能不歸咎在這上面。」

「宣教師對於中國的物質文明的進步總不能說完全沒有貢獻與功績吧？」

「不，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有進步，但他和宣教師完全沒有關係。反之，宣教師的活動實是有害於中國的任何一方面的發展。我們的進步，我們的發展與全世界的進步，全世界的發展同出一型。新的科學逐漸替代了舊有的範疇。在調整的過程中，我們發展與進步。但是在這發展與進步的運動中，宣教師的影響祇有破壞的成分而未嘗有什麼貢獻。因爲他們來此的大前提就是錯的。他們既把我們

看做未開化的野蠻人民，你想，他們的工作還不是向這一條路上走去。這中間又有什麼貢獻可說。

『受他們的影響的中國青年完全失去了行動的指向力。在這一輩青年的眼光裏，中國固有的道德和社會制度已沒有存在的價值。然而他們又沒有新的道德維繫來彌補這缺陷。進退都沒了根據，事情那得不弄得七顛八倒。』

『據大和尚說來，中國人與西方的宣教師的接觸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那也不見得。祇不過就大體來說，宣教師在中國實是壞處多而好處少。他們並不見得比那些不道德的唯利主義者，貪婪的掠奪者，和罔顧一切的冒險家好到那裏去。』

『敢問大和尚怎麼見得呢？』

『我並不是信口誣蔑他們。祇須看他們自己的榜樣，他們自己的行爲，就什麼都可以明白了。結壞果子的總不會是好樹。這些宣教師自以爲在培植中國的新

青年却不知道他們所培植的人正是他們的後來的最利害的仇敵。種瓜得瓜，孽報是一些也不會錯的。」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這些青年離開了宣教師所主持的學校後，有不少人到歐美去受更上一層的教育。他們回來後就揭穿他們的過去的老師的祕密。宣教師的工作不獨是無用的工作，同時還是一種有組織的魚肉愚民的事業。宣教師何嘗是上帝的使徒？他們其實是最貪心不過的吸血鬼。他們靠了上帝的招牌來裝滿他們的肚皮和口袋。總有一天中國與整個的東方世界會起來趕盡這些骯髒東西的。」

「照這樣說來，中國人不應該再有信教的了。爲什麼受洗的人還是多得很？這不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嗎？」

「密勒先生，我知道你還不能相信我的話。你說受洗的人多得很，我却要說受洗的人正少得很呢。你去問天×教的教會；他們一定會告訴你在四萬五千萬中



國人中他們已感化了上二百萬人。耶×教的教會自稱有八十萬的信徒。爲了感化這區區的二百八十萬人起見，信奉基督教的各國供給那些教會幾萬萬塊錢的鉅款。這些錢到那裏去了。你難道以爲這這幾萬萬塊錢是真的用在中國人的身上麼？

『我知道用在中國人身上的錢恐怕連百分之一都沒有。就是這百分之一的錢恐怕也未必能給中國人什麼好處。』

『一些也不錯。一切的好處都由那些宣教師自己去享受。更進一步，在那二百萬天×教徒中，又有多少是真的上帝的信徒？他們的大部份還不是和這些宣教師一樣，在借着上帝的幌子來裝滿他們的肚皮和口袋。至於那八十萬耶×教徒中，則至少有二十萬人是靠着教會吃飯穿衣的。』

『化了極長的時間與極多的錢造就了這一些小成績；想來真有些不值得。』

『這些宣教師又能成就些什麼事情？他們都想把這一碗安逸茶飯獨口吞下。』

爲要實現這一個理想起見，他們明爭暗鬪，也不知鬧了多少的花樣。天×教排斥耶×教的庸俗，耶×教却指摘天主教的執拗。這還算是從大處落墨。其小者則天×教的一宗攻擊天×教的另一宗，耶×教的一派指斥耶×教的另一派。其中尤以天×教的各宗相爭得最厲害。你奪我爭弄得烏烟瘴氣，漆黑一團。這情形正與芝加哥的那些匪幫相同。我咬你一口，你踢我一脚，大家都想把這塊肥肉放在自己的盤子中細嚼而不許旁人來染指。但是對於世界，對於這些出錢養活他們的主人，那他們沒有一個不裝得道貌岸然的帶上一付「民胞物與」的假面。」

「耶×教的感化方式怎麼樣？」

「大規模的生產，與福特汽車公司的製造汽車剛剛一樣。在星期三的晚上，未入流的信徒集合在教堂中。宣教師向他們講了一片大道理之後，就請求他們入教。他們糊裏糊塗的答應了；他們的名字就被加入於信徒的名冊中。上海的A國教會就是這樣的每年平均收得近一千個的信徒，然而請問一聲，這樣的信徒真能

知道上帝的道理嗎？」

「由這樣推看起來，大和尚對於傳教的觀念是不表同情的了。」

「豈但我如此。大凡對於宣教師的生活有一些研究的人都抱有同樣的態度。我把冒險家的名字稱呼這些宣教師，更要恰當也沒有。他們躲在領事裁判權的大纛下面，出賣他們自己的和他人的靈魂以換取一些金錢。他們貿貿然從歐美趕到中國來。他們對於中國人的風俗、習慣、文物、制度，完全懵然而妄想來感化中國人，來傳道；豈不是一件最滑稽的事！而且他們之中更有不少人在爲虎作倀，從事於政治的宣傳，以引起中國的內亂。難道上帝的信徒中竟有這樣的不肖之徒嗎？」

「我極感激大和尚的盛意。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於這一個重要的主題有了一層更深的認識。」

「我希望你對於這一個主題能繼續作周詳的觀察和研究；那麼在將來你可以

自己立一個結論來印證我所說的一切，究竟對的還是錯的。」

「這正是我六年以來所朝夕從事的工作。如今我當更進一步去抉發其中的真相，以副大和尚的期望。」

「那你一定能把歐美的教會在中國的真相發現出來。這正是極有功於世道的工作。不過中國有一句老古話道：「知易行難」。我希望你在行的方面能夠多成功。同時我更希望你能把調查所得的事實報告給世界聽，也好讓那些蒙在鼓裏的出錢的人知道一些究竟。」

應許時常去拜訪他，我別了這位富有智慧的大和尚而到塞維那咖啡館去，踐休士君午餐之約。

點好了菜後。我向四面瞧瞧，我的注意集中在另一個吃客的身上。這一位吃客正在兩角錢兩角錢的玩那『角子老虎』。這『角子老虎』原本是一件禁品，可是在這裏却還到處有得陳列着。兩角跟着兩角，一塊又是一塊，他已納進了近百

塊錢的角子，但是連一匣火柴或一包留蘭香糖都沒有得到過。怒氣從心底泛上來，他兩頰漲得紅紅地在咆哮：

「這機器一定是做定的！否則他決不會一次采都沒有的。」

「再試兩角錢看。」咖啡館的老闆也有些弄不明白這機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再是兩角，兩隻花，沒有采。又是兩角，一隻檸檬，也沒有采。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機器裏面一定有弊病。我玩了一百十塊錢，竟沒有中過一次采。有一次是三隻橘子，他也沒有采付出。這和搶劫又有什麼分別！」

「馬勒先生。真是對不起得很。但是還得請你原諒。這機器並不是我的。他另有主人。」

「擁有這種機器的人還可算得人麼！他們和強盜又有什麼差別。他們早應該

到地獄中去了。」

咖啡館的主人縱聲大笑，而馬勒先生的怒氣則愈加湧上來。

「這裏面並沒有什麼滑稽的地方；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大笑？」

「馬勒先生，我將告訴你一些你所不能，或不肯相信的事。你不是要請這機器的主人到地獄中去麼？你可知道他的主人是誰？不是別人，就是那些穿黑袍掛十字架的神甫。他們把這樣的機器散置在上海的各飲食店中。以賺吃客的錢。」

「什麼？這機器是神甫的麼？這似乎有些難於相信。披了神聖的外套來推行騙人錢財的賭博；無恥之尤！」

「請你不要少見多怪。放隻把機器騙些錢還是這批神聖的使徒的技倆的小焉者。你不知道他們隨便什麼事都來一手的呢。」

「決不會有這種事的。你一定聽錯了。」

『請你稍微等一回，我就可以提出真憑實據來給你看。倘使你有什麼朋友手上還有這種機器。請你通知他，這些神甫可以收買他的存貨。現在請你聽着。噲，你們是S F教會麼？請方神甫聽電話。』

一分鐘之後，咖啡館的老闆改用意大利語與電話的對方談話。

『方神甫，這「角子老虎」忽然不靈了。一個客人玩了一百十塊錢，連最小的采都未得過一次。這裏面一定出了毛病了，請你趕快派一個人過來修理一下。』

『機器不會付采。好極了，真是好機器。不過要他付采也容易。我立刻叫上你那邊來修理。請你放心好了。』

半小時後，一部小小的汽車駛至咖啡館的門口，戛然停止。車上走下一位穿黑大袍的青年神甫，臂下挾着一具同樣的『角子老虎』。這一位神甫剃着一個濯濯的頭。慘白色的面頰襯出那雙黑圈重重的無神的眼睛，表示出他也是夜生活中

的一員健將。

『真對不起。我想這部機器總可以多些彩頭。那舊的讓我帶回去修理吧。』

『用不到修理。他是早已做定的了。』

馬勒先生現在相信了。他的錢已經送掉了。贏取他的錢的人沒有一句道歉話，沒有一點感謝心；這穿黑衣的上帝的使徒匆匆地挾著那機器走了。馬勒先生明白了，相信了。他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恰巧得很，I國的領事也到這咖啡館中來進他的午餐。他認得我。招呼後，我就把這一件事告訴他。啡啡館的老闆在旁邊加以補充的說明。這虔誠的神甫又正忙着把那機器搬上車去。事實如此，批評如彼。一句幽默的說話從領事先生的嘴裏溜出：

『那些SF的神甫是非常精明的。他們知道一切弄錢的法門。』

SF的神甫都是非常精明的。方神甫是他們的領袖，那他的爲人一定是精明



而又精明的了。我的尊敬心不覺油然而生。好，一定設法去見見他。

下一天我就去拜會這位方神甫。我借著摺客的名目去勸他收買我的朋友的一家工廠。方神甫的事情真忙，生意經也真熟。他告訴我他的營業是以抵押放款為主，地產與廠基的收買祇偶一爲之。而且眼前他也沒有空來收買什麼工廠，因爲他正計劃著要接盤一戶鋼琴廠，同時又要替美國的一家大公司購買近百萬元的地產。

替美國的一家大公司代買地產？我覺得這裏面總不能沒有鬼把戲。經過幾次探聽之下，我到底發見了一件偷巧躲稅的好事。所謂美國的大公司就是愛夫汽車公司；買地產的款子就是賣汽車的收入。

將賣汽車得來的錢買上海的地產正是一種聰明的生意經。一，錢不拿回美國去就可以不繳美國的所得稅；二，上海的地產的買賣比較來得活躍一些而徵稅亦較輕，所以他的買賣賺起錢來也容易一些。一舉兩得，又有人肯搨幌子，就是我

也要這樣做的。

買地產是極正經的事，爲什麼也要他人出面？這裏面也有巧妙。一，在神甫的幌子下，可以無須向美國的領事館註冊。二，愛夫汽車公司自己可以不承担任何的責任。至於方神甫的肯出面自然也有他的理由在，明人不必細說，大家猜猜就可知道。

總而言之，S F的神甫又有什麼事不肯做呢？他們的上帝是騎着黑老虎的財神菩薩。祇要有利可圖，不問他是一塊錢或一萬塊錢，他們沒有不踴躍從事的。所以生財之道和他們可說是分不開的。凡是有財的地方就有他們的足跡。

他們除了這些雜項收入之外，每年還從I國政府方面領取一大筆款子以爲推廣I國的語言的報酬。一九三六年的六月中，方神甫由I國政府方面領得十五萬塊錢的津貼。他把這一筆錢完全買了地產。他正待價而沽，預備在這裏面大大的掙他一票。

方神甫有一個宏願。他要使他這新近來華的教會與在華年代久遠的S國耶穌教的教會同樣的富饒。

『S國的神甫算些什麼東西。你們看着。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們踏在腳底下。』這些新發見把我的好奇心與興趣提得很高。努力發掘下去，這裏面一定還有難得的寶貝在呢。同時我又替上海的百分之八十的外國人難過。他們對於這批真正的上帝的使徒的行事乃懵然無所知曉。

意外的事件使我得更進一步窺見諸大神甫的真面目。幻滅幻滅，豺狼披上了人的衣服，終遮不過牠那張尖嘴來。五千年的道行雖高，狐狸尾巴終有掉下來的時候。我對於這批道貌岸然的靠上帝吃飯者就懷有這種感想。

四月十四日，S共和國的國慶日，下午我到S國的領事館去參預他們的慶祝大會。

『恭喜恭喜，領事先生。』

『多謝多謝。密勒先生，你來得正好。請你先到會客室去坐一坐。好在那邊並沒有多少人。過一回我們再暢談，對不起。』

會客室中散坐着各國的外交官員與在上海的S國的著名的僑民。在錦衣華服的貴賓中雜坐著近二十個穿黑長袍掛銀數珠的神甫。這些神甫有的屬於安哥斯德會，有的則屬於法蘭普會。

在我初來上海的時候，我曾在一個朋友的家中會見了F會的長老，多神甫。多神甫不愧是一個長老。他賭紙牌、喝烈酒，快活得很。他開著一家橡膠廠。橡皮的氣息未免有些難聞，所以他傳粉薰香，裝扮得像個香餒餒兒。香餒餒兒終於鬧出了香豔的亂子；戀愛的事件把他趕往非列濱。上海失去了這樣一位好神甫，也可算得是不幸之至了。

一種快活而高興的空氣充滿在S國領事館中。各位貴賓吃的吃，喝的喝，談笑的談笑，各樂其所樂。例外就是這近二十位的上帝的使徒。他們都是保皇黨。

共和不共和不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的來完全是一種應酬的形式。所以他們冷冷的坐在那裏，不作聲響。

經過相當的介紹後，我就和他們雜坐在一起。偶然我聽到一個名叫皮神甫的向他的同伴低聲說：

『諸位須警備這個密勒。他是馬德里的阿赫拉報的通訊員。』

什麼？警備我，好主意！我立即當頭報以一棒：

『皮神甫，我似乎還沒有資格可容你作這樣的反宣傳。我對於你們的生活和工作都無所關注，我也不想探聽你們的祕密，除非我的責任要求我這樣做。諸位放心好了，過天我將分別來拜望諸位，藉作暢談。』

不幸一言竟中。幾天後，馬德里的報館給我一封快信，命令我儘速把S國的傳教神甫在中國的工作狀況，置備的產業，以及爲着推廣S國的文明而經受的犧牲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S國的傳教機關在中國置有多少產業倒不是一件容易調查的事。我硬着頭皮去請教S國的領事。他告訴我S國的傳教機關所置的產業是不入冊的。就他所曉得的說，那些傳教機關都是極貧苦的。他們並沒有置有什麼產業。

真人面前說假話，哼，我除非鬼摸了頭纔會相信。不說就不說好了，我自己難道不會打聽麼？也許我探訪來的還可以比你多知道一些呢。我遠兜遠轉的從領事館中探得了一些消息。S國的傳教機關的產業所以不見錄於冊籍者正是近來的一種新發展。在共和政府成立之前，傳教機關的產業一例入冊。毛病就出在換朝代的當兒。上海的S國的外交大員恐怕新政府要監督S國在中國的傳教機關的活動和財政，所以網開一面，特許這些傳教機關把他們的產業向其他各國的領事館去註冊。

從其他方面我又探知S國在中國的傳教機關設總辦事處於某路某弄某號。總辦事處的名字叫成業堂。

一輛出差的汽車將我搬到愛文義路某弄某號。這是一條幽靜的巷子。巷口雖有車馬的轟聲，巷內却清靜得一塵不揚。在一所大廈的門口我找到了成業堂的銅招牌。真氣概的房子，方方正正，高高大大，至少也值這麼幾十萬塊錢。屋子的面前是一個小小的花園，花木亭亭，倒也布置得不錯。我徘徊了一回纔去叫門。應門的是一位中國青年。我把拜訪加神甫或齊神甫的來意用英國話說明。

可是這位青年却不懂英國話。他問我能不能說S國的話。

『會說的，先生。』

『加神甫與齊神甫不在此地。你如有要事須找他們，你可以到他們的辦公處去。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他們總在那邊的。』

神甫的辦公處不在教堂裏而在旁的所在，這倒是第一次聽見的事。好奇和懷疑使我發出了下面的問題：

『到辦公處去？難道他們於傳道的本行外還兼做着生意麼？』

『他們做的生意多得很呢。我所知道的盡在這裏了。倘使你真要去找他們的話，我可以把他們的辦公處的地點告訴你。』

『承情得很。但是我口渴得很，想請你賜一些水給我喝。不知道行不行？』

『當然可以，請到這邊來。』

他引領我到客廳中去。一路走過好多間鋪陳得非常華麗的房間。一股濃烈的香氣馥馥郁郁地蕩漾在空氣中。起初我以為是神壇前焚燒的香。但細辨後又覺得不對。這氣息似麝似蘭，顯然是花露香粉的膩人的香味。

『這裏有沒有所禱室？』

『有的；可是小得很。』

我們踏進這小祈禱室。香氣愈加濃烈；可是室中空蕩蕩的，不見一絲一縷的香煙，也沒有焚香的竈鼎。



「奇怪，我聞到一些香氣。這裏並沒有香爐。不知這香氣是從那裏來的？」

「你難道不知道此地設有一個小小的化粧品製造廠麼？我就是廠中的技師。

我們製造各種化粧品。教會將他們販到內地去出賣。」

「真有趣，我想參觀一下你們的工作場所，不知道行不行？」

「那有什麼不可以。」

一間小小的房子，幾個中國少女，幾百隻大大小小的瓶子和罐頭。在這一間具體而微的小工廠中，相當數量的化粧品按日產出。胭脂香粉，脣膏眉黛，祇要是化粧品用得着的東西，這裏無不應有盡有。名字也題得怪怪奇奇，足以引動愛美的青年男女的心。神甫們的生意經真是不錯。

「滑稽的事情。傳教的神甫經營這種生意！」

「密勒先生，你真是少見多怪。這是加神甫與齊神甫的辦公地點。你到那邊去一定還可以發見許多驚人的事情。」

他翻開上海的行名簿，叫我把下面的行名和地址錄下：

『美國股票公司，在美國註冊；

外灘H銀行大樓，電話×××××。

經理堆棧與碼頭業務。

董事長：文生；

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齊立齊。

股東：美國L碼頭公司，美國W碼頭公司。

總經理：中國運輸冷藏公司。』

美國啊，你爲什麼要把你的星與直條的大旗遮庇那些無賴的神甫的運籌握算的事業！什麼是教會，那裏又有教會？沒有，有的祇是一個組織完備的經商機關。這美國股票公司在H銀行的大樓上租下廣大的辦公處。那些神甫風雨無阻的按一定的時間上那邊去辦公。他們穿的雖然仍是黑長袍，但他們手中拿的却不是

聖經而是帳簿。祇要是掙錢的事，無論他正當不正當，他們一概都做。他們放款借債，買賣地產，辦堆棧，開碼頭，同時也販鴉片，賣軍火，開賭場，營娼寮。他們的眼光中祇看見錢，什麼天道、道德、功德、罪過等都不值得他們的一顧。

一般老上海大概還可以記得江×路上的那家某神甫所設的大妓寮。而租界的警務當局試把那些不名譽的地方的紀錄查一遍，他們就可以見到上海的賭場全由S國的神甫在雙倍的房金下租出去的。加希阿，上海的一家最大的賭場的主持人，就以雙倍的房租向S國的神甫租得一所大廈。

天下最無恥最沒有胆的冒險家恐怕無過於這些假借名義，用黑袍彰身，躲在神壇背後的神甫了。他們不單是奸宄，同時又是怯漢。

你可相信這些上帝的使徒口中高唱着仁義道德而私底下則爲盜爲娼，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他們放三分息至九分息的債。在他們所辦的堆棧中堆着千百箱的抵押品！這些抵押品的主有者在重利盤剝下大多已沒有贖取的力量。這又是神甫

們口中的一塊肥肉。你翻一翻美國股票公司的帳簿，翻一翻這些神甫的私人帳簿，你一定能發見許多不可告人的交易；你那時無疑要愧做日種人。

在S國的神甫所經營的各種事業中，我沒有提到保險事業。難道他們不談此道麼？他們做的，做得比他人格外來得經心，下面的事情就是我目視的一個好例子。

一位I國保險公司的代表背恩先生路遠迢迢的拿了梵諦岡的介紹信趕到上海來，想做這麼一票好生意。他一到上海之後就去拜會那些S國的神甫，把來意說明，而請他們照顧一些生意。

回答他的是一副難看的面孔和一套難堪的話語，多神甫憤憤然的告訴背恩先生，他們自己辦有保險事業，用不到旁人再來費心。他們不管什麼教皇不教皇，祇知道好生意不容許旁人染指。

背恩先生碰了一鼻子的灰，而且也弄得滿肚皮的疑惑。教徒口中說出這樣的

話來，這算什麼一回事！可憐的背恩先生啊，你不知知道你無心之間已闖進了強盜窠了！

不多時前，我遇見一位勃朗克先生。這位勃朗克先生曾經在上海創辦過一個規模極大的投資與信託公司。開業不久，查賬員就查出了一個大毛病。賬上少了二十萬塊錢。股東老闆聽了跳起來，存戶聽了趕快來了清交易。風聲既播，衆目共指；勃朗克先生就不得不暫時離開上海以避一避風頭。公司則宣布破產而關門。在這一件事中，S國的神甫也有一手。他們執有一些抵押品，其轆轤直到今天還沒有料理清楚。

昨天，休士叫我注意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字林西報中所刊的一段新聞。  
『這裏又有一件關於安德會的神甫的訟事。他正在美國的駐華的按察署中開審。你爲什麼不去旁聽一下？』

『什麼？又是一件訟事？』

「一個名叫席墨門的人向他們訴索三萬塊錢的佣金。據席墨門說，他曾代表安德會的神甫向某大銀行商借三百萬塊錢。講明把借款的百分之一作為佣金。教會失信，沒有把這一筆佣金付給他，所以他請求法律的保障。」

「神甫們不肯付這一筆佣金麼？」

「一個銅板都不付。」

「出庭的神甫是那位？他以什麼資格出庭受審？」

「嚇，真坦白呢。他自承為齊神甫，美國股票公司的總經理，成業堂的司鐸。」

「成業的意義不就是得到麼？換一句話說，他是得到一切的安德會的實得者。你以為對不對？」

「你的歧字真熟！」

這一件案子暴露出這批無恥的營利者的營私舞弊的生涯的一角。訴訟的詳細

經過見載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份的字林西報上。S國的神甫的營利行爲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所有的事實都由報紙刊出；巡捕房的案卷室中藏有許多關於這事的材料，綜合起來，足足可以編成幾大本書。

在冒險家的王國的首都，上海，R教的各種教會都有得存在着。安德會的神甫多就地營業，而某些教會則專騙遠方的人。下面的事實就是明例。

一個新聞記者應該曉得一切的事情。但是我敢說在上海的新聞記者中竟有大多數的人不知道上海的法蘭昔會的神甫們刊有一種S國文的雜誌已有多年的事。

我把這一件事告訴我的朋友買爾先生。買爾先生曾在墨西哥當過通訊員，所以能說極流利的S國話。

「什麼？上海有S國文的雜誌！可是真的麼？」

「我爲什麼要騙你。這S國文的雜誌由F會的神甫們來編輯，來發行的。」

「他們在什麼地方發行這雜誌？」

「莫××路某號，一所很大的屋子裏。雜誌的名字叫做傳教生活」。

「雜誌的內容講些什麼？」

「從封面到底頁都是瞞天大謊。可是在上海的F教會却靠他發大財。照雜誌上所講的看來，F會的那些神甫真是上帝的使徒，人間獨一無二的好人。他們犧牲了自己去開化那些可憐的中國人。他們時常講到他們的工作的繁重和所需的經費的浩大。在每一期中他們總發表幾篇專論，歷述他們的犧牲精神，刻苦生涯和孜孜爲善的心向。文章做得真是淋漓盡致；讀的人閉目一想，一定要以爲他們是生活在衣不蔽體食不滿腹的境界中。這些上帝的使徒的處境真是可憐極了。他們不惜受盡艱險去超渡他們的黃種弟兄的靈魂。祇要是有心人，誰又能不同情他們？祇要口袋裏有買麵包多餘下來的錢，誰又能不幫助他們？在這同情與幫助之下，F會的神甫們就得其所哉了。」

「愛狄，這是售貨術與廣告術的菁華，他們能夠想出這種妙法，就拿他這麼



幾百萬塊錢也不能算多。」

「住在皇宮式的大廈中，進出以最新式的流線型的汽車代步。這種情形，南美的那些信奉宗教國家不知道，也不看見。他們所看見的祇是雜誌中所刊的那些照片。衣衫破爛的神甫立在草舍泥屋的前面，包圍在他的四周的是一些鳩面鶻結的中國人：熱心的神甫，可憐的中國人。」

「他們造下瞞天的大謊又有什麼用處？」

「你還不明白麼，我的大孩子？他們把這雜誌成千成萬的寄到那些用S國語文的國家中去。他們把他們的苦況公開於那些國家中的虔誠的天×教徒的面前。這是一種最有力的呼籲工具。捐出一塊錢就可以超渡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幫助神甫們完成他們的神聖的使命，救中國人的靈魂，同時又可以替自己造福；一舉而數得，真又何樂而不爲。在旁人的何樂而不爲的心意下，你想，他們的運氣不是來了麼？」

「現在我明白了。大批的金錢源源流入他們的手中。但是，這和平常的搶劫又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曉得他們擁有鉅額的金錢與產業。他們養尊處優，過着王者般的生活。說窮話又有誰想信。」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笨。上海的人曉得自只有上海的人曉得。至於祕魯、智利、阿根廷、西班牙等國的人民則遠在世界的另一隅。他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雜誌中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話？他們看見雜誌上這樣的講述，就這樣的相信。他們慷慨解囊，每年把幾百萬塊錢捐給在中國的F會的神甫們。後者拿到手後，就蓋大房子買汽車，並作為資本去經營各種的生意。」

「倒霉的還是那些出錢的朋友。把錢送給賊用，真有些不上算。」

「這還不過是一端罷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正多着哩。讓我再來告訴你幾件。F會在中國的內地設有許多分會。你可知道這些分會是什麼東西？他們都是經售中國的貨物的出口商。漢口的F會每年販一大批獸腸到歐洲去。他的主顧是

各國的臘腸作。這一注交易的利息是很可觀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上海開了一家小小的製漆廠。有一回，他冒犯了F會的神甫。他們立刻也開一家製漆廠和他對抗。後來我的朋友到底犧牲在這些神甫的手上。』

『這是怎樣發生的？』

『簡單得很。我的朋友爲了擴充營業起見，跑去跟他們接洽，想通融一些款子。他允許給他們厚的利息。這一來事情就糟了。他們見有厚利可圖，就貪心勃發，想將這一碗飯獨口吞下。他們仔細研究製漆事業的詳情，發見利息確是不錯。他們就自己開辦一家製漆廠而將我的朋友一脚踢開。』

『倘使別人告訴我這種下作事，我是一定不肯相信的。』

『事情還沒有完哩。我的朋友資本小，當然無力與他們競爭。他爲保全自己事業起見，特地再去拜會這些善良的神甫，想與他們議定一個共同的賣價。他們給他以一個最得體的答復。他們無租要付無稅須納；所以儘可貶價賤售而仍有錢

可賺。他們不怕什麼競爭，所以也不願訂立任何協定。我的朋友終於把他的一升廠關在他們的面前。

「這樣的事情多得不可勝說。他們腰裏纏上千百萬，然而向人說起來，總是窮得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在西班牙與南美的那些說S國話的國家中，你隨處可以看見一隻小箱子，釘在牆上。箱子的上面開着一條縫，旁邊寫着幾個大字：請量力資助在中國的S國的教會。每隔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一個神甫到各地去，把箱中的捐款收去。收到的錢積成整數後，就匯到上海來。在上海的Y會的神甫們却利用這一筆款子於生財的大道。」

「你將告訴我一些耶穌軍的祕密？」

「耶穌軍的神甫們在上海的左近置有一座氣象台。他們每天三次把天氣報告給大衆聽。遇有颶風來臨的時候，他們更發出特別警告，使港內外的船隻得趁早戒備。他們把這個氣象台當做一件大事情。他們向世界歷述保護海上的船隻的大

功績和維持這氣象台所花費的鉅款。他們犧牲一切而爲大衆服務。對於這種可敬的精神，人們那得不佩服與感激。所以他們的功表得愈響，各界的善男信女的囊也解得愈快。但是朋友，你不要誤以爲世界上真有犧牲自己而爲他人服務的好人，耶穌軍的神甫們弄這一所氣象台也不是白弄的。他們正像開了一家生意興隆的店；他們的利潤是很可觀的。大批的津貼由各方面送來。政府、輪船公司、保險公司都是他們的長年的施主。在實際上，台中的儀器是早已辦就的了。每天跑上去算算望望，並不要花費什麼大錢。但是他們却說得像樣：這是爲上帝服務，是慈善事業。大家相信他們；好，請你們上當吧；不盡的金錢滾入他們的口袋中。名利雙收，也可算得極盡人間的樂事了。」

『在氣象台的四周還有些什麼？』

『一個小小的工業區，區裏有近六千個信教的中國人。他們在最低的工資下出買他們的勞動力，祇希望死後能昇入天國。在這工業區中有木器廠、銀匠店、

裁縫店、棉花廠、絲廠等。」

「我還聽人說起B國的神甫。他們可能正氣些？」

「B國的神甫都是本領高強的工程師。他們舖街道、蓋房子、做經租賬房，從事於地皮房屋的買賣。至於傳教的事則似乎與他們不發生多大的關係。他們到此地來完全爲了做生意；其他的事情都不在他們的心目中。雖然有時他們也拿這麼一本聖經來亂說幾句，但這無非是遮遮外人的耳目而已。」

「耶穌教的教士怎麼樣？他們可以好一些吧？」

「不見得，我會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探索耶穌教的教士們的祕密。照我的觀察所得來說，他們也不見得比天主教的神甫好到那裏去。你要知道天下的老鴉原是一樣的黑的啊。」

「幾年前，美國的一羣好事君子組織了一個調查團，花了很大的力量詳細調查耶穌教在中國的情形。他們把調查所得的結果印了一本大書，書的名字叫做再

思想的教會。書中歷述耶穌教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的事業。耶穌教在東方的時間不可說短，一百年；花去的錢不可說少，幾萬萬塊錢；然而成績呢？九九歸原，調查團發見正對着他們的面前的還是那個一百年前的舊問題：「怎樣把福音書獻給亞洲的人民？」

「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幾萬萬塊的金錢用去了，然而新問題却仍還是舊問題。由此你自然不難推知耶穌教的教士們在中國成就了一些什麼事業。他們跳來跳去，始終不能跳出這原來的圈子一步。無須做的工作已經做了；應該做的工作呢，却還沒有開頭哩。他們做的是那一些工作？金錢與時間的耗費；除掉這個，就一無所有。因為他們始終不能把基督教的大道理告訴給中國人聽。」

「再思想的教會，一本三百二十八頁厚的大書，真算得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致。他用白描的功夫歷述耶穌教的教士們在中國的功績，而撇開一切實在的事實不論。他很巧妙的避過這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的基本因素而專揀那些無關緊要的

事實做不着邊際的發揮。

『調查團所要知道的共有兩件要事：一、在中國的耶穌教有那些團體？二、他們成就了些什麼事業？』

『這兩個問題極容易答復，也極難答復。先從後面一個答復起。耶穌教的教士們在中國並沒有做成什麼大事業。耶穌教的教士除了極小的一部份外，都是冒險的好傢伙。』

『拿出事實來看看。我們知道耶穌教的教士十個裏有九個是已結婚的人。他們帶着家眷到中國的內地去傳教。傳教着重在傳；教士必須深入民間，方纔可以傳教。你道這些教士怎樣做？他們一到內地之後，就安住在一所西洋式的大房子裏。他們不肯住中國式的房子，因為中國式的房子不舒服，不是高貴的西洋人所能安住的。』

『個人的舒適遠比責任來得重要。他們用上這麼幾個中國的傭人。一切的事



情都由這些傭人效勞。他們自己則吃飽了飯睡覺，睡足了覺起來吃飯。真正閒不過的時候就拿着手杖到城裏城外去逛一遭。中國人不在他們的心目中，上帝和聖經也不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住在中國，然而中國絕不與他們發生關係；他們的原來的目的在救中國人的靈魂，然而中國人却從來沒有聽到過他們的一句好話。他們這樣舒舒服服過了幾年，就回國去報功。在他們的嘴裏，中國人是這樣的可憐，假使沒有他們這些良善的上帝的使徒，恐怕中國人到今朝還不會曉得天和日頭。有懋功者膺上賞；官雖無可加，祿總可以進的；厚厚的一疊鈔票塞入他們的囊中，笑痕蓋滿了他們那吃上帝飯的面孔。做好事有好報，到底不錯。

『調查團的正式報告：耶穌教在中國成就了非常的事業。』

『誠然是非常的事業：一百年的時間，八千位大教士，八十萬受洗的中國信徒。』

『非常的事業：二萬萬元以上的經費。』

弟。

「八千位大教士感化了八十萬個中國人：平均每一位大教士收有一百個好徒弟。」

「一百個徒弟分配在一百年中，不多也不少，每年恰巧得一個。這就是說每一位大教士每年感化一個中國人。」

「每一位大教士每年用從美國捐來的二千萬塊錢，感化一個中國人。好貴的成本！中國別的東西不值錢，看不出他的耶穌教徒到價值得很呢！」

「上一個月，我到南京去跑了一次。我會見了中國政府的一位大員。在海闊天空的縱談之下，我們講到了在中國的美國教會的問題。」

「美國的教士大遠的趕到中國來宣傳基督教，忠實的生活，文化等。其實他們真是舍近而求遠。他們與其跑到中國來講這一片大道理，還不如在美國說來得人地相宜些，因為美國人似乎更需要這些教訓呢！」中國的大員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恕我冒昧，敢問閣下何所見而云然。」

「美國的教士跑到中國來的目的無非在宣傳美國的基督教徒的善良品格。可是美國的影片却從旁幫忙，把他們的一些努力完全化做烏有。」

「老實說，我們中國人都是實在論者。我們相信親眼所見的過於耳朵裏聽到的。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做百聞不如一見。教士們講的東西固然娓娓動聽。但是銀幕上表現出來的事物却格外能夠動人。美國的影片一貫地把美國人的生活的黑暗方面開展在我們的面前。裏面有的是不道德的生活與弁髦法紀的行爲。一個真正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就不應該有這許多傷風敗俗的穢行與作奸犯科的暴徒，自己握着罪犯的最高紀錄而要派遣代表到旁的地方去勸人爲善。這算是騙自己呢還是騙上帝？」

「不可以請你再說得具體一些。」

「朋友，事實彰彰俱在。最近有一張描寫北極生活的影片。片中敘述一個船主到北極去探險。這一個船主是一個卑鄙、凶暴、罔顧人情天理的壞傢伙。他

的到北極去，冒險祇是一個名目；他的真正的目的希望能從那些愛斯基摩人的身上發一票橫財。他在北極做下了種種的非人行徑。這部影片經檢查會通過而上演了。在中國人的眼光裏，這一個船主簡直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怪物。憎惡的情感油然而生。諸如此類的影片真是指不勝指。他們表演的無非是上流社會的淫亂生活，神奸巨惡的吃人事業，流氓匪徒的殺人越貨工作；總而言之，是一切社會的仇敵的生活史。他們在美國放映，自有他們的正常的使命。他們給一般美國人一個警告，使得惕悟他們四圍的危險勢力。然而把他們運到外國來放映，那就祇有暴露美國的社會的醜態了。他們決不能產生任何良好的影響，尤其是在有八千位大教士在宣傳上帝的大道理的中國，他們更不應該被運來放映。」

「照你的意見來說，這些影片發展中國人的不信任外國人的心理，並且破壞教會的工作。」

「不錯，他們的影響大極了。我們難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中國人的眼光

中，這些趕到東方來宣傳西洋文明的人正和銀幕上的那些包庇是非作惡的傢伙沒有什麼分別。美國人派遣教士來改善我們的生活，然而他們的影片證明他們的生括比我們更需要提高與改善。中國的俗諺說：凡事從自己做起，自己做不到，却要來勸人，誰又肯領他們的教！

『美國人在這一着上是大錯而特錯的。他們自己牢抱着一種唯物的文明而到別人家來則唱高調，提倡什麼精神生活。騙人也不是這種騙法的啊！』

『美國一共派有八千位大教士在中國。這八千位大教士的唯一的使命在破除愚盲和提倡基督教式的精神生活。然而這唯一的使命不是蹠起了脚坐在安樂椅中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口頭上唱幾句讚美詩所能盡的。破除愚盲必須深入民間，提倡基督教式的精神生活必須以身作則。美國的教士們不知道致力於此而一味頤養他自己。他們的生活方式處處表示出個人的物質幸福遠較大眾的精神生活來得重要。錢，安適的生活，旅行，似乎是他們唯一的目的。一個偏重物質的國家所

派出一羣偏重物質的教士在精神方面決不會有多大的成就。他們的言不顧行的生活彰彰然給中國人所看見。除非爲了騙一口飯吃吃，誰又肯來聽他們的鬼話，耶穌教在中國所以失敗的理由就在此地。

「披了一件滿是油漬的大衫而來勸你整飭衣裝，你肯接受他的指導嗎？這一位中央政府的大員說出了大部份的中國人對於西來的教士的心理。在他們的心目中，教士無非是套着一張假面具的冒險的棍徒的一種。」

一天，我和休士在街上閑逛。我們走過一所建築得十分莊麗的大廈。

「噲，你看這所房子怎麼樣？」

「壯麗得很。這是那一位闊老的大府？」

「這就是著名的BS公寓。」

「這位BS先生是怎樣一個人？」

「起這一所大房子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BS先生也是一位大教士。他初

到上海的時候，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然而生財自有大道。他花幾個小錢僱上十幾個衣不蔽體的中國人。他帶着他們到近郊的小村中。把他們排列在茅舍前，牛欄邊；橫一張照片，豎一張照片，攝上這麼幾十張。此外，他又拍了一部小影片，把農村的荒落情形完全收在膠片上。影片中的主角，不用說，當然是他老人家自己。他帶了這部影片和那些照片回美國去周遊各地作公開的演講。靠着那張會說話的嘴，他把這沒有的或獨腳的BS宣教團捧到三十三天上面去。BS宣教團犧牲一切去救濟精神與物質都貧困的中國人。他們就差沒有把身上的肉割下來給中國人充飢，其他的一切是都已做到的了。這樣一講兩講，巨數的金洋就鏗鏗鏘鏘地流到他的口袋裏去了。從美國他更渡大西洋到斯甘狄那維半島上去。把同樣的把戲再演一次。他巴結上了幾個好欺的富翁。他們都成了倒翻的聚寶盆，把整批的錢孝敬給他。經過相當的時候後，他滿載而歸他的第二故鄉——上海。這一次旅行的總成績就是這座BS公寓，BS先生個人的私產。』

『可憐的捐款者啊，你們破費了大錢讓別人享福。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美國的教士不是辦了些醫院與學校麼？這總不能不說是有益的建設。』

『不錯，他們辦了一些醫院與學校。然而住醫院得付醫藥費，上學校得繳學費；你們總沒有便宜好佔。總之，一切都沒錢不行。你總不能叫一種賺錢的生意爲慈善的事業吧？』

『當然不能。生意經總是生意經，決不能在這裏特別成爲例外。』

我記起威廉馬丁的幾句不朽的話來：

『倘使中國人不到歐美去旅行或留學，不看見這些白種冒險家在東方的活動，不看歐美所出產的影片，那麼他們也許會受基督教的吸引而皈依其下。現在他們却已經這樣做了：他們耳目所接的無非是這類的醜惡的現象，沒落的生活和貪利忘義的壞傢伙，他們對於白種人老早喪失了信仰。所以耶穌基督的宗教，這博愛、犧牲、和虔誠的宗教已不能使他們發生任何的興趣。基督教靠他的殉道者



的力量克服了羅馬。二十世紀的基督教的殉道者又在那裏？」

二十世紀的基督教的殉道者在那裏？威廉馬丁這樣問，中國人也如此問。當他們看到那些教士只知道從事於政治的宣傳，經營各種生利的事業，而獨獨不做他們分內所應該做的事情。這些教士在口頭上高唱着仁義道德和幫助中國人。然而他們的行為却剛剛證明他們是中國的掠奪者。

美國的信士們每年捐幾千萬塊錢給他們，原希望他們能利用了來造福中國人。但是他們却把這一筆錢來賣地產，造大房子。在他們所置的一切產業裏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七是爲了發財而用的，爲了傳教而用的祇不過百分之三而已。可憐的捐款人，可憐的中國人！

耶穌教會辦有一所圖書館。裏面藏着千百卷書，大都已變成了蠹魚的眠食所。沒有一個人到那邊去讀書，也沒有一個人去注意這一個地方。大捆的小冊子堆積在儲藏室中。這些小冊子都是討論宗教問題的著作。他們原來假定要發行這

麼幾百萬冊；但印了幾千冊裝樣子後，就擱在那裏聽憑他去蟲蛀霉蝕。好在印刷費有人挖腰包；印上幾千冊報銷他幾百萬冊，誰來查你這筆混賬。餘下來的錢買糖果吃也是好的。這又何樂而不爲！又何爲而不樂！

中國人明白這一切的鬼把戲。他們不是傻子，他們也不是瞎子。

一般的教士們把中國當做一塊肥肉，大家趕着來分嚐一盪。應運而來的就有愛彌黑登。愛彌黑登的大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他是一個女棍徒與離婚專家。

聽得人間世有這樣一所天堂，愛彌的慾望就禁不住躍動起來。然而他的人緣不大高明。在他還沒有到埠的時候，中國的報紙已經替他大大的來了一下反宣傳。

上海的教士又都把他看成外來的闖入者。臥榻之旁不能再容旁的人鼾睡；所以他們一致拒絕把教堂供他使用。但是他營世故的愛彌豈把這些小事放在心上。他們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租下了回力球場的大堂做他的佈道場所。

立在寫有上晚的回力球賽的成績的黑板前，他指着十字架講說他的大道理。

他一共佈了三次道。他向這甚囂塵上的世界，貪戀一切的肉體，與爲鬼爲蜮的魔鬼進攻。

冒險的專家都喜歡旅行。從美最時洋行的一個職員方面，我知道每年總有上千的教士靠着回國的便利作環繞世界的漫遊。他們以頭等旅客的身份週遊世界；但他們一踏上本國的碼頭後，就逢人訴說他們的薪給是怎樣的薄弱，幾乎不夠維持他們的生活。

上面所說的不過是一個概略。教士們的豐功偉績實在是說不勝說。不過在結束這一個題目之前，我們還有幾句話要申說一下。我們對於教士並沒有什麼成見；對於基督教的各宗各派也沒有什麼偏見。任何爲宗教而工作的人，無論他是男的或女的，黃種人或白種人，天主教徒或耶穌教徒，倘使能把他的時間與精力化在他自己的與他的同人的精神生活的推進上，那麼他便是絕對可敬的。他是上帝的子女，也是世人的好朋友。他的忠實行爲和虔誠心足以引起我們的敬仰心。

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是無話可說的。我們祇有稱許和感激。

我們在這一本書裏講的是世界上的冒險家的王國的首都中的衆生相。我們的目的在把一切的冒險家的本來面目描摹給世界看。所以祇要是冒險求利的人，無論他是法律下的逋逃者，縱橫捭闔的外交家，以賣鴉片起家的富翁，手牽聖經的教士，繹綫在身的罪犯，國際聯盟的特派員，都得請他粉墨登場。

隨便那一個人，祇須他侵蝕他人的利益，不論這利益是物質或精神的，以滿足自己的，就是一個冒險家。他已在自己的額上烙下了爲非作惡的火印。

在一切的下流種子中，最下流的大約要算到那一批披着宗教的外套，口裏高唱着人道正義而心中則轉着噉皮吞骨的念頭的宣教師了。他們不單吃人的血肉，同時更吃人的靈魂。他們不單欺騙於生前，同時更作偽於死後。

他們與旁的冒險家完全兩樣。有的冒險家做了一兩件昧心的事積了一些錢後，立即洗心革面改做好人。這些人還是能悔過的，他們雖不足以蓋前愆，然而

他們能這樣做下去，總還可以算得是半個好人。有些人公然和法律爲難，他們拿自己的性命作孤注。這種無所畏的精神到也不失爲一種英雄氣概。這些教士却和這兩種人都完全不同。他們沒有知足的時候，悔悟不在他們的心中。同時他們又沒有弁髦法紀的勇氣。他們祇能躲在一道大的護身符後鬼祟地弄玄虛。這種卑鄙懦怯的人還有什麼價值可說。

他們有的是一種職業，一種神聖的使命。他們立誓替上帝和人類服務。但是轉過身來，他們就借着上帝的幌子來騙錢。他們踐踏人的良心，污辱人的靈魂。宗教在他們的手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冒險的事業。肥肉精鑿，那一個不想吃。所以他們的行伍中始終不會缺乏繼起者。他們把大樹的根種在東方的中國而伸張他們的枝葉遍及到整個信奉基督教的世界。

我們並不是無的放矢。這一章中所寫的事實，都鑿鑿有據而不是什麼空中樓閣。我們所以要揭穿他們的祕密，一共有兩個目的：一、這是冒險家的事業之一

種而是本書所應該收人的。二、我們希望能夠證明在捐來救助中國人的每一塊錢中，至少有九角九分給是這些不誠羞恥的人吞去，餘下來的一分是用在中國人的身上的，然而有沒有好處却正難說。換一句話說，他們到中國來，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要是沒有他們的幫助，也許還不至於糟到今日的地步。

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特性。這特性不是吃牛油麵包的白種人所能認識的。白種人是永遠不能瞭解中國人的。

要想瞭解中國和中國人至少得化上幾十年的功夫。你得住在中國，週遊中國，與中國的各式各樣的人混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各種問題。經過這一番苦工之後，你對於中國人的心理，也許能夠約略認識到一些皮相。

至於中國的靈魂則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祕；無論你們怎樣努力都沒法看得見牠的一鱗一爪的。



## 第十章 不操干戈的強盜

賊篋探囊，登坦而走。

在塞維咖啡館中吃了一餐飽飯之後，我和休士踱回我所住的匯中飯店去。一杯清茶，一枝陳煙，我們開始了有趣的談話。

我們已經討論過許多種冒險家的事業。現在我將開講另一種不操干戈的大強盜的事蹟。

「朋友，那一天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在上海，一個人可以獨個兒開一家銀行麼？你放開手去做就是了。你不用担心法律的干涉，也用不到顧慮官家的稽察。你祇要把你的外表面弄得光鮮好看，大家自然會相信你。隨便什麼人都不來



管你。要管就非得在已出毛病之後。」

「賊出關門，又有什麼用處！」

「現在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這裏你就可以知道在上海的金融界中玩把戲正是一件最容易不過的事情，祇須你能夠吹牛，不怕難為情，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有一位名叫品多的I國人是一個開列子的專家，他靠了這一副本領把人家還沒有遺失的東西大批的望家裏搬。這種過份的慫慫使人家當受不起。投桃報李，禮所當然。所以他搬人家的東西，人家就搬他的身體，掛着老虎頭牌子的高房子不時成了他的公寓。他在那裏進進出出，真是忙碌得緊。」

「也許高房子中的飯食過於單調了一些，品多先生竟會吃厭了。他覺得等在本鄉，一些滋味也沒有。因為他在本鄉的名氣太響了。在短短的時間中，他出入於那一所攔有鐵柵的高房子裏竟達十五次之多。這樣好的成績怎不叫那些吃公家

飯的警吏側目而視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開箱子的事業又怎樣做得下去，所以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他打起精神來快點搬場，他希望能到一個誠貨的國家中去出賣他的一身的本領。」

『這也不能怪他啊。那一個人不想改善自己的環境！』

『所以啊。品多先生一經決定快點搬場後，就努力研究地理。在他幾經研究之下，知道上海雖滿充着他這樣的人，但再加一個還不致於有什麼大的問題。況且上海的機會多，像他這樣的人到那邊去，是一定不會沒有事情做的。因此他就擠上了世界班的大郵船而來到這冒險家的大本營。在他的心目中，上海真是一個可愛的所在。他時常說：「我愛上海甚於愛我的祖國。在上海我是一個紳士。」』

『在本鄉是一個不值一文錢的壞傢伙！』

『他袋中還藏着一些由他人的箱子中搬來的金錢。他就利用來創辦一種新事

業。他先稍爲試一試本領，利用女人們的貪小利的弱點，做了幾筆好生意。生意發達，資本增加，譬如賭錢，就得下大注，所以他就着手來做一番大事業。

『他感覺到人生最快意的事情無過於助成他人的好事。上海有許多人亟亟乎要取得經濟上的幫助。他就決心去救濟他們。他準備開一家一人銀行而把最低的利息，四分至十八分，放款給那些急切需款的人們。』

『他要不要向什麼主管機關註冊？不必不必，上海是用不到這種空花樣的執照，營業許可證，什麼都不用去提他。』

『開銀行就開銀行好了。多什麼枝節。』

『金字招牌掛起：品多銀行，經理一切的銀行業務。』

『在加西波里的相助之下，品多銀行的業務蒸蒸日上。不盡的財源滾滾而來，品多先生的笑口也就常開了。』

『I國的領事聽得有這樣一家銀行開張營業。然而這和他人有什麼關係。不

要說他沒有權力，也不想去監督他。他就是要想去監督他，品多先生也會吩咐他趕快走開而不容許他着手。「我用自己的錢做自己的事，和你有什麼相干。請你把你那醜面孔拿開，我的事不要任何人的干涉。」碰鼻子的事情誰又高興去做。

『但是賤骨頭總是賤骨頭。品多先生吃了許多時的安逸茶飯，又覺得不適意起來了。華懋飯店的牛排似乎不如高房子中的牛骨頭來得有味。好，再去吃他一遭。存下這個心，他就找機會去實現。』

『一天，機會終於來了。品多銀行的對面有一家大珠寶店。一天，強盜忽然光臨。從他的櫃台中，搬去了近二十萬塊錢的珠寶。報告巡捕房，出賞格，鬧得一團糟。到頭來還是保險公司倒霉，挖腰包把這一筆款子賠出。』

「品多先生看了，未免有些眼熱。他的妒忌心踢他向前。對面強盜搶，那是什麼話？這些笨傢伙可以搬去這許多東西。讓我來做些好榜樣給大家看看，強盜搶究竟是怎樣搶法的！保險公司，又要對不起一次了。」

『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的報上，品多銀行的大盜案煌煌地被登載着。幾個不知名的積盜從品多銀行的保險箱中搬去了九千塊錢的手飾和五萬四千塊錢的現款。

『天下多的是自以為聰明的人。他們想玩弄傻子，結果反給傻子套住了頭頸。品多先生就是裏面的一個。品多先生的老闆是堂而皇之的上等人；而品多先生則連他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像。保險公司固然是傻子，然而呆的人也有明白的一天。二加二不是等於四麼？一次強盜搶是偶然的事；兩次強盜搶就不成說話了。保險公司要求仔細的檢察和偵緝。幾次調查之下，案情大白。品多先生自作自受，非但得不到保險公司的賠款，反而罰去二千八百塊錢，再添上十四個月的牢獄生涯。加西波里也得到了罰鍰一千元監禁六個月的處分。

『品多銀行的營業範圍比任何銀行來得廣。重利盤剝祇是他們營業的一種。此外，他還幫人做生意。譬如愛先生要從意大利輸入橄欖油、酒、牛油、沙丁

魚，法國輸入化粧品，美國輸入電氣用具，他可以隨便借一間房子設一個辦公處。他商通了品多銀行這一類的銀行，印發一些誇大的傳單，宣稱某些銀行都和他有往來。招牌掛出之後，他就向外國去定貨。他起初做這麼幾筆小交易，貨到之後立刻付款，信用再好也沒有。幾次之後，他的脚跟已經立定。他就大大地定上一筆貨。外國的行廠憑着過去的經驗，以為這家商行的信用不差，就遵命照辦。貨色到了，賣去了，賣到的錢大家分了。空騰那外國的行廠去花費郵票，信紙，信封討那永遠討不到的貨款。」

「我知道做這種事情的人多得很。現在想吃這一碗飯恐怕也沒有從前那樣容易了。」

「品多祇不過是一個蠢材，所以一出花樣就弄糟。在一個本領高強的人的手中，他自有各種方法來改變他的營業的花樣。憑你怎樣快的手腳都抓不到他的把柄。」

「上海新近不是有一家A國人辦的大銀行開了門麼？這種事情所以能夠發生，就完全靠領事裁判權的福。」

「這領事裁判權真可以說得是冒險家的國際集團的甲冑。」

「你的論斷一些也不錯。有了這一套甲冑做護符，上海才能成爲冒險家的王國的首都；世界各地的冒險家才會趕到這裏來買弄他們的好身手。不說別的，就說新近關門的那家大銀行吧。他的主持人阿爾先生是從幫匪的發源地支加哥來的。他捐著一塊上帝的牌子到中國來。鏟除迷信和開化民智是他的大宗旨。」

「支加哥的冒險學校雖然及不上上海，然而中等資格是足有的。你祇要看阿爾先生的行事就可以相信了。」

「阿爾先生一到上海之後，立即施展他的好身手。幾個花樣一出，他就當選爲A國教會的會長。他努力工作，逐漸把他那空空的口袋和不值一文錢的名譽充實與樹立起來。同時大才不能專作小用。他在報酬很好的宗教事業之外，更致力

於上海的他種事業。在美國社會的眼光中，他既熱心又努力，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上海的父親」的榮譽的頭銜就套上了他那南瓜式的頭顱。名利雙收，這是他的初步成功。然而阿爾先生真是一個熱心公益的人麼？真能就此算滿足了麼？不，決不是的。在這熱心公益的背後，另外有一個目的存着。大家不知道，阿爾先生却明白得清清楚楚。他正在建築一層基礎；這基礎就是公衆的信仰。有了公衆的信仰以後，他方始可以開始他的新事業。不久之後，他果然放棄了傳教的事業而成爲大銀行的總經理。他拋去了上帝而改拜財神菩薩。阿爾先生的本來面目到這時方始顯露出來。但是他的太太却繼續做她的傳教事，爲上帝「務麼？不，也是受着財神菩薩的驅策。從中國人那裏捐來的錢總得有一個安全的儲藏所。阿爾太太就借傳教的名義來發放這一筆款子。

『經過相當的時間後，阿爾先生的銀行居然成了上海的重要金融機關之一。在領事裁判權的保護下，他不怕人來查賬簿。』



「公衆難道也是這樣的放心麼？」

「不放心也得放心。在沒有出毛病的時候，誰又敢說一句敗興的話！以耳當柴眼睛的人們就競先把錢放進去。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家銀行一共有八千個以上的存戶。存款的總數在八百萬塊錢以上。阿爾先生多年來的夢想現在居然實現了。阿爾先生最喜歡做投機事業。現在有了這一大筆款子在手上，他就得隨心所欲的做去。他拿這八百萬塊錢做各種交易。賺了錢就往外國匯，用各種的假名存在銀行中。」

「一個人的貪心總難得有饜足的時候。阿爾先生沒有錢的時候想錢，現在有了錢又想作更進一步的活動了。」

「人類苦的是不知足。不知足就是失敗的先驅。」

「我却以爲這不知足就是天道的鐵手。否則，發了昧心財可以長享，誰還肯做好人？不要說閒話。阿爾先生在擴大活動的範圍一念之下，就糾織了什麼銀公

司，什麼信託公司，什麼地產公司。他利用銀行的信用以經營這些公司；賺了錢歸到他自己的賬上，蝕本却望公家的頭上一推。可是在每年的結賬時，他總宣稱某公司賺多少錢，某公司賺多少錢。股息派得厚厚的，然而這利潤的大部份也是轉到他自己的賬上去的。其他的股東的好處真正有限得很。

『賺錢歸自己，虧本歸公司，不夠的數目移銀行的存款來填補。這本是顧前不顧後的事情。漏洞愈弄愈大，彌補不來的一天終於到來。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阿爾先生的銀行因貧血症而壽終正寢。銀行的大門一關之後，跟著壽終正寢的有八千個以上的存戶的存款簿。』

『阿爾先生現在正在美國的麥耐爾島上的監獄中消磨他那五年的牢獄生活。』  
『五年的功夫一轉瞬間就過去了。他不是在各國的銀行中還存有大批的款項麼？出獄後，他正可以優哉遊哉地過他的餘生呢。』

『就我所知道的來說，那清理員始終沒有知道這個祕密呢。就是那些接受存

款的外國銀行也不十分摸得清這裏面的頭路。」

「愛狄，中國人怎麼樣？他們不做這種冒險的事情？」

「多少也做一些。他們所做的冒險事以商業的爲多，其次則是賭博。末後一項正是中國人的弱點的所在。講到賭博，我到想起一件有趣的故事來了。這故事充分足以表示出白種的冒險家的技巧來。」

「第一點我先要說明的就是冒險家的百寶囊中實裝有無數的鬼機巧。但是這些鬼機巧有一個極重要的客觀的主觀因素，這因素就是對方的貪心。魚兒不貪餌，不會上釣；人不貪利，又怎樣會上當。」

「有了貪利的人，就有放餌的冒險家。這般冒險家探知很有一些中國人想從開賭場中賺一筆容易的錢。然而開賭場得有開賭場的護符。脚跟立得不牢，非但容易的錢掙不到，就是不容易的本錢也得蝕去。那些聰明的冒險家就看中了這一點來玩他們的戲法。」

「不久之前，有兩個中國人，李阿貓和張阿狗，想開辦一所大賭場。這兩個  
人也是老上海了。他們對於一切的門檻都知道一些。他們知道沒有護符的賭場是  
開不成的。古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們的祕密計劃終於洩漏了出  
來。意外的發展就此開始。」

「上海有一羣白種的懶漢，專門做各種騙人的生意。馬丁與若望是他們的領  
袖。這兩個傢伙的詭計真多，所以幾年來，他們到也很舒適的生活。下來。他們  
的手下有許多專門刺探消息的小嘍囉。這些小嘍囉以中國人爲多。他們四面活躍  
着。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們，正因爲沒有人留心他們。」

「一天，一個中國的嘍囉鄭重其事的報告一個消息。」

「我探聽到一注好生意。」

「什麼生意？把話說明白來，」馬丁的命令。

「兩個有錢的中國人，李阿貓與張阿狗，想開一家大賭場。他們正在四處

走路子，預備弄一張護符。」

「你可會和他們講起過什麼？」

「還沒有。不過我想我一定可以騙他們入彀。」

「好，你真能幹，現在且聽我的吩咐。你去設法和他們混在一起。碰到相巧的時機，告訴他們，你有一個好朋友是F國領事的好朋友。他可以幫助他們取得一張開業的執照。不過須花一萬塊錢的手續費。一個錢都不能缺。倘使他們有什麼疑心的話，你就說你的朋友可以和他們在那一天的什麼時候到F國的領事館去會一會面，聆取那領事的親口的許諾。領事的時間是非常寶貴的，你的朋友的时间也是非常寶貴的。在約定的時候，千萬不可有失誤。知道了麼？去，照這吩咐去辦，包你成功。」

「小嘍囉奉命之下就去找這張李二公。他會見了張阿狗，就把這寶貴的消息傾筐倒出。

「張阿狗聽到了這消息後，就忙看去報告李阿貓。財神菩薩派了看財童子來傳達這樣一個好消息。李阿貓聽了雖然也喜心翻倒，但面上却故意裝得不露一絲笑痕。他冷冷的說道：「在未取得某領事的親口的許諾之前，我是一個大錢都不拿出來的。」

「那不成問題。那個人說的，下星期二上午十時，他的朋友伴同我們到F國的領事館去面談一切。一萬塊錢的手續費也在那時過付。」

「這纔是個正當的辦法。否則空手丟下錢去，真有些不放心。」

「在星期二之前，馬丁的羽翼之一借着接洽某種事情的名義到F國的領事館中去參觀了一次。他的目的在認清領事館內部的情形，做布置牢籠的準備。」

「我們的冒險家已佈置下天羅地網。兩隻自以為乖巧的肥羊乖乖的來了。機關一撥，整把的錢就擠出來了。請看妙劇的演出。」

「F國的領事館——星期二——上午九時五十分。」

「馬丁，碰巧與下國的領事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正很焦灼地在會客室中等着。他打扮得像一個外交家所應該打扮的那種樣式。他周身整理得齊齊整整，找不出一些破綻來。他似乎一心專注在他手中的那張報紙上，然而他的視線却不斷地從他的眼角向外張望。九點五十五分了。他的銳利的眼睛望見若望帶著兩個中國人來了。」

「名角登場的時候到了。他摸着領結做了一個姿勢。」

「若望帶著兩隻肥羊跨進領事館的大門走向會客室邊來。剪羊毛的專家把剪刀擎起；一，二，三，羊毛落下來。」

「當若望和那兩個中國人走到穿堂口的時候，衣衫整齊的馬丁帶着一副沉思的情態，從另一扇門中踏着莊重的步子走出，他顯然是到那些辦公室中去。壁上

的大鐘鏗鏗地響了十下。

「若望對兩個中國人說：「這就是領事先生。讓我來問他。你們請留心聽他

的答話。」

「若望走近一步再開口：『領事先生，這兩位就是我前天說起的要領執照的兩位。這執照已經發出了麼？』」

「馬丁慢慢的轉過身來，在神氣十足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是的。這執照已經發出了。我的祕書將直接把牠寄給這兩位先生。再見。』」

「領事當然是忙人。他沒有空功夫說閒話。一轉瞬間，他已消失於護照室的門中。在護照室中，他拖住了一個書記刺刺地說些不相干的話來消磨時刻。」

「在外面，若望正與那兩個中國人道別。一個大的信封袋着一萬塊錢的鈔票溜入若望的衣袋中。金羊毛已經剪下，他們的好戲也就此收場。」

「然而不肯收場的却有那張李二公。一天，兩天，三天，一個星期過去了；開業的執照還沒有寄來。在弄不明白而想弄明白的心理下，他們重又踏上了國的領事館的階沿。」



「二十分鐘後，他們和F國的領事面對面的坐著。整齊的衣服，鄭重的舉止，一些也不錯。然而這面孔？這面孔却大不相同了。

「先生，你不用騙我們。你不是F國的領事。」

「那真對不起了。上海祇有一個F國的領事，而我恰巧就是他。」

「但是，但是他又是誰？」

「請問誰又是他？我猜起來，你們一定上了人家的當了。請你們將箇中的情形詳細的告訴我。」

「過去的經過由李阿貓先生的嘴裏講出來。領事先生告訴他們賭博不是正當的事業，絕對沒有發執照的理由。同時賭博的事又是上不得爰書的。所以他們的錢祇好算丟了。」

「上一回當學一回乖。他們立誓以後不再上這樣的鉤。然而遲了，一萬塊大洋已經化作黃鶴飛到人家的口袋裏去了。」

\* \* \* \* \*

命運時常將我拋入冒險家漩渦中；當我在布宜諾斯·愛利斯和當地的當局發生衝突的時候，在『嘉果』號上作免費的旅行的時候，在『CV』號上混充某公司的總經理的時候，在上海變爲愛狄密勒的時候，在瀋陽和國際聯盟特派員閣下同事的時候，總而言之，在一切的時候，每和人講到冒險事業和冒險的名家，我總聽到一個名字。這個名字傳誦於人口，差不多可以說是老少都知道的了。

許多的書把這一個名字做主題而寫成。在過去幾年的外交文件中，這一個名字也常常看見。你試去翻閱一下任何一國的危險人物的名冊，你總不用愁找不到這一個名字。

擁有這一個名字的人究竟是怎樣一個大傢伙？他竟能使大英帝國不惜傾獅子的力量來搏他。他是不是像真的一般人所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最偉大的奸徒，或者他是一個謎樣的複雜的人格，使人沒有方法知道他真正的心向？他到底是一

個作惡的天才，還是一個烏託邦的尋覓者，最後潛身於東方的最神祕奧妙的宗教中求取他的靈魂的安謐？這一切都極難於得到定論。

對於這樣一個傑出的人物，我自然不能不有一個徹底的認識。爲了他，我常常去麻煩英國駐滬領事館中的檔案保管者。我收集了許多的張本，下面的記事就是關於這事的撮要。

這一個奇人的名字真多。衣拿歇·鐵木賽·脫萊比許；脫萊比許·林肯；鐵木賽·林肯；傑克孫·乾姆斯；朗不萊希·脫勞脫會；湯達婁；基漢·巴脫列克；勞門·西奧度；託爾乃·路特威；海曼路；阿那伽利加·富可山底；這一切的名字合組成今天的CK和尙。就他的家世說，他是一個猶太種的商人的兒子，在一八七九年生於匈牙利。他小時受宗教教育，預備將來做一個猶太教的大祭司。

國外的旅行把他的信仰改過；因爲他的戚友傳說他回家的時候曾和他的父母

發生極嚴重的衝突。他們的意見終調和不下；於是他就離開他的故鄉而到漢堡去。在一八九九年中，他正式加入路德教會而成了一個新教徒。

但是這年青的脫萊比許有一個探險家的靈魂。他到一處厭一處而總想望新的地方跑。德國的路德教會也收不住他的心。爲了滿足他的見異思遷的癖性起見，他被遣往美國去襄助長老會做救濟猶太人的工作。在美國，他和英國的教會發生了關係。他就喬遷到加拿大而正式成了英國的教會的一個教士。然而加拿大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滿意，他就拋棄了新約書而回到德國。但是一到德國之後又感覺到英國的空氣似乎更同他合適些。他寫了一封自薦信給康脫培萊大寺的大主教。回信請他到肯脫郡的蘋菓道城去當副主教。做了十四個月的副主教，他的厭故舊新的脾氣又發作起來了。他辭去副主教之職而遊遷到倫敦。上帝，聖經，禮拜，信條等使他的獨立的精神感到極大的壓迫和厭煩。他決定暫時失陪教會。他的善於活動的心智使他拾起筆跟報紙打交道。就這樣他在倫敦過了兩年。

一九〇六年，他應糖菓製造家朗屈利爵士的聘請而做了他的私人祕書。由於後者的紹介，他和自由黨的幾個著名的黨員發生了相當的關係。他參加一九一〇年的競選而當選為下議院的議員。

站在這議員的地位上，他大做其替人說話的生意。他替倫敦的一些石油公司推廣營業而從中取得鉅額的佣金。

在一九一四年的競選中，他失敗了。他的經濟來源受到一個極大的打擊。八月，歐洲大戰爆發，什麼都頓滯，他的生路愈加缺少。據說他的經濟狀況在這一個時候非常窘迫。於是他就和英國的政府接洽而受任為匈牙利文與羅馬尼亞文的函札的檢查員。他無疑帶有極濃厚的親德色彩。在同事的檢舉之下，他就被英國的政府一脚踢出。

這一脚把他踢到荷蘭的盧特丹。在盧特丹，他與當地的德國領事來往得很密。英國的海軍部看了有些不順眼，就命令他立刻離開荷蘭。他跨過大西洋，在

紐約住了六個月。當這個時候，他在倫敦做下的舊案子發覺了。他被遞解回到英國而受訊於老培萊的法院。他犯的罪是捏造假支票。他冒簽朗屈利爵士的字騙取了七百鎊的金錢。相訊之下，他全盤招認而得到了監禁三年的處分。三年期滿，他被解回匈牙利的原籍。

匈牙利是一個極淺的池子，那裏容得下他這蛟龍的騰驤。所以他一到匈牙利之後，立即轉身作壯遊。他與許多政治運動發生不可告人的關係。

他在歐洲的名氣太大了。他覺得大陸的空氣太熱，而有些近於窒息，所以決心遷地到旁的大洲以馳縱他那喜冒險的精神。他重渡大西洋，橫越美洲，由溫哥華出發到上海來。

在上海，他靠着他的法螺騙信了幾個中國人。靠了他們的推挽，他受聘做四川的軍事領袖楊森將軍的高等顧問。但是他既在中國却又想起了歐洲。祇須有人出錢，他是不會怕風波的險惡的。他自己說在歐洲他的奧援極多。他可以幫助中

中國的軍事領袖取得他們所亟需的一切。中國的軍事領袖聽信了他的無中生有的鬼話，就在一九二三年的十月中派遣一個代表團到瑞士去。他的隨行當然不在話下。這一個代表團的目的在聘請軍事專家，購買新式武器，與商借債款。但是在瑞士奔波了一些時候，他們終於什麼一無所得的抑抑離去。瑞士的人民都非常的節儉，又不喜歡戰爭。所以脫萊比許的本領雖大，但是還夠不上以一次中國的戰爭賣給他們。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在德國不是有很多的朋友麼？到那邊去！中國的軍事代表團懷着滿腔的希望趕到柏林。在柏林住上一些時，他們照舊空着手回到中國來。花去了鉅額的川資換來一個憧憬的幻滅。在中國的軍事領袖方面是大失望；然而脫萊比許却得其所哉。一個人去，四個人回來，一位太太兩位少君和他，舉家團圓，美哉此行！

中國的內戰生意是很不錯的。做了一次就得做第二次。在一九二四年的六月

裏，他又陪了一個中國的軍事代表團出現於歐洲。同樣性質的代表團，加上同樣的顧問，當然祇能得到同樣的結果。在失敗的壓迫下，他們賦着歸去來辭。七月中，我們的脫萊比許又在上海的懷抱中了。

這一碗顧問飯的滋味還不錯；吃下去再說。因此，他又成爲吳佩孚將軍的高等顧問。他的後天八卦並不比劉伯溫差。他知道是吳佩孚將軍的將星快要落下去了，就趕忙辭職而到紐約去。在一九二四年的八月中，他的大鰲常常出入於百老匯路的大旅館中。他在美國住上一年左右。在這一個時期裏，他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是順手的。還是上海好，在這一念之下，他又來到了這冒險家的國都。他可以永遠住下去了吧？還不，還不。在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中，他借用湯達婁的名字作錫蘭之遊。

他先到菲列濱。把一張舊照請英國的領事加簽後，他就一脚跨上這佛教的華國。他已嚐飽了人世的酸辣味而想懺悔了麼？誰能夠說。他在籌劃什麼新的冒



險的事業麼？祇有他自己知道。

在錫蘭，他投身於一所寺院中。他的靈魂需要一些安靜的休息。在梵唱誦誦的生活裏，他似乎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他自己。然而噩耗傳來，使他那靜如止水的禪心又做了出山之泉。他的兒子在英國因殺人罪被判死刑。他決心到歐洲去，和他的待決的兒子作最後的一面。他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拜別了老和尚而趕赴歐洲。

英國的法律真不近人情。他不允許這賢父子在死別之前作一度生離。同時漢的當局也大悖王道。他們強迫這位無害的佛徒出境。

由漢堡他出發到拿布里斯。由拿布里斯，他偽造了一張海曼路的護照而啓程赴美。紐約是他的舊遊地。然而在紐約過日子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像他這麼的非常人物；既然想不出好的法子，在紐約跌下去是不行的。於是他就遊遷到舊金山而成了一個佛學會的佛學講師。但是成天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佛學決不

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他所住的地方離開太平洋又是這樣的近。與其朝夕對着一本經，還不如到大洋上去逛逛。因此，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十日，他已在太平洋的另一岸的香港。幾天之後，他出現在天津的人海中。然而在這一這個時候，中國的空氣也已經增加了熱度。他的大名引起中國的當局的注意。一重間諜的疑影罩在他的身上而他的背後就不免常有人在跟着，危險的事情；能避免最好，他暫時找一個隱僻的地方躲了起來。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香港的皇家飯店中，到了一位名叫傑克費歇的新旅客。旅客雖然是新來的，舊事情總得要做。四月十九日，香港的當局斷然請這位新旅客出境。三十日，脫萊比許變的費歇又在南京路上溜躑了。

在南京路上溜躑了一遭之後，他又突然失蹤。上海不見他的人形；祇不過杭州的某大寺中却來了一個外國和尚。

在六月裏，天津重又看到他的行踪，但一轉眼之間，他已由天津到大連去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他回到上海，住在呂班路的荷蘭飯店中，這一次他又是一個新人了。他的名字叫阿那伽利加·富可山底；他的職業是教師。他在大連等處弄到了一些錢後，他的旅行癮忽然又發作起來。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他乘『脫利安』號郵船到漢堡。在夏季將完結時，他的名字出現於荷蘭的報紙中。亞姆斯脫坦的警務當局在傳訊之下把他看做不是好相識而請他別找安身的地方。

歐洲的地域雖大，然他竟找不到一個容這六尺之身的地方。不如歸去，他於一九三〇年的五月七日又來到了上海。由上海他轉到天津。在天津，他設法弄到一些錢。七月一日，他又忽忽回到上海來。歐洲的路難道真的走不通了嗎？不見得。再去試一下子看。一星期後，他又在赴歐的郵船『蒙脫批亞那』號的甲板上徘徊着。與他同行的有克萊脫婁博士。這次去的目的在那裏至今還是一個謎。

在歐洲勾留了幾個月之後，他又命駕回上海。這一回他又成爲一個新人了。他住在南市的一座廟中。不久後，杭州的靈隱寺中來了一個外國和尚。這一個外

國和尚的來踪去跡廟裏的人都有些茫茫然。他們祇知道C K是他的釋種的大號。在廟裏的時候，他吃素念佛，虔誠得很。六根既淨，四大已空，他似乎可以降心參禪了。可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四月中旬，他老人家又失蹤了。

在此之後，他抱定C K這一個名字。C K和尚自稱對於佛學有很深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五年中已經在北平的白雀寺領得度牒。

吃厭了豆腐麵筋，且到上海來吃他幾天牛排雞炙。C K和尚就這樣的來了去，去了又來，忙着一些人家所不曉得的事情。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C K和尚乘『脫利囊』號郵船到荷蘭的安的會撥。他這次去的目的在使佛法西行。他企圖在歐洲建置一所大寺院。這又有什麼不可以，西方的基督教不是在東方置有許多教會麼？

他上船的時候曾宣言和東方永別。他用一張中國的護照由德國前進至勃魯塞爾。但是比利時的當局却不歡迎這位貴客。他們擋住他的大駕而請他回德國去。

德國的當局忽然也犯了同樣的不客氣的毛病。在進都沒有法子退的情景下，他祇好取消上船時的誓言而重歸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CK和尚的法駕又在上海亂轉。他既不能在歐洲建置一所佛寺，則他祇有在中國實現他的宏願。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上海的『脫利登』號郵船載來了十三個外國和尚與尼姑。CK和尚把他們接到大西路上的他的私寓中。七月三十一日，『台灣』號郵船又送來三個虔誠的外國和尚。

CK帶著這一羣好徒弟在上海的那些佛教團體中進出。他被尊敬為上賓。香蕪蔴菇儘他往口中塞。他雖沒有吃得腹便便，却已有些面團團了。

但是他的好動心終不容許他在上海安享這豐盛的素宴。新的希望之光在遠處閃爍着。他不由自主地被牠拖了過去。再到歐洲去碰碰機會看。上海的報紙登出一段消息。CK和尚與他的諸大弟子將到歐洲宣化佛法。倘使可能的話，他將在歐洲建置第一所佛寺。可惜CK和尚的希望始終祇是一個希望。所以他去也忽

忽，來也忽忽。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CK和尙帶着四個男弟子三個女弟子乘「俄羅斯皇后」號郵船到加拿大去。五月的初旬，「約克公爵夫人」號郵船把他們這一批人送到了利物浦。英國在大戰時頒發的遞解他出境的命令到現在還有效力。利物浦的當局勸他趁原船到安的會潑去。他謝絕這盛意的指導。敬酒不吃就得吃罰酒。利物浦的當局就請他暫時到監獄中去吃幾天現成飯。

他的弟子們並未受到什麼干涉，他們上岸後，就寄寓在一家小客棧中靜候他們的老師的出獄。在拘禁的時期中，CK和尙曾呈請英國的政府，准他在英國作四個月的佛學演講。英國的政府祇給他以一個不准的批示。

「約克公爵夫人」號郵船從安的會潑回來了。利物浦的當局把他和他的弟子們一起押解上船，請他們回加拿大去。加拿大也不是他們的久居的地方。幾天之後，由溫哥華出發的「俄羅斯皇后」號郵船的甲板上立着一羣外國和尙。他們悵

望着這大洋的東岸。久別的上海啊！倦遊的CK和尚又回到你的懷抱中來了！路經神戶的時候，他心日本的刑事的訊問。他宣稱他已把三個天資稍差的不能領悟佛法的弟子擯於門牆之外。但上海後來得到的消息則和這個相反。

這三個被擯斥的弟子都是法國人。他們受不住他們的老師的壓迫，所以見機而作，想趁早脫下袈裟，還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告訴CK和尚他們將留在歐洲而不再跟着他亂跑。弟子的叛離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所以CK和尚竭力勸導他們不要做這中道叛離的事情。但是歐洲總不肯收容他的法駕。無可奈何，還是回中國去。同來的人總得同去。在他的再三懇求之下，他們才勉強答應伴他回上海。在上海，CK和尚重又陷入經濟的困難之中。

他帶了六個弟子住在滄洲別墅。滄洲別墅有的是火雞燻鵝。大和尚人前吃肉，這正是禪門的本色。窮和尚住貴旅館，幸虧得施主多。挖腰包的施主有男有女。但施主的金銀祇是修補大和尚們的五臟廟。要解決CK和尚的經濟困難，他

們的力量還夠不上。在一九三五年的三月中，這一羣光頭受不住經濟的壓迫，由滄洲別墅喬遷到一家小寄宿舍中。次月，他們轉到浙江的天台。禍不單行，CK和尚的一個女弟子突然自殺。外界的猜測和批評使CK和尚感到極難堪的壓迫。

天台既非好住處，還是回上海去。上海的小寄宿舍中又多了一羣外國和尚。好動的慧星總不肯循一定的圓軌行動。他安息了一些時候，又覺得另外一個太陽在吸引他。這太陽就是歐洲。CK和尚始終沒有放棄他的在歐洲建立佛寺的企圖。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他宣稱葡萄牙的政府已允許他在麥台拉島上建一所佛寺。他到各輪船公司去接洽購買船票的事。但他既缺乏買船票的錢，輪船公司又不肯賒帳，所以他亂撞了一回，依舊是一事無成。

船票雖然買不到，但他的離去上海的心却始終如一。他想出一個匪夷所思的念頭。他想買一隻一百尺左右的帆船，改造做一所水上寺院。有了這樣一隻船之後，他就可以帶同他那六個忠實弟子航行到麥台拉島去。一名叫羅朋的沒腦子的



人願意担任駕駛之勞。他並允許代招三四個大胆的水手。CK和尙佈置好了一切，就去看船。一隻不成功，兩隻不成功，第三隻還是不成功。這不成功並不由於CK和尙的選擇標準過於苛刻，在中間作梗的實在是他那隻空空的錢袋。CK和尙在上海的信用早已等於零。這買船的幾千塊錢他實在沒有地方可以找到。所以他空有好計劃，也祇好看他消失於泡影之中。

CK和尙一生的公開的歷史大約都在這裏了。是好人還是壞人請讀者自己下斷語吧。

在公開的歷史背後還有一些不公開的歷史。在英國的情報處的眼光裏，他是一個善於變化的可怕的魅魘。在若望提德利的眼光裏，他是一個忙人。下面各點是他的忙的紀錄：

唆使轟沉吉青納上將所乘的『亞伯拉罕』號巡洋艦；

在匈牙利的國境內宣傳共產主義，並引起貝拉貢的暴動；

在大戰正激烈的時候向德國貢獻強迫協約國請求議和的策略；

暗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麥諦奧諦，

遊說中國的軍事領袖使發生內戰；

擄綁康底博夫將軍；

推翻阿麥諾那；

襄贊路登魯夫與希特拉的機密；等等。

總而言之，CK和尙一生的豐功偉業實在書不勝書。上面所列的幾項不過是其中的幾粟罷了。

這樣一個國際性的人物自然是我所渴欲一見的對象。經過相當的介紹之後，他允許和我在他的寓所中相會。

一天的下午，我如約而去。大和尙的聲名雖響，但他的住處却破舊不堪。五六個外國男女剃着光光的頭，披着暗紅色的袈裟，在念些莫名其妙的東西。這些

都是C K和尙的好徒弟。他們似乎都是富於可塑性的軟泥。奇異的理想把他們變成了馴服的綿羊。

至於C K和尙，則祇須看他的照片，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爲人。

我們的談話由空泛而趨於切實。

「在這一個偏重物質的時代，大和尙能夠爲精神的生活而努力；這真值得我們的欽敬。然而我却想不透英國的政府爲着什麼要這樣的虐待你。」

「密勒先生，我也會再三設法想調整英國的政府與我的關係；但我的努力始終沒有效用。二十年來，我忍受着最不堪的無禮的污辱，這在歷史上恐怕很難找得出前例吧！」

「不過事實總勝於雄辯，他們把各種罪狀加在你的身上，假如這些罪狀都是憑空虛構的，你爲什麼不根據事實辯明白？」

「我也會申辯過；無奈的是他們不肯聽信！當吉青納上將死難的時候，我正

逢英國的海軍部之怒而被拘在監獄中。當貝拉貢暴動的時候，我還沒有離開英國的監獄。麥諦奧諦被刺的那天正是我僑寓在中國的時候。當報紙宣傳我在齊齊哈爾裏贊馬占山將軍的軍機的時候，我正在四川的一所古寺中閉關靜養。人家說我幫助希特拉在慕尼赫起事，不曉得那時候，我正在中國任吳佩孚將軍的高等顧問。英國人以爲一九二九年十月的阿富汗的亂事由我煽發，不知我在那時正在法國的尼斯做寓公。」

「英國的政府不必說了。我也不明白歐洲的其他各國的政府怎麼會聽受英國的利用而也和你爲難。」

「各國的政府也深慚爲英國所利用；只是他們不敢明言罷了。」

由本題再扯到閑談，興盡之後，我就與他訂了再見之約。這位CK和尚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還有些不敢論定。不過有一點則已斷然無疑，就是我已看見了現代的一個最傑出的冒險家了。

\* \* \* \* \*

這一部書既然專給那些冒險家的人們而寫，那麼我們在贊頌這冒險家的天堂——上海以外，似乎也該給那些預備到這一塊樂土來的人們一個警告。

上海歡迎冒險的人，正與歡迎其他的人相同。他並不因為他們是冒險家才加以歡迎。不，敞開來說，他實在不歡迎這樣的人。冒險的人們所以能踏進他的象牙之門者祇因為他們能把這冒險家的祕密遮蓋起來。他們扮着好人，踏上上海的碼頭。真面目是後來才露出來的。

相反的，你假如是一個公開的冒險家，你的大名已經全世界都知道，則你不要再想上海來歡迎你。請你來吧，最痛苦的失望正在候你的大駕。

裘琳的故事可以證實我的論斷。

裘琳石油公司的創辦者。

萬千的人把千萬的金洋融化在他的石油的泡沫中。

千百的人還記得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報紙上所刊的『噲，朋友』的廣告。廣告還沒有看完，他的石油公司却已關了門。清理，起訴，審訊，判罪，鬧得一團瘴氣。

裘琳僥倖沒有鋤鐮入獄。他雄心不死，總想捲土重來，所以他又到奧哥洛霍馬的石油區去試一試他的好身手。這一回把事情弄糟。虎頭門開着在等他進去。於是他就採行三十六着中的上着，鮎出溜般的溜到了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找不到合式的出路。在走頭無路中，他想到了上海。上海，你是最後一個安全口岸，最後一線希望之光。去啊，他就一刻也不停的往這冒險家的天堂奔來。希望，勝利，快活的生活在他的眼前憧憧往來。

裘琳橫渡太平洋。

裘琳到上海。

裘琳的大名，上海早已如雷貫耳。

上海知道裘琳是一個專門騙人的壞傢伙和法網下的逋逃者。

裘琳想在上海做這樣，做那樣；想把他人的錢搬到他自己的口袋中。

然而裘琳乖，上海還要乖，儘他把各種計劃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上海祇給他一個不理會。

俄國女子抓住了他，醋酒抓住了他，鴉片抓住了他；他一天一天往下沉，末了，他終於走上一個儒夫所走的路。

裘琳自殺了。

上海還記得這個故事。

## 第十一章 戴紅纓帽的猴子

沐猴而冠。

決彼樂都，寵子惟王。

我們已把上海大廈中的祕密周覽一過。這裏有的是活動板壁，夾層牆頭，祕密隧道和機關扶梯。

我們看見許多似人似妖的黑影無端而來，突然而去，不露痕跡，莫測端倪。現在我們將走到底層中去一察這一所大廈的基礎，和那些看守祕密道口的哨卒。沒有這基礎，這大廈就蓋不起來；沒有這些哨卒，這大廈中的生活就過不下去。探本窮源正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那曲折而黑暗的地底室中，鬼域中的鬼域正潛伏着。我們將憑電筒的光明，看到一些是一些。

把守着那些祕密出入道口的哨卒不是別人，而正是那些沐猴而冠的外交家。外交家這一個字的開端不是 Diplôme，Diplôme 者 Dyples 也，意義爲二重。二重的意義，二重的面孔，二重的標準，二重的行爲，二重的人格，一切都是二重，正見得他是二重的大老，有真假二面的猴子。

什麼是外交家？四騎士的領袖，戰爭的造成者與恐慌的製造者。外交家的手裏握着人類的生死權。祇要他們的野心一發作。海陸軍人民和地圖都得遭殃。世事如棋局，下棋的就是這批外交家。

但是外交家中也不缺少值得尊敬的人。這些好人不把自私爲前提而惟正義是求。他們不惜犧牲自己而謀大衆的幸福。對於這樣的外交家，我們祇有欽佩，祇有敬禮。

這種例外的外交家，不在本書的畫像之列。

純真的外交家，我們固然不敢去褻瀆他們，至於那些官路不正的外交家，那麼對不起得很，我們要得罪一下了。

上海倘不是一個種族際的詐騙的樂國，馬基亞佛利式的陰謀的世界，戴紅纓帽的猴子的活躍園地，那他不會，也不能成爲冒險家的天堂。

這些戴紅纓帽的猴子把上海化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城市。他們捧住了這一塊肥肉啃。一個個吃得面團團而腹便便。

在他們的有意的與無意的蔭庇下，各地所收容不下的那些善良份子就都競趨上海。千奇百怪的人既然來了，千奇百怪的事自然隨之而叢生。美哉上海，從此就成爲吃容易飯者的天堂，冒險家的大學校。

駐在中國的，尤其是駐在上海的，各國的外交代表都犯着一個通病；就是他們對於這東方的古國都把已成的觀念爲見解。在他們之中，肯致力於中國人的研

究與了解者百不得一，其餘的九十九人則都不願去做這樣的工作。帶着有顏色眼鏡看東西，那裏又分得出什麼青紅皂白來。

駐在上海的各國的外交代表很少和中國人接觸。祇有當上海的市長請客的當兒，或者有什麼貴賓或代表團駕臨上海的時候，他們方始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來應酬敷衍一下，說幾句門面的應酬話。這樣的接觸完全不着邊際；他們決不能供給必要的陽光和時雨使了解的果子成熟。

駐在上海的各國的外交代表不肯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中國的政府與人民。他們祇聽信那些自命爲中國通而實際上不通的人的謔語妄言。否則他們就從那些受人津貼而專替人說偏袒話的外國文的報紙中讀到一些關於中國的不正確的記事與評論。他們從來不肯注意中國自己的輿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又怎麼能夠知道中國人與中國的真面目。

可能左右這些外交代表的心理的事物是生意的成功或失敗。做成了一筆大的

軍火生意，他們就高興；不然，就悻悻然說中國的政府不知好歹。

外交家啊，你們爲什麼要把那些不正確的消息報告給你們的政府？你們何不讓世界知道這些冒險家所做的各種不可告人的孟浪事？你們爲什麼不把那些販私貨、賣假護照、開賭場，一切已經公開的祕密揭示出來？除了這種正當的事情不做而專替那些造無量功德的人們張目，你們真又何苦來！

國家的尊嚴是應該維持的。這本是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民的天職。然而保持國家的尊嚴得用尊嚴的手段。否則強盜講仁義，只是強詞奪理。人家雖不至於當面來踢你的痛腳，但以後的抨擊是免不了的。這一下國家的尊嚴已給你們破壞無餘！求榮反辱，你們清夜捫心，自己不覺得慚愧麼？

空話少說，且舉出幾件事實來看看。

遠在太平洋彼岸的B國也是一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從B國到上海的旅程需時六十日。彼此相隔既遠，中國人就很少知道B國的情形，B國人對於中國

也是是樣的茫茫然。在上海，B國人的集團由幾個不是B國籍的人組成。他們買得B國的護照，就自己算是B國人。

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公共租界的警務當局在愛文義路上破獲了一所賭窟，賭窟的老闆是一個俄國人。他的大號叫休德。俄國人沒有領事裁判權可享，所以警務當局就把他交到特區地方法院審訊。在庭訊的時候，這位休德先生忽又自稱是B國人。他以某年某月生於B國的某地，並且繳呈護照以為憑證。不幸他忘却他從前已經在中國的官廳登過記，是一個亡命的白俄。牛頭裝不上馬嘴，假護照的事情因而大白。他招認這護照是由B國領事館的一位秘書白太羅先生賣給他的。在開賭場和用假護照的二重非狀之下，他得到了監禁兩年的處分。

一天午飯後，蜜蜂君問我：

「今天晚上，C國領事館舉行夜宴。我們在那邊會面，好不好？」

『好的。但是今天下午我還有一個約會。我已約好B國領事在匯中飯店的茶室中吃茶。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從前也會當過新聞記者；所以他對於我的工作很感到興趣。我研究各國在中國的外交活動，他曾供給我各種的資料和相當的幫助。他是一個輕快的人；什麼事都不在他的心上。他懷着一個遊戲人寰的心向去做他的事情。然而這個快活人現在却有些快活不出了，他正遇着不快活的事。這護照，這賭場都不是什麼名譽的事件。我約他吃茶，就是要和他談談這些事。』

『報上不是整行的登着這護照的事件麼？我想這件事真要為難這位領事先生一下了。』

『過天再跟你詳談，今晚在C國領事館再見。』

鐘打了五下。我已候在匯中飯店的茶室裏，坐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我眼望着南京路上外灘路上的那些奔跑着的人們。『忙啊，』我不覺吐出了這一句飽含哲理的短語。

我知道這位領事先生是最喜歡排闊場面的。果然，幾分鐘後，一部光亮奪目的插着一面有星的綠旗的大汽車駛到匯中飯店的門口，戛然停住。一位打扮得如海軍上將般的貴賓開了車門跨下來。這就是B國的領事先生。這海軍上將式的服裝就是B國的外交代表的制服。我看見他後，一種莫名其妙的難過的感覺忽然在我的胸中發生起來。我感到一些壓迫，一些不安。

「嚇，領事先生，爲什麼打扮得這樣顯赫？」

「我還要出席C國領事館的夜宴啊。怎麼樣，你看我的服裝不錯吧？」

「神氣極了。你看四面的人不是都在注視你麼？他們還以爲我們在開什麼海軍會議呢。」

「等一下你可以看見我的祕書白太羅，他穿的是軍艦艦長的制服。你覺得希奇麼？」

「他是一個生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他既不是亞洲人，又不是歐洲人，他怎麼

「可以做你的領事館的祕書？」

「那有什麼關係。領事館中的事情還不是由我一個人做主。我要一個得力的幫手。他得力，我就用他。國籍又有什麼關係，人家養一隻狗；我就要養一羣狗。哈，哈。」

「海軍上將近來的事情都順手麼？」

「不見得怎樣好。你無疑已經知道白太羅這蠢驢做事情做出了軌道。不過我承認這裏面的一部份過失是應該歸我擔負的。」

「這位開賭場的好人是不是貴國的老百姓？」

「不是，而是白太羅所賣出的護照使他成了一個B國的百姓。現在他們把他監禁起來。他的罪狀是開賭場。但是這賭場也不是他獨人創辦的，當中的股份老闆還有幾個中國人。」

「中國人？你可拿他們的錢？」



「錢？爲什麼不拿？譬如說靜××路上的那所賭場吧，他每年就要孝敬我幾萬塊錢。」

「得人錢財，就得替人消災，這一回事又怎樣會鬧出來的呢？」

「分贓不勻的結果，有人叫我把靜××路上的那所賭場關起來。你想笑話不笑話。」

「你總不會聽他們的話吧？」

「當然。我是告訴那些妄人：誰敢碰動這賭場的一草一木，我就要把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他。他們應該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的代表，並享有十足的領事裁判權。」

「他們聽了這話，可會知難而退？」

「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最有權勢的外交家。幾星期前，我到南京，和中國政府簽定特區法院的臨時協定。我堅持我的國家必須享十足的權利。我的國家和

英國，法國，或任何一國有同等的權利，自從我說出這話後，他們就不敢再來打擾我了。」

「但是我有一個很冒昧的問題要請教，在中國究有多少貴國的人民？據我猜想起來，其數目一定是很可觀的，不然你決不會力爭在北平設公使館而在上海則設總領事館。」

他睜着眼睛呆望了一回，纔幽幽的回答道：

「不瞞你說，我祇有一個百姓，就是那個在監牢中吃現成飯的休德。這鬼東西，他爲什麼不先告訴我他已入過中國籍！」

「貴國的人民叢居在什麼地方？」

「在鐵窗後面。自從休德入獄之後，B國已沒有一個尋常的百姓在上海了。」

「滑稽事！奇怪事！你出賣假護照，包庇賭場，玩其他的鬼把戲，要求中國給你十足的領事裁判權，和堂而皇之的做××租界的領補人物之一。你報告你的

政府說可惡的中國政府不肯輕棄他的權利。然而轉過身來，你却說上海沒有一個貴國的人民。你不獨欺騙中國的政府，同時也欺騙你自己的政府。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爲恐怕有些說不過去吧？」

「你的話一些也不錯。然而大家都在這一隻船上；我不能第一個立起來掉換羅盤的方向啊。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其他的外交代表又有幾個和我不同。總而言之，外交家的生活是一種有趣的生活。快樂，名譽，二者俱備而且還有我所喜歡的冒險事業。在這裏，我有權有勢，是一個堂堂的人物。在別處呢？我什麼都沒有，至多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領事罷了。」

可憐的人，他不知道他跨下的火藥桶已插進了一根已經燃着的火柴了。

就在當天的晚上，他忽忽忙忙的躲上一隻貨船而逃往歐洲去。

在C國領事館的應接室中，我找到蜜蜂君，把上面的談話扼要的告訴了他。

「請看那些人的吃相。整瓶的酒往嘴裏灌，整塊的糕往嘴裏塞。要喂飽這一

羣人真得着實花上一些錢呢。」

「愛狄，你對於這裏面的曲折恐怕還有些不大明白呢。這些外交代表常常無緣無故的設宴款賓。請的客動不動是幾百位或上千位。客人的名字刊在下天的報上，一長行一長行地佔着篇幅。你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真的喜歡無事忙麼？不是的。真的好客麼？也不是的。這裏面有極好的作用在。他們要中國的政府知道他們在時常的款賓中消耗去大量的香檳酒和其他的烈酒。」

「這同中國的政府又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付這些宴會的賬的就是中國的政府啊。」

「我還不明白裏面的關鍵。」

「你怎麼這樣的笨。事情是這樣的：領事們對於他們食用所需的一切外國物品，都享有免費輸入的特權。假定一個領事簽一張護照，通知當地的海關免稅放行十箱香檳酒。每箱香檳酒原須徵稅九十五塊錢。十箱就是九百五十塊錢。戲法

就在這裏變起，憑護照提取這十箱免稅的香檳酒的不是什麼領事館而是一家賣洋酒的商店。這洋酒店和簽護照的領事有一個祕密的契約。在這一個頂替過程中，這商店佔了九百五十塊錢的便宜。他把六七百塊錢的酒或其他的貨物送給那位領事先生，作為報酬。有的領事格外來得克己。他們願意接受更少的報酬，祇不過一定要現款。至於他們所以時常開宴款賓者，唯一的目的就在報銷這一筆酒賬，和做簽發新免稅護照的準備。現在你總可以明白這些酒的來路了。他們吃酒，用不到自己挖出腰包來會鈔，有時反而可以進賬些。倒霉的是中國的政府，他徒然做了不出面的主人。」

「這種辦法是不是單是一項呢？」

「不，他的範圍廣大得很呢。隨便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這一個方法來免稅運到中國來。」

會場裏的人似乎都高興得很。酒杯空了滿，滿了又空。一盤盤的點心一剎那

間已空空如也，剩下盤子的底向天獸着。高朗的笑聲，雜作於四方；不客氣的說話像標槍般投來射去。中創的人在突突地一笑之後，立刻想出報復的話向對方的痛腳上擲。

戴紅纓帽的猴子掉下了他們的面具。

一位領事，我的一個很熟的朋友，偷偷地叫我明天到他的辦公處去看一件有趣的事。

離開C國領事館時已月落星沉。侵曉的風送着我回匯中飯店。

如約到某領事館去。對坐在他的辦公桌旁，我的朋友遞給我一封信。

「請先念一念這一封信。幾分鐘後，將有一位有趣的人到這裏來。他的談話一定能給你很好的寫作資料。」

這一封信由大阪的K公司發出。信中請求我的朋友替他們向南美的幾個國家派駐在東京的外交代表調查輸運中國的貨物到這些國家的必要的手續。信上更說

他們將派遣代表來上海面洽一切。

「K公司在南美各國不是都設有支店麼？他們何不就近調查而一定要煩勞他人？我想來想去想不通。」

在約定的時間，K公司的代表來了。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精明幹練的商人；他自稱叫佐佐木，K公司的正式代表。

他說得一口極流暢的西班牙話。他問我的朋友有沒有像信中所說的向南美各國派駐在東京的外交代表詳細詢問中國貨入境的必要手續。

我的朋友很直率的回答道：

「老實說，我對於貴公司的來函的意義還不能十分明瞭。所以我不敢亂寫。

我希望你能給我一個詳細的解釋。你們究竟要我寫些什麼？問些什麼？請你清清楚楚的告訴我，讓我好詳詳細細的記下來。然後我才可以根據了寫我的信。」

將這裏面的秘密詳細說出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裏面牽涉的問題太

多了。這裏面有良心的問題，有法律的問題，有國際法的問題，總而言之，有一切的難問題。然而問題雖難，終難不倒佐佐木先生的會說的嘴，同時也難不倒人們的貪利心。

佐佐木先生發表了下面的高見：

『領事先生，你想來總知道南美的許多國家和歐洲的少數國家在厲行抵制日貨。這使我們的對外貿易處於一個極不利的地位。現在我們正在努力打開一條新的出路。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嘗試把日本貨改裝做中國貨而運到那些抵制日貨的國家，居然沒有問題的通過了。一次成功之後，我們就得源源的做下去。但是把日本貨作為中國貨出賣，一定要有人在旁加以證明。南美各國在大阪大都沒有領事館；在上海恐怕也不多。所以我們想請你寫信給他們的駐在東京的外交代表，請他們授權給你簽發由上海輸出的中國貨的證明文件。』

『但是，佐佐木先生，貨物在日本製成，由日本裝船運出去；我們總不能把



他們當做中國貨吧！」

『還有下文哩。我們當然不能白煩勞人。我們預備把極高的代價酬答你的簽字的雅意。況且這又並不是什麼難事情。我們把貨物運到歐洲的某些口岸，用的也是這一個方法。許多領事已允許幫助我們；你祇須照他們的樣做就是了。』

『請你把這些領事的行為解釋一下。』

『在說明之前得先請你原諒。做開來說，我們利用他們的無知和貪利心。他們接了我們的錢，就得照我們的方式做。他們不管中國的權益，也不管各國的禁例。當我們想把日本貨作為中國貨輸出的時候，我們就開上一張中國商號的發票，這一着我們早已預備好。我們在這裏的某某路上設有一家某記商號，發票等物就由這家商號出面簽發；和領事館接洽的事項亦由他出面辦理。假定我們要運貨至馬賽或安的會，我們就派這商號的中國雇員拿着這些貨物的發票到法國領事館或比國領事館去請法國的或比國的領事簽上一個證明的字；同時還請他發一

張貨物的產地證明書。多數的領事們都會應我丁的要求而頒發這證明書。他們忘記了他們並不是中國的行政人員，那有權力可以發這樣的證明書。他們的權力祇限於證明中國的實業部或稅務司所頒發的憑單。但是外國的人民決不會知道中國的運貨出境的手續。他們看到領事的證明書，就相信這貨物確是中國的出品。對於這件事，我們付五塊錢至二十塊錢的手續費。拿到了這經領事簽過字的發票與領事所頒發的貨物的產地證明書後，我們就在大阪將日本貨換上一個中國牌子，裝輪運往歐洲，輪船公司和我們也是一路的。他們承認這貨是由上海起運的，由此我們的貨物就在中國貨的外套下混進歐洲。各國儘自抵制我們的貨物，不知他們派駐在外的領事都在相幫我們推銷貨物。」

『佐佐木先生，我現在明白了。這是一種最巧妙的冒險家的事業，我很願意和你們合作，不過我先要看一看那些需要領事簽字的發票等物。』

第二天，佐佐木先生拿來幾張某記商號的發票。這些發票十足為中國式的發

票，不知道内幕的人誰又猜得出這裏還包有這一套把戲！

我的朋友允許寫信給駐在東京的南美各國的外交代表。他請佐佐木先生隔兩個星期來聽回信。佐佐木先生這一次上當了。因為我的朋友始終未曾寫什麼信。他不貪這幾塊錢的手續費。他的目的祇在徵集一切和這一種鬼把戲有關的消息。

我非常感謝我的朋友，因為他幫助我揭開了一重大秘密。做冒險的事情的原來並不僅以我們這些沒有本錢的人為限。想不到那些大的工廠，大的商行，大的輪船公司，也是我們的同道中人呢。真是失敬了。

有一天，我和某大國的領事談起這一件事。

「但是，密勒先生，你要知道領事並沒有檢定貨物是某國出品的責任啊。」  
大領事的解釋。

「不錯；領事沒有檢定貨物是某國的出品的責任。然而聯帶的問題來了。你既沒有檢定貨物的出產地的責任，你又有什麼權力可以發證明貨物的出產地的證

書？充你的權力，充其量，祇能證明中國的主管機關所發的證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最後，他承認我的話是對的。但是萬千箱不是中國出產的中國貨已消納在各國的市場上了。這是誰的功勞？多謝這些外交家，他們侵蝕中國的權益，干犯本國的禁例，來幫助這規模最大計劃最精的冒險家的大事業。

然而這還是不傷脾胃的事。

下面是較不高明的外交家的故事。

駐哈爾濱的L國領事把五千張以上的假護照賣給那些無國可歸的白俄。這五千位以上的L國人紛紛向各國跑去以謀他們的新生活。各國的領事應把這一件舞弊的事情報告給政府。

W國領事館的秘書先生懷着三萬五千塊錢從銀行中走出。此後，上海的人就不再見他的面。這三萬五千塊錢屬於派茂格林公司的派茂先生；一位遠戚把這一

筆錢贈給他，作為遺惠。錢匯在上海的某大銀行的手中，W國領事館的秘書先生到銀行中把領款的全部手續辦清；三萬五千塊錢就此交割。秘書先生懷着這三萬五千塊錢忽然決心不再去看那早已看厭了的W國領事館的內部。除了上海還有其他較好較安穩的地方足以容他消費這別人的三萬五千塊錢。走啊，上海的人們中就少了這位秘書先生；而派茂先生却空歡喜了一場。

秘書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人知道。祇要派茂先生認晦氣，事情也就完了。家醜不可外揚，國家的面子要緊。外交家的座右銘：你必不可在中國做有損本國的面子的事；倘使你不顧什麼面子不面子而要辦清公事，那麼請你還是捲捲舖蓋回老家去吧。

C國派駐在中國的商務參贊司馬先生轉遷為駐紐約的商務官。他乘大來公司的郵船到紐約去上任。一位同船的旅客從舊金山寄一封信給他的在上海的朋友，信上說起這位司馬先生在船上一直被幽禁在他自己的房艙裏，好像一個囚犯一

般。船主看不順他的酗酒和叫囂，爲了大衆的安全起見，船主給他一個嚴厲的警告。這正是一個船主份內所應做的事。

但是司馬先生却發起馬脾氣來了。他非但不認錯，反而變本加厲的胡鬧起來。下一天的早晨，船上的水手發見船主倒臥在甲板上，沾了一身的鮮血。

船主在法庭上得到了賠償損失的勝訴；而外交團中的人則在皺眉弄目和噁哩咕嚕。

A國的駐滬領事以最會享福馳名遐邇。他吃最好的菜，着最華麗的衣服，住最舒服的房子，坐最新式的汽車。他樣樣都照顧到，可祇忘記了買東西得會鈔這一件身外事。日子一天天滑過去，應付而沒付的發票一張張積起來。債務把他包在核心，使他感到呼吸不自由。有病的人最好遷地調養，在一個清晨，他的債權人突然發見他已騎着一隻老黃鶴喬遷到地球的另一面去了。

克拉克珠寶公司，債權人之一，派他的收帳員到A國的領事館去向新領事追

索前任的舊欠。

個那時候，我適逢其會也在領事館中。賬上是好幾千塊錢的手飾，是那位領事買給他的太太的禮物。克拉克珠寶公司的收賬員一定要領事館償付這一筆賬。

新上任的領事既不會說英國話，又不會說法國話；我就暫時替他當了一回義務通譯員。

『領事先生，你應得付這一筆賬。這是你的前任欠的。你倘使不肯付，那我們沒有法子，祇可以去登報宣傳了。這對於貴館的面子恐怕有關。』

『收賬員先生，你多說空話，徒然耗費你我的寶貴的時間。賬是你們自己情願放而放的。你們難道不知道外交代表是不可放賬的主顧麼？外交代表是政府的代表。他不在普通的法律的制裁範圍之內。他欠賬不付，你不能到法院中去告他。所以相信他，賒東西給他實在是你們的失着。』

『照你說起來，外交團中的人物應該列在戒備者的名單中了。』

『這全在你們自己去決定。我所告訴你的就是，你如果要控告一個外交家，你祇可到領事公堂去告他。但是大部份的領事多享有領事裁判權。所以在領事公堂上，他們就是審判官。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要控告些什麼？你的勝訴又有幾多的把握？現在你可明白了？』

『我明白了。我對於你的論斷完全贊同。多謝你的教訓；從今以後，我們將改變我們的做生意的策略。』

＊

＊

＊

＊

＊

上海實在可以說是一個採行多頭政制的王國。這些領事就是他的統治者。他們集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權於一體而隨心所欲地做一切的事情。至於那些中國人則一向被裝在夾牆裏；花錢受氣，注定了做吃虧的事情。但是吃一次虧學一次乖，現在的中國人也聰明了。看貨色出價錢，要想他們多花一文也不行。同時，買假貨的人又多。競爭一激烈，開價就不得不格外來得克己。所以這一塊肥肉也



不是容易吃的了。無怪我們要時常聽得這些披着甲冑的冒險家在怒吼，在憤訴，在徘徊過去，在歎息將來。鬼花樣的中國真難弄，還是去你的吧！

狐狸吃不到葡萄，口口聲聲說這是酸的，不中喫。鬼花樣的詛咒正同狐狸的叫酸一樣。但是中國的鬼花樣並不多。太多的還是你們自己的鬼花樣。開不動的機器，放不出的槍礮，飛不起的飛機，這不是你們的鬼花樣麼？鴉片，洋貨，這不是你們的鬼花樣麼？租界，領事裁判權，這不是你們的鬼花樣麼。近墨者自然是黑。自己曹操臉面，還說人家是奸臣相；我不知道這是在罵誰？

吃不到葡萄怪葡萄酸；搶不到肉骨頭怪野狗多。這些想做好生意的人都把人看做野狗。他們都懷着你不吃，我方纔有得吃的心理在明爭暗鬪。一個人說錯了一句話，大家都搶着來替他宣傳，踹下他的頭去；少一個人來搶生意；不是好事情嗎？在這一種情形下，上海被弄得瘴氣一團。這一團瘴氣分吹到各國，把各國的耳目也模糊得漆黑一團。結果則正爲其應有的結果：誤會，曲解，武斷，妄行，

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團漆黑。全世界以爲中國和中國人是如此如此的。不知在事實上則中國和中國人正是那般那般的。

風水六十年一轉，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漆黑一團的上海又豈能獨爲例外。儘你頑固的外國人怎樣宣傳中國的無用與既得的權利的應得保持；儘你看不起中國人的外交代表怎樣使行其不應有而攘爲已有的權能；儘你苟營無恥的冒險家怎樣利用領事裁判權以營其狡兔的三窟，上海在最近的將來終將另換上一副面目而不再是你們所有的了。

火光如雪，從維蘇威火山的噴火口中射出。兩天之後旁貝城成爲灰燼，聯帶去的有狡滑得像狐狸的阿培山斯，一錢如命的大奧米地，驕奢淫逸的瞿利亞，謾神罔人的台爾海僧，夢死醉生的克勞地，噉人骨肉的褒巴。

上海也有這類的人，而且還很多很多。上海的左近雖然沒有什麼維蘇威火山，但他有的是揚子江的大潮。黃歇浦畔的長潮晚汐不是這些人的喪鐘麼？碼頭

上的工人的邪許聲不是這些人的挽歌麼？等着吧，這大浪捲來的日子已不遠了。  
在這一天之前呢？上海是冒險家的天堂。

＊

＊

＊

＊

＊

僥倖之神的神壇前

跪着信徒千百，憂心如煎：

「神啊，這天一如真來到，

請你且挺身去擋一陣。

我們尚有天才未展，

我們尚有長技未陳；

我們尚有殘骨未嚼，

我們尚有餘齒待吞。」

「弟子啊，閻王註定三更死，

誰人又能留到日出曠曠？

這一天如真的來到，

連我都不知在西與東。

且趁着這混沌不分之日

快去嚼齒膽肝，飲酒千鍾。

莫待罡風蕪地捲起

一切化無，兩手俱空。」

\*

\*

\*

\*

\*

愛狄密勒伯爵曰：

「美哉上海，

猗矣衆生

畫象一幅，